

Contrastive English-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
研究

蒋坚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蒋坚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蒋坚松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2

ISBN 7-5438-2844-8

I. 英... II. 蒋... III. ①语言-对比研究-英语、汉语②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21 号

责任编辑:聂双武

装帧设计:尹文君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

蒋坚松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1,000

ISBN7-5438-2844-8

H·81 定价:13.50 元

序

专著《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的作者蒋坚松教授是湖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文革前的毕业生，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讲授过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并结合教学需要进行过一些科研和翻译实践。由于英汉两语造诣俱深，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译著均达高水平。此绝非溢美之辞，因为笔者是师大（包括国师）英语教育史上迄今仍健在的年龄最老的教师。他的讲课，我曾亲耳听过；他的部分文章，我曾亲眼看过；他的一些译著，我也曾先后对照原文校阅过。在学术上，他正如日中天，前途无量。

蒋教授最近写成《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请我作序，特在原来了解的基础上，又抽看了若干章节，欣然命笔，写此短文，聊供参考。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总结，至理名言，放诸四海而皆准，为人处事，概莫能外，用之于翻译（translating）则尤感真切。即使是翻译大师如严复，也不免有“译事三难”之叹。除开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讲的三难外，我这个译界老兵，虽已进入耄耋之年，

却越来越觉得译事之不易，深感活到老，学到老，可总学不了。翻译之难，固然不好说难于上青天，但至少可以说难！难！难！一言难尽。总而言之，翻译难在：

第一，译者对于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文字的修养必须达到“双精”的程度。只掌握一种语文，再精也仍会捉襟见肘，寸步难行，怎能胜任翻译？

第二，由于隔行如隔山，译者在比较精通两种有关的语文外，还须对所译专业具有十分渊博的知识，才能游刃有余，方可避免一知半解似懂不懂之苦。

第三，译者对所译材料，必须既有深透理解原文的能力，又有善于表达写好译文的本领，才能得心应手，达成佳译。

专著的作者，根据我从前对他教学、科研的了解，无疑是具备处理译事三难的条件。实践出真知，实践可以提炼升华为理论。事实胜雄辩，现在让我们实事求是地来考察一下他的译论和译法。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讲英汉对比与互译，分形合与意合等6篇。讲英汉互译，就不能不涉及并研究相关的两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其间差别的研究尤为重要。作者开宗明义便讲“形合与意合”，可以说是抓住了英汉两语结构不同的要害。掌握这一宏观差别，乃深刻理解原文并使译文符合表达习惯的大前提。第二部分讲汉译英，应视为本书

之重点，因为就我们中国译者来说，汉译英一般要比英译汉难得多，而古籍英译，根据我的亲身体会，则更是难上加难。

《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总的看来，内容丰富，立论公允，例证恰当，绝非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谈，全是作者多年从事多种体裁诸如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莎剧、英诗以及《莱根谭》之类中国古籍翻译实践宝贵经验的结晶。由亲身实践提炼升华而成的论点与技巧，才是有血有肉的译论与译法也。只有这样的译论译法，才有真正的借鉴价值，引人入胜。仅引证第二部分关于古籍英译的两篇中他对翻译《莱根谭》的经验总结，即可发现其立论之正确可信，其方法也全是来源于译好文本的需要。

透彻理解与准确表达，众所周知，是成功的翻译的两个重要前提。谈到理解，作者说：“理解要力求精确，为此要对文本进行仔细推敲和研究，还须查阅有关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弄清原文的每个细节，以及每个词语在上下文里的确切意思，也就是说要缩小这些词语的外延，作具体化（specification）处理，这是主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原作〔《莱根谭》〕许多地方有着中国古代诗文的朦胧性。与这种诗意的朦胧密切相关的是语言的模糊，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因此当某句话、某个词语内涵十分丰富，上下文又没有必要的确证材料来限定其意义时，不妨留下几分

模糊，而不必抠得太死，说得太实……这样做，一是由于文本的性质，势所难免；二是以模糊对模糊，以朦胧出朦胧，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明白和确定。总之，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应当立足于精确，但不排斥模糊；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就精确到什么程度，需要留几分模糊就留几分模糊。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这种模糊和精确一样，同样是对文本的正确阐释。”

关于表达，作者写道：“表达是译者在准确、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译语将原文的内容恰当、充分而自然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成功的表达有赖于原语的理解能力和译语的表达能力，也有赖于对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充分认识及沟通它们的技巧。译者所要做的，一是在译语习惯表达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恰当而充分地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二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三是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

关于再现原作的风格，作者指出：“风格的各种物质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就是风格诸要素的总和。译者只要仔细分辨这些要素，研究其特点，并在译文中予以充分的恰当的反映，原文的风格就会悄然融入译文，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受到感染……有了局部就有了整体，照顾了风格的细节，整个风格就会自己照顾自己，无须译者另外劳神。”

译好《莱根谭》全书之后，作者总结他所采取的翻译对策或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是直译；二是在不能直译的情况下则采用变通与补偿的方法，例如“增益”、“减省”、“视点转换”、“概略化”、“具体化”以及“释义”等等。归纳比较全面，讲解比较详尽。

见一叶而知秋，由一斑而窥豹。写到这里，笔者已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对《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这部专著作如下概括性的评价：

立论实事求是，全面而辩证，例证恰当，表述充分。仅从其立论和所举许多译例分析来看，即可断定他所译的《莱根谭》，完全符合笔者所一贯倡导的译文“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的“信达切”标准，堪称佳译。

对专著中的译论和译法，笔者给予了充分肯定，决非虚意恭维，保证句句是真，因为他所讲的，实质上，跟我大半生从事翻译实践和立论的体验不谋而合，大同小异，我完全能够心领神会。例如关于风格，他讲“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而我则于1979年在《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译文除信达外，还必须力求“切合原文风格”。（《翻译漫谈》第2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关于译法，他讲“主要是直译”，而我则通过调查研究于1990年连载文章《论直译和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得出结论说：“直译为主，意

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浑金璞玉集》第185—18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关于变通与补偿方法，他列举了“增益”、“减省”等7种，而我则于1980—1982年在所发表的《常用译法例解》中讲解了“酌情增减”等8种。（《翻译漫谈》第48—60页）此外，还有不少论点和译法，亦颇为接近类似，限于篇幅，恕不多赘。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见略同，良有以也。

八七老人刘重德
2000年于岳麓山下景德村

目 录

序 (刘重德)	(1)
---------------	-------

英汉对比与互译

形合与意合	(3)
物称与人称	(19)
被动与主动	(35)
静态与动态	(56)
收缩与展开	(68)
主语与话题	(78)

汉译英

汉译英六议	(95)
关于直译	(103)
变通与补偿	(120)
成语的文化特征与汉语成语的英译	(137)
关于古籍英译：理解	(148)
关于古籍英译：表达	(163)
他山之石 ——一位中国典籍国外译者的启示	(186)
从翻译的角度读西利尔·白之《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8)

英汉对比与互译

形合与意合

—

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对比研究。对两种语言不同之处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提高语际转换的效率和质量。因此英汉互译研究应当建立在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许多中外学者认为，英汉语法最基本的差别是形合 (hypotaxis) 和意合 (parataxis) 的对比。对于形合，《兰登书屋大学词典》(*The Random House College Dictionary*) 的释义是：“dependent relation or construction, as of clauses; syntactic subordination”；《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的释义是：“dependent or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or relationship of clauses with connectives, for example, I shall despair *if* you don't come”。关于意合，《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的释义是：“a: the coordinate ranging of clauses, phrases, or words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coordinating connectives (as in ‘he laughed; she cried’) b. the placing of a subordinate clause beside a main clause without a subordinating connective (as in ‘I believe it is true’; ‘there is a man wants to see you’)”。换言之，重形合的语言注重以形显意，句子各成分（包括单词、短语、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靠关联词等显性连接 (overt cohesion) 手段来直接标示，句子结构比

较严谨但缺少弹性；重意合的语言注重以意役形，句子各成分之间靠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逻辑关系和叙述的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示，不用或少用关联词，句子结构比较松散但富有弹性。

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造句注重形式接应（formal cohesion），要求结构完整，句子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因而严密规范，采用的是焦点句法”（连淑能 1993，46）。形合的特点是句中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十分丰富，这种连接手段包括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仅以介词而论，据美国语言学家寇姆（G. O. Curme）的统计，英语中的介词（包括短语介词）多达 286 个。下面的英语句子就有各种关联词来表示多种关系，而相应的汉语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没有类似的词语：

Peggotty's answer soon arrived, *and* was, as usual, full of affectionate devotion. (C. Dickens) 培果提很快就回了信。信里和往常一样，尽是疼我爱我，一心为我着想的话。

I'm glad you showed up *when* you did. (S. Woods) 你来的正是时候。

His children were *as* ragged and wild *as if* they belonged to nobody. (W. Irving) 他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粗野不堪，没爹娘似的。

The rooms *wherein* dozens of infants had wailed at their nursing now resounded *with* the tapping of nascent chicks. (T. Hardy) 这些屋子里，从前有许多吃奶的孩子哇哇哭叫，如今却回响着小鸡啄食的声音。

If she had long lost the blue-eyed, flower-like

charm, the cool slim purity of face *and* form, the apple-blossom colouring, *which* had so swiftly *and* so oddly affected Ashurst twenty-six years ago, she was still at forty-three a comely *and* faithful companion, *whose* cheeks were faintly mottled, *and whose* grey-blue eyes had acquired a certain fullness. (J. Galsworthy) 二十六年 前，她那有着蔚蓝色眼睛的、鲜花一般的魅力，那脸庞和身段冰清玉洁、婀娜多姿的风韵，还有那苹果花似的颜色，曾经是那么猝不及防地、莫名其妙地使艾舍斯特怦然心动。而今这一切虽然早已逝去，四十三岁的她依然是一个面目姣好、忠实可靠的伴侣，只是两颊已出现淡淡的斑痕，灰蓝色的眼睛也添了几分饱满和成熟。

除了使用关联词之外，英语还有其他连接手段，包括词缀变化和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以动词而论，它不但可以通过形态变化来标示时、体、语态、语气，其非谓语形式（不定式、现在分词、过去分词）还可以表明各种结构和逻辑关系：

Startled, he jumped up and hastened to the mirror in the bathroom, *taking* away the towel *to examine* the cut upon his cheek. 他惊得跳起来，连忙来到卫生间的镜前，拿掉毛巾，细看腮上的伤口。

The day *was* just *breaking* when we *were* about to *start*; and then, as I sat *thinking* of her, came *struggling* up the coach side, through the *mingled* day and night, Uriah's head. 将要出发的当儿，天才刚刚发亮。我正坐在车上想她，在昼夜未分的朦胧中，只见尤利亚

的头从马车的一边冒出来。

和英语的形合形成对照的是汉语的意合，即“造句注重意念连贯 (semantic coherence)，不求结构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因而流泻铺排，采用的是散点句法”（连淑能 1993，46）。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女学者叶嘉莹认为：“中国语言的结合在文法上乃是较为自由的，没有过去时和未来时态的区分，没有主动与被动的语气，也没有阳性与阴性及单数与复数的区分，而且对一切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连接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加重视，一切都有绝大的自由”。对汉语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K. W. V. Humboldt）也指出：“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上下文的意思是理解的基础”，“语法结构常常要从上下文的意思中推导出来”。（转引自刘英凯 1994，166，167）可见汉语少用显性连接手段，句子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靠上下文和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示。下面的汉语句子的各成分之间不用或少用关联词，而相应的英语句子则往往需要补上这种词：

上梁不正下梁歪。 *If the upper beam is not straight, the lower ones will go aslant.*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The monk may run away, but never his temple.*

这种墙壁，往哪儿钉钉子呢？ *With this kind of wall, where does a nail go in?*

你们住不了这么些房间，你们只有两个人。 *You can't use all these rooms, not with only two of you.*

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

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曹雪芹）*Just tell me if you have a fancy for anything special to eat or pass the time with. When a housemaid or an old nurse becomes nasty, also let me know.*

（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鲁迅）*While maintaining that the family system should be abolished, he would remit his salary to his grandmother the same day that he drew it.*

如果说作为重形合的语言，英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介词丰富，其数量和使用频率远远超过汉语，那么重意合的汉语则是动词丰富，其使用频率远远超过英语。究其原因，一是汉语中的介词相对贫乏，二是汉语缺少词形变化，动词无谓语形式和非谓语形式之分。英语中使用介词和分词、不定式的地方，汉语中往往使用动词：

Party officials worked long hours *on* meagre food, *in* cold caves, *by* dim lamps. (A. L. Strong) 党的干部吃着粗茶淡饭，住着寒冷的窑洞，点着昏暗的油灯，长时间地工作。

Hard *pressed*, he told the truth *in spite of* his wife's warnings. 他被逼急了，也就顾不得老婆的叮嘱，说出了真情。

而汉语中直接使用动词的地方，在英语中往往变成介词（或介词短语）和分词、不定式等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闹。(陆·文·夫) *Dumbfounded at seeing the secretary, Little Pepper relaxed her hands, then collapsed, rolling on the ground with cries and screams.*

最后，英语虽然是重形合的语言，但也有意合的情况，凯撒 (Julius Caesar) 的名句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就是有名的例子。同样，汉语虽然重意合，但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正如法国文化人类学者路易·加迪等说的，“随着和西方精神的接触，一种逐渐增长的形式化趋势引入汉语……”。鲁迅的小说《伤逝》中这个长句就明显带有形合语言的结构特点和形式标记：“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来·的·话。” (参见刘英凯 1994, 176) 这些情况说明，英语和汉语都是形合意合兼而有之，所谓“重形合”、“重意合”只是英汉两种语言彼此相对而言。“一般说来，英语形合句多，汉语意合句多，但其多少与文体密切相关。书面语没有口语的辅助语言手段，如表情、手势、语调等，又要表示复杂的逻辑关系，必须常常借助关联词语和其他形式手段，因而形合句比口语多。现代汉语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形合句比古代汉语多。” (连淑能 1993, 62) 我们研究两种语言使用形合、意合手段的差异及其与文体、语体的关系，是为了加深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寻找更有效的语际转换的方法。

关于英语和汉语形合和意合的不同特点，语言和翻译学者有许多形象的描述。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提到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句子的派生结构：“西文句中名

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的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中则指出：“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这句话形象地指出了英语句子受精密语法的制约，句法结构严密但缺少弹性，而汉语句子比较不受形式的约束，句法结构比较松散但富有弹性的特点。

有些语言学者用植物来作比，把英语句子的结构称为“葡萄型”结构，意为在短短的主干上派生出长长的枝蔓和丰硕的果实；汉语句子因为很少叠床架屋，节外生枝，而是一个短句接一个短句地往下延伸，因此被称为“竹竿型”结构（参见王寅 1990，42）。也有人指出英语造句着重用关联词语将句子的主干与上下左右勾连，进行空间搭架，因此可称为“营造学手法”（“architectural style”）；而汉语造句偏重从动词着眼，将各部分根据时间顺序一一予以安排，因此可称为“编年史手法”（“chronicle style”）（参见林同济 1980，433，434）。还有人把英语句子比作“一串珍珠”，而汉语句子则像“一盘大小各异的珍珠，散落玉盘，闪闪发光，灿烂夺目”。“英语句子好比一棵参天大树，一串葡萄，一串珍珠，一树荔枝。而汉语（句子）好比一根竹子，一盘珠子，一江波涛。”（陈定安 1998，7，5）更有人指出“英语 SV/SVO 结构严谨，形式清晰可辨，环扣层次井然，在这个前提下句子可以较长”，而“汉语句中 SV/SVO 形式难辨，管界难分；句子短小，流泻自如；疏放铺排，不拘一格”，“汉语的气势与神韵似乎正发自这些短促、流洒，形离神聚的语句之中”（刘宓庆 1992，24，25）。

汉英语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而反映了哲学观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有

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季羨林先生说：西方哲学思维是见木不见林；只重细节的穷极分析，缺乏对细节之间关系的宏观概括。“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 (comprehensive) 而西方则是分析的 (analytical)。”基辛格博士认为：东方人的思维习惯是“异”中求“同”，西方人则是“同”中求“异”。傅雷先生也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杨振宁博士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文化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参见陈定安 1998，7，41，276，39）。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主客统一，西方哲学强调“人物分立”，主客对立。反映在思维习惯上，中国人重综合，重整体抽象，重心理时空和时间顺序；西方人重分析，重形式论证，重天然时空和空间天然真实性。反映在语言上，汉语重意合，重隐含，导致语言的简约和模糊，虽然语流中时有跳脱，却文气连贯，意义相连，形散神聚，流泻自如；英语重形合，重明示，导致语言的严谨和清晰，虽然结构繁复，却各种关系清楚，秩序井然，达意准确，决不含混。从根本上了解英汉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基本差异，对提高英汉互译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二

英汉语形合与意合的差异对翻译意味着什么？严复提出“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天演论》译例言）许国璋先生则主张“译文力求醒豁……不接单句翻译，而按句段译

出。用流水句法，不用三四十字的竹节句”；“我认为把外文句法强加读者，不是最好的译法。”（转引自杨自俭等 1994, 146, 147）这些意见都谈到翻译时应进行句法转换，而不能“斤斤于字比句次”。以英译汉而言，就是把英语的“空间构架”拆散，“颠倒附益”，根据逻辑关系和时间顺序，用“流水句法”，重新组合（其中文字当然有增益和减损）；与此同时，“不要把英语中的各种连接手段都照录下来”，而要“在不致造成误解的前提下，将其联接手段由显变隐，让人们思而得之”（刘英凯 1994, 171）。翁显良先生对下面这段英文的精彩翻译可说是这个方法的最好注脚：

Now Prohibition, whether as a proposal in England or a pretence in America, simply means that the man who has drunk less shall have no drink, and the man who has drunk more shall have all the drink. It means that the old gentleman shall be carried home in a cab drunken than ever; but that, in order to make it quite safe for him to drink to excess, the man who drives him shall be forbidden to drink even in moderation. That is what it means; that is all it means; that is all it ever will mean. It means that often in Islam; where the luxurious and advanced drink champagne, while the poor and fanatical drink water. It means that in modern America; where the wealthy are all at this moment sipping their cocktails, and discussing how much harder labourers can be made to work if only they can be kept from festivity. This is what it means and all it means... (C. K. Chesterton, *What I Saw in America*) 禁酒，在英国议而未行，在美国行而

不实，无非是这么回事：原先喝得少的人，不得再喝，原先喝得多的人任从大喝。老爷当可喝个空前大醉，叫车载回家；但是，为了保证大人纵酒而无妨，必须宣布仆夫小饮为犯禁。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不外乎是这么回事；永远也不过是这么回事罢了。在伊斯兰世界往往是这么回事：豪奢而开通者喝香槟，贫苦而痴迷者喝淡水。当今美国是这么回事：此刻有钱人都呷着鸡尾酒，讨论研究，不让工人快活，只让工人干活，要是办得到，能出多少活。就是这么回事，不外乎这么回事……（转引自翁显良 1983, 131, 132, 134）

不知这段汉语文字是译文的读者，一定以为这是直接用汉语写成，因为它一气呵成，而且几乎不露“外文句法”的痕迹。再对照原文来看，发现译文虽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即不求单词和句法层次上的简单对应。先看句法。以下面句子为例：“It means that in modern America; where the wealthy are all at this moment sipping their cocktails, discussing how much harder labourers can be made to work if only they can be kept from festivity”，从句法结构上看，英文句子是典型的层层包孕、环环套扣的“层次环扣式”结构：一个主句“*It means...*”是第一层次；主句包含一个宾语从句“*that...*”是第二层次；宾语从句派生出一个定语从句“*where...*”是第三层次；定语从句包含两个并列的分词“*sipping*”和“*discussing*”，其中“*discussing*”跟了一个由“*how*”引导的宾语从句是第四层次；这个宾语从句又包含一个由“*if*”引导的状语从句是第五层次。再看看汉语译文：“当今美国是这么回事：此刻有钱人都呷着鸡

尾酒，讨论研究，不让工人快活，只让工人干活，要是办得到，能出多少活。”这是一种无关联词语复句，体现了汉语重意合的造句手法。对照原文一看，英文的层次环扣式的主从复合句转换成了汉语的节节推进式的无关联词语复句，这是一；英文句中的关联词“where”、“and”、“how”、“if”，除了“if”译成了汉语的“要是”以外，其余三个词都未译出，而转换成了隐含的关系，这是二；“how much harder labourers can be made to work if only they can be kept from festivity”成了“不让工人快活，只让工人干活，要是办得到，能出多少活”，先说“不让”，再说“只让”，先说“要是”，再说“能”，是“颠倒”，这是三；“discussing”成了“讨论研究”，是“附益”，这是四；“How much harder labourers can be made to work”成了“(工人)能出多少活”，“be kept from festivity”成了“不让(工人)快活”，是“变通”。又如：

① *When* Chou En-lai's door opened/② they saw a slender man /③ *of* more than average height/④ *with* gleaming eyes/⑤ *and* a face so striking/⑥ *that* it bordered on the beautiful. (A. Smedley) ①周恩来的房门开了。/②他们看到一个身材修长的人，/③比普通人略高，/④目光炯炯，/⑤面貌引人注目，/⑥称得上清秀。

英语句子中各意群的次序在汉语句子中虽然得到保持(因为这种次序符合汉语叙事的时间和逻辑顺序)，但英语句子中由“when”、“of”、“with”、“and”、“so...that”等关联词表示的显性连接却变成了隐性连接。再如：

①I put on my clothes by the light of a half-moon/② just setting, /③where rays streamed through the narrow window near my crib. /②半轮晓月渐渐西沉, /③月光透过我小床旁边一个窄窄的窗子射进来。/①我趁着月光穿上衣服。

英语句子中各个意群①、②、③的次序,在汉语句子中调整为②、③、①,因为这样才符合汉语叙述的习惯。同时,英语中“by the light of a half-moon”,“through the narrow window”等介词短语转换成了汉语中的“趁着月光”、“透过……窄窄的窗子”等动词短语,英语中的分词“setting”也成了汉语中的动词“西沉”。

由此看来,英译汉的主要过程是句法结构的转换,包括拆散、重组和连接手段由显变隐等步骤。首先,是将英文句子的叠床架屋的空间搭架拆散成若干意群,然后将每个意群转换成汉语的一个短语、小句甚至句子,组合成汉语的节节推进的时间和逻辑序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群可以是英文句中的任何一个成分(分句、短语、单词)或若干个成分的综合,翻译中有时势必有所增删、调整。在此过程中英文句中的关联词大部分不译,而转换成汉语句句中隐含的关系即语气的贯连。

汉译英的基本过程与英译汉相反,是将汉语句子的时间和逻辑序列转换成英语句子的空间搭架,其间同样不可“斤斤于字比句次”。具体说来,一是即按照英语行文的需要重新分句,二是分析和确定每个句子中的不同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三是按照各成分之间的关系重新安排各个句子,使汉语句子的线性序列变成英语句子的空间构架。与此同时,汉语中靠语序间接表示的隐性接应转换为用关联词标示的显性

连接。如：

晚上大家闲聊，多是精神会餐。我又想，呆子的吃相可能更恶了。我父亲在时，炒得一手好菜，母亲都比不上，星期天邀了同事，专事品尝，我自然精于此道。因此聊起来，常常是主角，说得大家个个腮胀，常常发一声喊，将我按倒在地上，说像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阿城）In our evening chats, we mainly talked about imaginary meals for a “psychological feast”. On such occasions I would think Yisheng must be a more intolerable sight to watch when he had his meals. In his life, my father had been an excellent cook, an even better one than my mother. On Sundays he would invite his colleagues to our hom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haring his cooking, so that I became something of an epicure myself. As a result, I was the chief talker in all such chats, often bringing water to the mouth of every listener, who, with a shout, would hold me down to the ground, declaring a person like me was too much of a curse, and had better be slaughtered and stir-fried for a good dish.

汉语原文是4个句子，包括“我父亲在时……”和“因此聊起来……”两个流水句，英译文根据汉语句子的语义和逻辑关系，重新组合成5个英语句子，包括两个简单句，3个复合句。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流水句的翻译。第一个流水句“我父亲在时……”拆开译成一个简单句和一个复合句，其中复合句包括一个主句和一个由“so 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第二个流水句“因此聊起来……”译成了一个层层包

孕、环环套扣的复合结构，其中包括一个主句 “As a result, I was the chief talker in all such chats, often bringing…”，这是第一层次；定语从句 “who, with a shout, would hold me down to the ground, declaring…” 是第二层次；宾语从句 “a person like me was too much of a curse…” 是第三层次。各层次和环节之间分别用 “bringing”, “who”, “declaring”, “(that)” (“declaring (that)”), “and” 等分词、关系代词、连词衔接，使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语义和逻辑关系一清二楚。其次，为了使译文流畅通顺而意义又 “不倍本文”，自然也少不了 “颠倒附益”，即运用变通和补偿手段，如 “晚上大家闲聊” 译 “in our evening chats”，“我父亲在时” 译 “in his life”，“常常发一声喊” 译 “with a shout”，是发挥英语的介词优势，将汉语的动词结构转换成英语的介词短语；“专事品尝” 译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sharing his cooking”，“我又想……” (“I would think…”) 之前为了使语气更连贯，加上 “on such occasions” (“在这种时候”) 是 “增益”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精神会餐” 译 “talked about imaginary meals for a ‘psychological feast’” 是 “释义” (paraphrase) 加 “直译”；“炒得一手好菜” 译 “had been an excellent cook” 是 “概略化” (generalization)；“精于此道” 译 “became something of an epicure” 是 “具体化” (specification)；“呆子” (小说中 “我” 的好友 “棋呆子” 王一生) 根据西方的称呼习惯译 “Yisheng”，“祸害” 译成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 “curse” 是 “归化” (adaptation)；“说得大家个个腮胀” 译 “bringing water to the mouth of every listener”，不说 “腮胀” 而说 “冒口水”，既是 “具体化”，又是 “视点转换” (shift of perspective)；而 “宰了炒吃” 译 “slaughtered and stir-fried for a good dish”，则既有 “直译”

(“slaughtered and stir-fried”), 又有“变通”(“for a good dish”)。又如:

进了医学院, 她住女生宿舍, 在食堂吃大锅饭, 天不亮, 她就起床背外语单词。铃声响, 她夹着书本去上课, 大课小课, 密密麻麻的笔记。(湛容) In the medical college, she lived in the girls dormitory and ate like everybody else in the school canteen. Before daybreak, she would get up to memorize words of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the bell, books under arm, she would go to lectures and classes, taking careful, close-written notes.

汉语原文的第一个句子在译文中成了两个简单句, “进了医学院”、“天不亮”、“铃声响”、“夹着书本”等动词结构转换成了“in the medical college”、“before daybreak”、“with the bell”、“(books) under arm”等介词短语。另外, “女生宿舍”之前加上“in”, “密密麻麻的笔记”之前加上“taking”, 实质上是将原文中的隐性接应改为以词汇纽带为标记的显性连接。再如:

(陆) 贾仍粗述存亡之征, 凡著十二卷。每奏一篇, 帝未尝不称善, 号其书曰“新语”。(司马迁) So Lu Jia wrote a book *dealing* generally with the caus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in* twelve chapters, *which* he read one after another to the Emperor, *who* never failed to praise them. The book was called *Xin Yu* (*New Discourse*).

“凡著十二卷”后虽是句号，英译文却用“which”与“每奏一篇”相连，使语气更加连贯；“号其书曰‘新语’”之前虽是逗号，但因其意思相对完整，故断句另起，独立成句。与此同时，汉语句子各部分之间隐含的逻辑关系用“dealing”、“and”、“in”、“which”、“who”等显性连接手段明示，一目了然。

深刻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对于提高语际转换的效率和质量，自觉地消除翻译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不能追求词汇和句法层面上的形式对应，唯有这样，才能拿出既忠实原文意思（而非形式），又自然、流畅，易为译文读者接受的译文，这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当然，既是翻译，就当保存一定的原语文化特色，即鲁迅所谓的“异国情调”；也要吸收某些外国的语汇和句法，即他所说的“输入新的表现法”，使译语更富于表现力。

翻译中这个句法结构和表现法的“归化”和“移植”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比如英译汉时关联词用还是不用，多用还是少用，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黎锦熙和刘世儒先生指出：“（汉语中）连词的用不用，修辞上是有体裁色彩的……细致地探讨这些关系，是修辞上要注意的。语法上只需点明，不生歧义的，可用意合法，否则宁多钉些钉子也不要过求词句的简炼，而招致语意的不明。”（转引自刘英凯 1994，174）以体裁色彩而论，“现代庄重文体、科技文体和论述文体较多采用形合句，以表达清晰的逻辑关系和复杂的思想内容。”（连淑能 1993，60）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物称与人称

—

英语和汉语的又一差别是英语的物称倾向和汉语的人称倾向。“英语较常用物称表达法，即不用人称来叙述，而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汉语则“往往从自我出发来叙述客观事物，或倾向于描述人及其行为或状态，因而常用人称。当人称可以不言自喻时，又常常隐含人称或省略人称”。（连淑能 1993，76，77）下面的英语句子及相应的汉语句子就分别体现了重物称和重人称的表达习惯：

Dawn met him well along the way. 拂晓时，他已经上路好久。

Bitterness fed on the man who had made the world laugh. (N. Grove) 这个使世人发出笑声的人自己却饱受辛酸。

These *alternations of mood* were the despair and joy of Ethan Frome. (E. Wharton) 她这样情绪波动，叫伊坦一会儿灰心，一会儿高兴。

To him there is *something* divine in the sympathetic indulgence she substitutes for the angry disgust with which one of his own country women would resent his supposed condition. 要是他的一个女同胞看到他真像自

己所假定的那么烂醉，一定会又憎恨，又恼怒，又厌恶，而她对他却是又同情又宽容，他在其中看出了一种神圣的品质。

It was perfectly decided that it had been the consequence of much thoughtlessness and much imprudence. (J. Austen) 她们不折不扣地断定，这是过于轻率鲁莽造成的。

英语的物称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何选择主语及与之相搭配的动词上。它有以下表现形式。

1. “无灵主语” (inanimate subject) 和“有灵动词” (animate verb) 搭配。这种无灵主语可以是事物名称、抽象概念、时间、地点、外因、工具等。而谓语动词则是通常用来说明人或社会团体的动词。这样的句子往往带有拟人化的修辞色彩，言简意赅，令人回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民族尊重客观事实的特点和幽默的性格。

这种主语大多是事物的名称或抽象概念：

From the moment we stepped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e and kindness surrounded us on every side. 一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我们就随时随地受到关怀，遇到友善。

His failure to observe the safety regulations brought an accident to the machine. 他没有遵守安全规程，使机器发生意外。

His new book hits off the American temperament with amazing insight. 他在新作中对美国人性格的描写入木三分。

Her good *work* and *obedience* have *pleased* her teachers. 她学业优良，性情和顺，深得老师喜欢。

At last a *weakness* *seized* me, and I fell. 最后，我浑身一软，跌倒在地。

可以是表示时间和地点的名词：

1980 *saw* 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China'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guided missile. 198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

The *city* *witnessed* the outbreak of the armed uprising. 武装起义是在这个城市爆发的。

Friday *started* with an early morning visit to the modern campus of the 22, 000 stud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nearby Ann Arbor. 星期五那天，中国乒乓球队一早就到附近的安亚伯去参观拥有22, 000名学生的密执安大学的现代化校园。

也可以是表示外因 (external cause) 和工具 (instrument) 的词：

The *avalanche* *destroyed* many houses. 由于山崩，许多房屋被毁。

The *electric shock* *killed* him. 他被电打死了。

His left *hand* *caught* the ball. 他用左手接住了球。

The *computer* *has solved* the problem. 用计算机算出了这道题。

这类句子虽然带有拟人化的修辞色彩，但不同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寄情于物、借物抒情，使形象生动、意境新颖的拟人化修辞。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文学语言，目的是增强感染力，前者则可视为一种比较常规的表达方式，没有特别的文学色彩。文学作品中的拟人化修辞，在翻译中一般应予以保留，以保留原文的形象：

But look the *morn*, in russet mantle clad, / *Walks o'er* the dew of yon high eastward hill... (Shakespeare) 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

In November a cold unseen *stranger*, whom the doctors called *Pneumonia*, stalks about the colony, touching one here and there with his icy fingers. Over on the east side the *ravager strode* boldly, *smiting* his victims by scores. (O. Henry) 十一月间，一个冷冰冰的、未曾受人注意的陌生人偷偷地在这个艺术家聚居区徘徊。这个人被医生叫做肺炎，他用冰冷的手指这里点一个，那里点一个。到了该地区的东部，这个恶棍就猖狂地横冲直闯起来，把人成批地撂倒。

汉语中的拟人手法和英语中的拟人化修辞格一样，不是一种日常语言的表达常规，而是一种文学语言：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

Even the candle, feeling our sadness,
Weeps, as we do, all night long.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儿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鲁迅）Just the foot of the low mud wall around the garden was a source of unfailing interest. Here *field crickets droned away* while *house crickets chirped merrily*.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中拟人化修辞手法，使用的语境和使用的频率都受到限制，文学色彩较浓，而英语中无灵主语和有灵动词搭配使用的倾向，却是英语中一种较常见的表达方式，不一定见于文学语言。

2. 非人称代词“it”的使用。英语中的非人称代词“it”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物称倾向，因为借助它，说话者可以避免提及自己或读者，可以避免使用“I”、“we”、“you”等人称代词或指人的名词。

代词“it”有人称和非人称之分。作为人称代词，“it”用来指动植物、无生命物、事物、抽象概念等。作为非人称代词，“it”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1) 用来引导作为逻辑主语的短语或从句（preparatory “it”）：

It was the more mannerly way to let him have his way. 顺从他的心意还有礼貌些。

I know *it's* awful my coming here. 我知道自己来这儿很煞风景。

It is true that liberty is precious — so precious that it must be rationed. (Lenin) 不错，自由是宝贵的——宝贵得必须配给。

2) 用来构成强调句型 (emphatic "it"):

It was Tommy who answered the telephone. 是汤米接的电话。

It was the drink that did it. 是喝酒闯的祸。

It is in the hour of trial that a man finds his true profession. (B. Shaw) 人总是在面临考验的关头, 才发现自己的专长。

It's when you're safe at home that you wish you were having an adventure. (T. Wilder) 一个人只有平平安安呆在家里时才希望自己正在冒险。

3) 用来指时间、距离、自然现象或虚指情况 (unspecified "it"):

It was the ev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那是农历除夕。

It is sixty miles to the next station. 离下一站有 60 英里。

It was an afternoon dismal within and without. 那天下午, 屋里屋外都很沉闷。

It was dark in the morning when I got upon the coach at the inn door. 我在旅馆前登上马车时, 天色还未明。

(Footsteps are heard.) *It must be the boys coming back.* (脚步声。) 一定是男孩子们回来了。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practice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学习外语, 就要多实践。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mild, starry. 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天气温和，繁星满天。

If it hadn't been for you, I would never have done it. 要不是为了你，我决不会做这事。

How is it with your teaching? 你的教学工作怎么样？

3. “There + be” 的句型的使用。这是英语中一种特殊而常见的句型。这种句型也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具有明显的物称倾向，汉语表达同样的意思往往直接用人、事物作主语，或用无主句：

There were laughing boys, singing boys, talking boys, dancing boys, howling boys. 男孩子们有的大笑，有的唱歌，有的谈话，有的跳舞，有的大喊大叫。

But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Emily's orphanhood and mine, it appeared. 不过我和爱米丽，虽然都是孤儿，情况却好像不完全一样。

There are three main laws of mechanics, or three laws of Newton. 力学有三大定律，即牛顿三定律。

There is a girl skating on the lake. 湖上有个女孩子在溜冰。

There is not any body in an absolute state of rest in the world. 世界上没有任何处于绝对静止状态的物体。

Is there anyone coming for dinner? 有人来吃饭吗？

4. 被动句。被动句的使用和英语的物称倾向有密切的关系。“被动句促成了物称倾向，物称倾向也滋长了被动

句。”（连淑能 1993, 86）一方面，物称主语往往是受事，必须和被动式的谓语搭配；另一方面，被动句本身是一种客观、间接的叙述，与物称主语的客观色彩相得益彰。在类似情况下，汉语倾向于用人称来叙述，并且改用主动句：

Nothing is ever accomplished by a committee unless it consists of three members, one of whom happens to be sick and another absent. 一个委员会要想办成什么事，就只能有三个人，而且其中一个正好生病，另一个正好缺席。

The little cares, fears, tears, doubts, sleepless fancies of I don't know many days and nights, were forgotten under one moment's influence of George's irresistible smile. 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她牵肠挂肚，担惊受怕，哭脸抹泪，疑神疑鬼，胡思乱想，夜不能寐。如今，这种种小小的烦恼经乔治迷人的一笑，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汉语的人称倾向主要表现在用有灵主语（animate subject）和有灵动词（animate verb）搭配。这种有灵主语通常是指人或社会团体的名词，而谓语动词也是通常用来说明人或社会团体的动词：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His name escapes me for the moment.

他为人和善，因而朋友很多。His bonhomie often brought him friends.

村上缺少干部，他们希望县里派人来帮助解决问

题。The village needs cadres, and it is hoped the county government will send someone over to help things out.

在无法确定人称时，就采用“有人”、“人们”、“大家”、“人家”、“别人”等泛称：

人们必须联系世界环境去认识和研究人口控制问题。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control has to be recognized and approached in a world environmental context.

大家知道，中国人四千年前就发明了指南针。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hinese invented the compass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当无法采用人称或泛称，或主语不必说出时，则用无主句或主语省略句：

下雨了。It is raining.

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Wrongs must be righted when they are discovered.

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situation is basically sound.

请全体教职工星期五下午2时在会议室集合。All faculty and staff are requested to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at 2 P.M. Friday.

英汉语中分别倾向于使用物称和人称主语，有其哲学和思维方式上的根源。西方哲学主张“人物分立”，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英语民族重理性，重距离

意识；汉民族重悟性，重参与意识。“主张参与的必然强调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主张理性的西方哲学其前提是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只有隔开了距离，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解剖分析。因此主张理性的必然主客体分明，需要强调主体意识（人）时强调主体意识，需要强调客体意识（物）时强调客体意识。与只强调主体意识的汉语相比，英语经常强调客体意识的特点非常突出。”（潘文国 1997, 364）显然，这种客体意识与主体意识的对立正是物称倾向和人称倾向对立的哲学基础。

二

在翻译中，为了符合英汉语分别重物称和重人称的特点，在叙述方式上往往需要进行转换。先看英译汉。

1. 由于汉语中通常只有有灵主语和有灵动词搭配，英语中与有灵动词搭配的无灵主语在翻译中往往需要更换：

Her good work and obedience have pleased her teachers. 她学业优良，性情和顺，深得老师喜欢。

His arms holding her had a tendency to tighten around her, so he leaned back and began to talk thoughtfully into the air. 他接着她，双臂不由自主地收紧，于是他就往后一仰，望着天空，若有所思地说开了。

My heart went out to the old warrior as spectators pushed by him to shake Darrow's hand. (J. Scopes) 观众从他身边挤过去争相与达罗握手，这时我很同情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

A wave of cigar smoke accompanied Ogilvie in. (A. Hailey) 欧格尔维走进来，带来一缕雪茄烟雾。

抽象名词作主语的，通常改用人称主语：

His *weariness* and the increasing *heat* determined him to sit down in the first convenient shade. 他疲惫不堪，天气也越来越热，于是打定主意，一有舒适的阴凉处，就坐下来休息。

Anger and *bitterness* preyed upon me continually for weeks, and a deep *languor* succeeded this passionate struggle. (H. Keller) 一连好多个星期，我不断受着愤怒和痛苦的折磨。经过这场情绪的波动，我感到无比倦怠。

有时，与其他动词（非有灵动词）搭配的无灵主语也可根据情况更换成有灵主语：

His only *comment* was: "Tell B. B. C. I will broadcast at nine tonight." 他只说了一句：“告诉 B. B. C., 我今晚 9 点发表广播讲话。”

Their *visits* to Mrs. Phillips *were* now productiv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intelligence. (J. Austen) 如今他们去拜访菲立普太太，总能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消息。

There *was* a *look* in the eyes of the Brangwens as if they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unknown. (D. H. Lawrence) 布朗文一家人有一种眼神，似乎他们在翘首企盼一种尚未知晓的东西。

It is physically impossible for a well-educated, intellectual, or brave man to make money the chief object of

his thoughts; as physically impossible as *it is* for him to make his dinner the principal object of them.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或有胆识的人根本不可能把金钱当作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就像他根本不可能把吃饭当作首要目标一样。

2. 有时，英语的物称（非人称）主语可转换成汉语的泛称主语。例如一些以“*it is said (thought, believed, well-known, hoped, expected...)*”开头的句子和其他一些被动句：

It is well said, in every sense, that a man's religion is the chief fact with regard to him. 有人说，看一个人，主要看他的宗教信仰。这个说法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十分恰当的。

It is hoped that everything will turn out all right. 大家（人们）希望最终一切会没事。

Much more is expected of me than is possible to perform. 人们对我要求过高，大大超出我力所能及。

3. 有时，英语物称（非人称）主语句可转换成汉语的无主句：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situation is basically sound. 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nothing has been done about it so far. 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Everything possible was done to provide for the needs of the flood victims. 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满足水灾灾民的需要。

4. 但是，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的语言，仍可保持原来的无灵主语和有灵动词的搭配，以保留原文的拟人化色彩：

Deliberate September - in its own time and tempo - *begins to sum up* another summer. 从容不迫的九月，以自己特有的速度和节奏，开始为又一个夏季作出总结。

In short, poor *Conscience* had certainly been defeated in the argument, had not *Fear* stepped in to her assistance. (H. Fielding) 总之，要不是恐惧插手来帮良心的忙，可怜的良心一定在这场争论中吃了败仗。

再看汉译英。

1. 汉语中的人称叙述在翻译中有时可根据情况更换为物称叙述，以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His success was complete.

熟悉情况的人猜测说，产量在下一年可以超过1亿吨。Informed guesswork suggests that the output could rise to over one hundred million tons next year.

热心的读者纷纷致函当地报纸，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提出建议。Local newspapers were sprinkled with passionate letters advising about the city'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 以“有人”、“人们”、“大家”等泛称作主语的句子往往可译成英语的被动句，以原来的宾语作主语：

有人听见呼救的声音。 *Voices are heard calling for help.*

大家相信这是他的真正意图。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is his real motive.*

3. 无主句或主语省略句在翻译时，往往需要补充主语，或用被动句（以原句的宾语作主语）：

弄得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If things are not properly handled, our labour will be totally lost.*

说这个话就是不顾事实。 *Anyone who says this is ignoring the fact.*

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must be guaranteed.*

根据英语和汉语分别重物称和重人称的特点，在翻译实践中，视情况自觉地进行叙述方式的转换，可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比较通顺。下面是选自《苔丝》一个译本* 中的若干例子：

The pair of legs that carried him were rickety, and there was a bias in his gait which inclined him somewhat

* 《苔丝》，蒋坚松、彭代文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

to the left of a straight line. 此人两条腿摇摇晃晃，走路的姿势不正，不是笔直向前，而是略向左歪。(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His own *investigation* had begun on a day in the proceeding spring … 他本人是春上着手调查此事的……(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A *difficulty* of arranging their lips in this crude exposure to public scrutiny, an *inability* to balance their heads, and to dissociate self-consciousness from their features, was apparent in them, and showed that they were genuine country girls, unaccustomed to many eyes. 姑娘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有些紧张，嘴唇如何自然，脑袋该俯该仰，脸上的表情如何放松，都让她们作难，一看而知是一群乡下姑娘，不惯于抛头露面。(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Her *ascent* of the crooked staircase was a slower process, and her *face*, as it rose into the light above the last stair, encountered the gaze of all the party assembled in the room. 楼梯七弯八拐，她上楼梯时放慢了脚步。来到楼梯顶端，灯光照亮了她的脸，聚集在卧室里的那一群人一齐投来惊奇的目光。(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Nothing was seen or heard further of Durbeyfield in his triumphal chariot under the conduct of the ostleress… 德比菲尔德坐着女车夫赶的马车荣归故里已不见踪影……(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Though this *conversation* had been private, *sufficient of its import* reach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around to suggest to them that… 两人虽是私下交谈，周

围的人还是听了个大概，知道……（物称主语→人称主语）

…but either the natural *shyness* of the softer sex, or a sarcastic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male relatives, had denuded such women's clubs as remained (if any other did) of this their glory and consummation. ……但是现在已为数不多（假使另外还有的话）的妇女乡社中，有时由于女性天生的羞涩，有时由于家里男人们的冷嘲热讽，已经没有了这种风光和盛况。（物称主语句→无主句）

The *peeling* of the former,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latter, had been an operation of personal care. 剥制柳条，挑选花朵，（她们）都是亲自动手，一丝不苟。（物称主语句→主语省略句）

有时保留了原文的物称主语，但改换了与之相搭配的动词，实现无灵主语和无灵动词的搭配：

As he fell out of the dance his eyes lighted on Tess Durbeyfield whose own *large orbs wore*, to tell the truth, the faintest aspect of reproach that he had not chosen her. 他从跳舞的人群中退出来时，目光碰巧落到了苔丝·德比菲尔德身上。而苔丝那一大双大眼睛，说实在的，还透出一丝怨艾，怨他没有选她作舞伴。

被动与主动

—

英汉语句子都有主动式和被动式之分，但在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说来，英语中被动式的使用比较普遍，汉语中被动式的使用却要受到种种局限。在许多情况下，同一个意思，英语中用被动式表达，汉语中却习惯用主动式。

英语中被动式的使用相当普遍，形式也多种多样。下面是选自英语文章和作品中的几个例子：

1) They walked on, without knowing in what direction. There was too much *to be thought*, and *felt*, and *said*, for attention to any other objects. (Jane Austen)

2) She sat at the window watching the evening invade the avenue. Her head *was leaned* against the window curtains and in her nostrils was the odor of dusty cretonne. (James Joyce)

3) The simplest method of welding two pieces of metal together *is known* as pressure welding. The ends of metal *are heated* to a white heat in a flame. At this temperature the metal *is turned* into plastic. The ends *are* then *pressed* or *hammered* together, and the joint *is smoothed off*. Care must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sur-

face is thoroughly *cleaned* first, for dirt will weaken the weld.

4) President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was shot* and *killed* by an assassin today.

He died of a wound in the brain by a rifle bullet that *was fired* at him as he was riding through Dallas in a motorcade.

Vice President Lyndon Baines Johnson, who was riding in the third car behind Mr. Kennedy's, *was sworn in* as the 3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99 minutes after Mr. Kennedy's death.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63)

5) *I am requested* by the foreman responsible for the repairs to Atterwood Bridge, Nothanger, Cheshir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six steel girders, 24 feet by 9 inches ordered from your company *have not yet been delivered*. *I am informed* that on 4th June he received assurance by telephone from your despatch office that the girders were about *to be issued*. Will you be so kind as to institute enquiries concerning this non-delivery as work on the bridge *is being seriously delayed*.

6) I feel most deeply honored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to such an illustrious gathering tonight and *to be given* the privilege of representing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especially Dr Monrovia, who *have been engaged* in a very demanding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an area of study which we fee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your profession also.

7) *It has been noted* with concern that the stock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has been declining alarmingly. Students *are asked* to remind themselves of the rules for the borrowing and return of books, and to bear in mind the needs of other students. Penalties for overdue books *will* in the future *be strictly enforced*.

英语中的被动式绝大部分是结构被动式，即由动词 be 的各种形式加过去分词构成的被动式。但也有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的意义被动式：

The book sells well.	这书很畅销。
The material feels smooth.	布料摸上去很光滑。
Water heats easily.	水很容易烧开。
The door won't lock.	门锁不上。
The meal is cooking.	饭正在做。
The cow was milking.	那头母牛正在挤奶。

Is football playing/Along the river shore... (A.E. Housman) 河岸上是否/在踢足球……

有些语法家把这种句子称为简化被动语态或自然被动语态，其特点是（1）不用表示被动的词语；（2）不出现施事；（3）受事多为物；（4）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此种被动句有点像汉语中的当然被动句，但比汉语中的当然被动句少得多。（参见陈定安 1998，17）

许多语言学者都提到英语中频繁使用被动句的现象，特别是在某些文体中已形成一种表达习惯。从实际调查中可知，英语被动语态广泛使用在科技文体（scientific and tech-

nical writing)、报刊文体 (newspaper writing)、官方或公事文体 (governmental or business writing) 之中。以科技文体而论, 据国外语言学家统计, 物理、化学、工程类的英语教科书中的全部限定动词, 至少三分之一是用被动语态。(侯维瑞 1998, 28) 有些经常用于科技文章的动词以被动语态出现的频率高达 51% 到 100%。(连淑能 1993, 102) 与非正式文体相对而言, 被动语态在正式文体中使用更普遍。本文开头所举例子中, 1)、2) 是文学作品; 3) 是科技文章; 4) 是新闻报道; 5) 是公函; 6) 是非常正式的讲话; 7) 是所谓“官样文章”(gobbledygook)。可见被动语态在英语的各种文体中使用都很普遍, 尤其在科技文章、新闻报道、公文等正式文体中使用频繁。

由于英语有过分使用被动语态的倾向, 英美一些语言学家、作家、文体学家和英语教师都提出不要滥用被动语态。英国作家奥维尔 (George Orwell) 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文中为改进英语文体提出的 6 点建议中, 有一点就是“凡能用主动式的地方决不要用被动式”(“Never use the passive where you can use the active.”)。他的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人们建议尽量使用主动式, 因为主动式更加直接了当 (direct), 更加生动有力 (vivid and vigorous), 更加简洁 (concise), 因而更加有利于交际。尽管如此, 被动式在英语中还是被广泛使用, 并在某些文体中形成了一个表达习惯即所谓“passive habit”, 与汉语形成鲜明对照。

汉语中的被动式包括有形式标志和没有形式标志的两种。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式指有“被”、“受”、“挨”、“遭”、“让”、“给”、“叫”、“由”、“经”、“靠”、“加以”、“予以”、“得到”等词汇标志的被动式:

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
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这个地区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洪水。
行李让雨给淋了。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
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这笔资金已得到合理使用。

带有文言色彩的“蒙”、“见”、“为”、“为……所”等也是类似的标志：

承蒙过奖。
汝可急去矣，且见禽。（《史记》）
不为酒困。（《论语》）
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赤壁之战》）

没有形态标志的被动式指不具有上述词汇标志的被动式：

文章写好了。
信已经寄了。
衣服撕破了。
鞋子补好了。
苹果、桔子买了一大堆。
这座大桥修得不错。
新的教学大纲已经出版。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

与英语中的被动式相比，汉语中的被动式的使用受到局限。在古代，汉语中有形态标志的被动式非常有限。据有人统计，《水浒传》一回中只发现“被”字二三处，而《红楼梦》则二三十回中才发现一处。（陈定安 1998，16）近代以后，汉语中虽然有了“被字式”，其使用范围仍受局限。首先是意义的局限。王力先生说：“中国被动式用途之狭，是西洋被动式所比不上的。……‘被’字有‘遭受’的意思，因此，被动式所叙述者，对主位而言，必须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转引自连淑能 1993，94，95）换言之，如果被动式所叙述的对主语并非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就一般不用“被字式”。

其次，汉语的被动式要受到形式的局限。“王力指出，‘中国正常的被动式是必须把主事者说出的。’吕叔湘、朱德熙也认为，‘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宾语，表示主动者。’这种限制使得许多难以说出施事者的句子不能变成被动句，虽然现代汉语有突破这种限制的倾向。与此相反，英语大多数被动句却不必说出施事者。”（连淑能 1993，94）

第三，汉语中被动式还要受到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的限制。“被”、“叫”、“让”、“给”在现代汉语里，都能表示被动的意义，但“被”常用于书面语，“叫”、“让”、“给”则常用于口语。就感情色彩而言，“被”通常表示“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虽然五四以来汉语由于欧洲语言的影响，“被”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也可用来表示并非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如：“他被任命为董事长。”“他被授权处理此事。”），但有时用不用“被”仍有细微差别。（试比较：“我们说的话，他听见了。”“我们说的话，被他听见了。”）

“叫”、“让”、“给”常用在口语中，仍保持原来的用法，用来叙述对主语来讲是不幸或不愉快的场合。（参见陈定安1998，148）

由于汉语中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的使用受到限制，于是出现了多种表示被动意义的其他方式。除了上文提到的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当然被动句）外，这些方式还包括无主句和主语省略句：

通常六点半开灯。（The lights are usually turned on at 6:30.）

正在安装一台新的发电机组。（A new generating set is being installed.）

为什么总把麻烦推给我呢？（Why should the troubles be always put to me?）

用“有人”、“人们”、“我们”、“大家”、“人家”等通称或泛称作主语的主动式：

有人看见他们正在开会。（They were seen having a meeting.）

大家知道电子是极微小的负电荷。（Electrons are known to be minute negative charges of electricity.）

人人都知道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It is universally known that the world is made of matter.）

“把”字句式：

她把孩子打发走了。（=孩子被她打发走了。）

他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

黑烟把天空弄得不那么美好了。(=天空被黑烟弄得不那么美好了。)

“为……所”、“被……所”的句子，其中前者是带有古文色彩的被动式：

茅屋为秋风所破。

他为家境所迫，八岁就去给人家放牛。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是……的”句式(判断式)：

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他的前三十年是在国外度过的。

“在……中”句式：

论文在打印中。

方案在讨论中。

新房子正在装修中。

“加以……”、“予以……”句式：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计划将首先由一个特别委员会予以审查。

敌人敢于顽抗，就坚决予以消灭。

综上所述，英语中的结构被动式使用普遍，语法、语义上很少受限制，而意义被动式则使用范围小，只限于少数几种情况；汉语中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式的使用有种种限制，但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式却使用广泛，而且还有其他许多表示被动的方式。

英汉语在使用被动式方面的不同与两种语言分别“注重主语”（SP 即 Subject-prominent）和“注重话题”（TP 即 Topic-prominent）有关系。“在 SP 语言中，主语是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如果不是由某个动词指定为主语的名词充当了主语，而是另一个名词变成了主语，那个动词必须带有标志以表示这个主语的选择是‘非正常’的。在 TP 语言中，在句子结构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主题（按：即 Topic—话题），而不是主语。任何名词短语都可以成为句子的主题，而不用给动词带上任何标志。”（Li & Thompson 1976, 40）英汉语在使用被动式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差异。英语民族的思维重理性，汉民族的思维重悟性；重理性必然强调主客体分明，重悟性必然强调主体意识。“很多英语被动句必须译成汉语的主动句是因为前者反映了客体意识而后者必须应之以主体意识。”（潘文国 1997, 364, 366）

二

由于英汉语被动式在形式、意义、色彩、使用频率上的差异，在英汉互译时需要根据各自的表达习惯灵活处理，进行表达方式的转换。下面是英汉互译中主动式和被动式相互转换的一些具体情况。

英译汉：

1.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这时一般以原句的施事作主语，原句的受事（主语）就成了宾语：

I *was so exhausted* by all I'd been through, my — nerves broke. (T. Williams) 我所经历的一切弄得我筋疲力尽，我的——神经崩溃啦。

He had not seen my family before, and *was greatly taken* with the beauty of Sophia and the little boys. (O. Goldsmith) 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孩子，索菲娅和小男孩的美貌深深吸引了他。

“That's my name”, said Mr. Thompson, almost quietly, he *was so taken aback* by the free manner of the stranger. (K. A. Porter) “那正是我的名字”，汤普森先生几乎是不动声色地说。陌生人过于随便的态度使他很感意外。

He *was slightly disturbed* by the cashier, a young and giggling Wisconsin school teacher with ankles... 出纳员是一名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女教师，她一双美足，笑声咯咯，弄得他有点心烦意乱……

有时原句施事没有出现，就以原句的受事为主语，改用表示主动意义的动词：

Harry *is being brought around*. (J. Updike) 哈里有些回心转意了。

Our former differences *were forgotten*. (B. Franklin) 我们的前嫌已经冰释。

I *was raised* in the country and have always lived

there. (Mark Twain) 我在乡下长大，而且一直住在那里。

有时即使原句中出现了施事，仍可用受事作主语而改用表示主动意义的动词：

In this dangerous crisis *the people of America were not forsaken* by their usual good sense, presence of mind, resolution, or integrity. 在此危急之秋，美国人民仍保有他们所惯有的良知、镇定、决心和正直。

有时原句中虽然没有出现施事，但可根据上下文补充，并以它作主语：

A note *was accordingly addressed* to that lady, who returned for answer, that I might do as I pleased. (C. Brontë) 于是我给那位太太写了张便条，她回答说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办。

If you have such a suspicion, something *must be done*. (J. Austen) 你既然有这种猜想，我们就不得不防。

“But I have no money…” “That *will be taken care of*,” he said, waving his hand. (R. Ellison) “可我没有钱……” “这个我们来解决。”他摆了摆手说。

有时可用通称或泛称作主语：

Mrs. Norris, having asked one or two questions

about the dinner, which *were not immediately attended to, seemed almost determined to say no more.* (J. Austen) 诺利斯太太问了一两个有关宴会的问题，见无人马上答理，便也打定主意不再说话。

If the committee *were not respected* ... they would bring the institution to the ground. (T. Hardy) 如果人们对委员会的人不尊重……他们就非得把这个社弄得一败涂地不可。

It *was said* the motherless family was running down. (K. A. Porter) 大家都说，这个没了娘的家正在走下坡路。

2. 英语的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当然被动句)。这时仍保持原来的主语，但谓语动词的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

If you but make such reparation as is in your power... *all shall be forgiven and forgotten.* (A. C. Doyle) 你只要尽你所能采取补救办法……那么一切不念旧恶，一笔勾销。

Emma did not want to be classed with the Mrs, Eltons, the Mrs. Perrys, and the Mrs. Coles ... (J. Austen) 爱玛并不想跟厄尔吞夫人、伯里夫人、寇尔夫人之流归作一类……

If I should take from you what you have, *you will be starved* there... (D. Defoe) 要是我把你有一切拿走，你就会饿死……

And this design was thoroughly fulfilled... (E. A.

Poe) 这个计划完全实现了……

The blinds were drawn. (W. S. Maugham) 窗帘拉上了。

Such histories ... may be compared to a stage coach, which performs constantly the same course, empty as well as full. (H. Fielding) 这种历史……可比作驿车，不管是放空车还是满载乘客，它总是在同一段路程上行走。

But the damage was done and the voters' response was swift. (S. E. Morrison) 但是损失已经造成，选民的反应也很快。

3. 英语的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句或主语省略句：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John tried to break all his promises. (B. Mohr) 果然不出所料，没有多久，约翰就想撕毁全部字据。

But as they'll be called upon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and deal with unexpected emergencies, *it can't be helped.* (A. Huxley) 可是他们将被推举出来担当重任，应付突发紧急事故，(事情)就不得不如此了。

It ha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one and the same word may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必须指出，同一个词在科学技术的不同学科中可以有不同的涵义。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as to how the waste can be disposed of. 关于废料如何处理的问题将作出一项决定。

4. 英语的被动句译成汉语中表示被动意义的其他句式：

1) 译成“把”字句:

When this *was done* the man went his way. 把这件事一做完, 那人就走了。

Kissinger *was alarmed* by China's first atomic blast in October, 1964. 1964年10月,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

2) 译成“为……所”句式:

He *was forced by* circumstances to resign his post. 他_为环境_所迫_辞去了职务。

These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have now been adopted* by all the proletarians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emancipat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 现在已_为所有正在争取解放的无产者_所接受。

3) 译成“是……的”句式:

Writing in those days *was done on* wax-coated tablets made of wood. (Marjorie and Quennell) 当时的文字是_写在_{表面涂蜡的木板上的}。

My father *was scared*. He needed a job, he had a family. (S. Terkel) 我父亲是_{吓怕了的}。他需要一份工作, 他有一家人要养活。

4) 译成“加以”、“予以”句式:

The matter will *be dealt with*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事情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讨论。

The German Army... has already marched in today, and at a barracks where resistance was offered had *been ruthlessly broken*. 德国军队……今天已经进军，但在某一处兵营遇到了抵抗，并且已经无情地予以挫败。

5) 译成“在……中”句式：

The issue is *being considered*. 问题正在考虑中。

More apartment buildings are *being built*. 更多的公寓楼在修建中。

6)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其他变通手段，灵活处理：

Take my car and I'll *see what can be done* about yours. (R. W. Lardner) 就用我的车吧，你的车我来看看有什么办法。

He *was forced* to do with animals which had been turned for a spell. (M. Franklin) 他没有办法，只好用几匹正在休整的马来凑合。

Such a habit might *be attended with* some degree of notoriety. (C. Dickens) 这样一个习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好的名声。

My country is *blessed with unsurpassed natural resources*. 我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5. 英语的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表示的常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

A miserable, crest-fallen cock *was drenched* out of all life and spirit. (H. Melville) 一只可怜的公鸡，倒垂着鸡冠，被浇得没精打采，毫无生气。

He *was scolded* for nothing. 他平白无故地挨了骂。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restraint *was largely forgotten*. 卡特政府的克制政策基本上被置于脑后。

They *are bred up in* principles of honour, justice... and love of their country. (J. Swift) 他们从小受到荣誉、正义……以及爱国等原则的熏陶。

I *was taken*... to a room in the town hall itself, a tailored-to-measure suit and three shirts, a woman coming each day to clean and cook. (G. Sheil) 我给带到了镇公所，那里给了我一间房，一套量身定做的衣服，三件衬衫，还有一个女用人每天来打扫卫生和做饭。

Are you implying that a senator *is run* by his staff? (S. Woods) 你言外之意是不是说一个参议员是靠他的班子撑起来的？

And when Caesar *was brought down to utter nothingness*, he made his last stand to die honourably, and did not despair. (B. Shaw) 恺撒已遭彻底失败，但还是准备作最后的拼搏，光荣捐躯，而并没有绝望。

但由于受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被动句的这种意义上的限制在逐渐消失，即它们也可以用来表示并非不幸或

不愉快的事情。(参见 Li & Thompson 1976, 40)

汉译英:

一方面由于汉语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使用的局限, 以及表示被动意义的形式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由于英语被动结构的普遍性和单一性, 汉语中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1. 汉语的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他深受大家尊敬。He *was greatly respected* by everyone.

庄稼让大水冲跑了。The crops *were washed away* by the flood.

工厂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The factory *was seriously damaged* during the earthquake.

两天的活叫你一天干完了。Two days' work *was done* by you in one day.

孩子得由大人陪伴。Children *have to be accompanied* by grown-ups.

窗上的玻璃让他打破了, 他一定要挨骂的。The window pane *was broken* by him; he will certainly *be scolded*.

2. 汉语的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当然被动句)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我们的目的的一定能够达到。Our goal can certainly *be attained*.

这小说下期继续刊登。The story will *be continued*

in the next issue.

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的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车夫也跑得更快。（鲁迅）Presently the wind dropped a little. By now the loose dust had all *been blown away*, leaving the roadway clean, and the rickshaw man quickened his pace.

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Zhou Yu, who was then a “Youth League member” in age, was appointed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Wu army. Cheng Pu and other battle-seasoned generals protested but *were* later *persuaded* into accepting his command, and in the end the battle was won.

从上面例子看出，汉语的当然被动句一般需要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但这类句子间或也可译成英语的意义被动句：

门锁不上。The door won't lock.

书正在印。The book is printing.

这种食物不消化。This kind of food won't digest.

这种天气牛奶留不久。Milk won't keep long in this weather.

3. 汉语主动句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这时常以汉语句子的受事作主语：

一位年轻科学家设计了这种世界上最快的飞机。

This kind of aeroplan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was designed by a young scientist. (强调受事“飞机”的重要性。)

刚才有人在这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Some things were said here just now which should not have been said. (淡化施事“有人”，使语气较委婉。)

他出现在台上，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He appeared on the stage and was warmly applauded by the audience. (第二个分句译成被动式，与第一个分句共一个主语，使句子更流畅。)

今天邀请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毛泽东) 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this forum today to exchange ideas… (避免出现第一人称“我们”，使措辞更加礼貌、得体。)

4. 汉语无主句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这儿将建更多的公寓大楼。More apartment houses will be built here.

大多数中学都开了计算机课程。A computer course is offered in most middle schools.

应当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以适应社会需要。Special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readjus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5. 用“有人”、“人们”、“大家”等泛称作主语的汉语句子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有人建议会议推迟举行。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eeting be put off.

大家相信这是最佳选择。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is the best choice.

人们必须联系世界环境去认识和研究人口控制问题。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control has to be recognized and approached in a world environmental context.

别人问她感受如何，她说：“呼吸困难。” When (she was) asked how she felt, she said, “I have trouble breathing.”

6. 汉语其他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式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不要把这些问题混在一起。These question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曹雪芹) Before Xifeng could ask more she was woken with a start by four blows on the chimebar at the second gate.

办公大楼为松树所环绕。The office building is surrounded by pine trees.

核动力被科学家所认识已经有多久了？How long has nuclear power been known to scientists?

你的坦诚意见将仔细加以考虑。Your candid opinion will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这个问题应当予以认真研究。This matter should be given serious study.

问题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How was the problem solved in the end?*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Fortunately 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people.*

此外, 还有一些难以归类的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 也可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译成英语的结构被动句, 如“他们拿钱就是干这个的” (“*They are paid to do this*”), “古代文化得以重见天日” (“*The culture of antiquity was rediscovered*”) 等等。总之, 当我们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表示被动意义方式的差异时, 我们就能在翻译中自觉地进行转换, 使译文既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 又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静态与动态

—

许多关于英汉对比的著作和文章都谈到静态 (stative) 与动态 (dynamic) 的对比。如：“从总体修辞效果看，英语和汉语的另一显著差异在于前者呈静态，后者呈动态。亦即，英语有一种少用 (谓语) 动词、或用其他手段表示动作意义的自然倾向；而汉语则有一种多用动词的固有习惯。” (袁昌明 1989, 63) “英语倾向多用名词，因而叙述呈静态 (stative)；汉语倾向于多用动词，因而叙述呈动态 (dynamic)。” (连淑能 1993, 104)

与静态和动态修辞密切相关的是名词优势和动词优势。“英语中使用名词表达了汉语中动词所表达的动作概念，这不仅使得英语句子简洁紧凑，同时也避免了将人牵涉进来，从而使语句意义更加含蓄、间接，使得句子英语味道浓厚，符合英民族表达习惯，因而句子优美。” (王寅 1990, 50) “英语在理论上以动词为中心，而实际上是名词占优势；汉语理论上以名词为重点，而实际上动词占有一定优势。” (潘文国 1997, 379)

英语的静态修辞的实质是名词优势和介词优势，而介词优势又是名词优势的必然结果。因为名词与名词之间的联系“要借助介词来串通，……英语句子的扩展，准确意义的表达，往往是通过介词来实现的。” (陈定安 1998, 8) “由于

英语多用名词，必然也要多用介词，因而产生了介词的优势。介词优势与名词优势结合，使英语的静态倾向更为显著。”（连淑能 1993，113）

英语的名词和介词优势有各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名词化（nominalization）的倾向，即用名词来表达动作、行为、状态等本来由动词表达的意义。首先，这种名词可以是动词的同源名词（由动词抽象而来的名词）：

The 1967 UN document call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on the basis of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Arab *acknowledgement* of Israel's right to exist. 1967 年的联合国文件呼吁解决中东冲突，其基础是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退，阿拉伯国家则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

英语中的抽象名词“settlement”、“withdrawal”、“acknowledgement”，连同相关的介词，表达了汉语中“解决”、“撤退”、“承认”等动词的意义。

抽象名词在句中可作各种成分，“尤其是主语，而这是汉语难以忍受的，通常要译成动词”（潘文国 1997，381）：

Starvation was a remote threat. 人们一时还不会饿死。

The growing *awareness* by millions of people of their intolerable condition of life had prompted them to revote. 千百万人民日益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堪忍受，这促使他们起来反抗。

He had entertained *hopes* of being admitted to a *sight*

of the young ladies, of whose beauty he had heard much. (J. Austen) 几位年轻小姐的美貌他耳闻已久，一直希望得以一睹芳容。

其次，可以是表示施事者的名词 (agentive noun):

You must be a very bad *learner*, or else you must be going to a very bad *teacher*. (C. Eckersley) 你一定是很不会学，要不就是找了个很不会教的人。

表示施事者的名词 “learner”、“teacher” 实际上表达的是“学”和“教”等动作的意义。

Without knowing how, Captain Dobbin found himself the great *promoter*, *arranger*, and *manager* of the match between George Osborne and Amelia. (W. M. Thackeray) 都宾上尉糊里糊涂地就开始拉拢说合，安排调摆，一手操办起乔治和爱米丽娅的这桩婚事。

英语中表示施事者的名词 “promoter”、“arranger”、“manager” 分别表示了“拉拢说合”、“安排调摆”、“一手操办”等动作的意思。

第三，可以是某些有动作意义的名词：

She said this with a provocative *glance* and a *gleam* of teeth. 她说这话时挑衅地看了一眼，还把牙一吡。

One after another, speakers called for the *downfall* of imperialism, abolition of exploitation of man by man,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the world. 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们。

名词不但能表达动词的意思，有时还能表达形容词的意思：

If his two brothers noticed Angel's growing *social ineptness*, he noticed their growing *mental limitations*. (T. Hardy) 如果说两个哥哥觉察到安吉尔越来越不合时宜，那么安吉尔也觉察到两个哥哥越来越思想狭隘。

用名词来表达动词或形容词的意思还常见于一些揭示语：

No Smoking. 禁止吸烟。(严禁烟火。)

No Litter. 禁止乱扔杂物。

Pullings-out! 当心出车!

Towaway. 停车拖走。

Danger of Death — High Voltage! 高压，生命危险!

Staff only. 非本公司(本单位)人员不得入内。

Off-limits for tourists. 游人止步。

英语的名词优势还表现在用名词作前置定语修饰另一名词的作法，这一作法造成了大量的由两个名词构成的名词词组，如“book store”、“love affair”、“student teacher”、“travel agency”等。不但如此，名词作前置定语在某些文章

中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growth trend pattern”（“增长趋势模式”）、“consumer price inflation”（“消费价格通胀”），乃至“spaceship booster rocket ignition system”（“宇宙飞船推进火箭点火系统”）、“computer programming teaching device manual”（“计算机编程教学装置手册”）、“U. S. Air Force aircraft fuel systems equipment mechanics course”（“美国空军飞机燃料系统设备机械师课程”）等。不但用单个名词作前置定语，而且用名词词组，如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国情咨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加州大学出版社”）等。这种简便的表达方式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体现了现代英语的特点，同时也加强了英语静态修辞的色彩。

英语多用名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英语中有丰富的抽象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数量众多的构成抽象名词的词缀：

He urged upon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the necessity of persisting i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他敦促该国公民坚持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

动词加“-ing”实际上也是一种名词化的手段：

This failure was the making of him. 这次失败造就了他。

It's unfair that I alone should do the cooking and you do the eating. 我一个人管做饭，你们只管吃，这不公平。

英语中这种名词化表达方式 (nominal style)，有时可使

句子较为紧凑贴切，但“过分使用名词会使文句冗长 (wordy)、含糊 (vague)，缺乏活力 (lifeless)” (连淑能 1993, 107)。如下面这个例子中，英语原文由于一连用了几个名词词组作主语，使句子结构简单化，因而显得紧凑；如果改用动词和形容词，这些名词词组势必变成分句，句子结构就会变复杂。但是另一方面，也正由于这些名词词组的使用，使句子显得平铺直叙，缺乏生气，这一点与汉语译文对照之下尤为明显：

The *pompous vanity* of the old school-mistress, the *foolish good humour* of her sister, the *silly chat and scandal* of the elder girls, and the *frigid correctness* of the governesses equally annoyed her... (W. M. Thackeray)
女校长最·爱·空·架·子·和·虚·面·子，她·妹·妹·脾·气·好·得·痴·呆·混·沌，年·纪·大·的·学·生·喜·欢·说·些·无·聊·的·闲·话，讲·讲·人·家·的·隐·私，女·教·师·又·全·是·一·丝·不·苟·老·古·板，这·一·切·都·同·样·叫·她·气·闷。

因此，一些英语文体学家反对滥用名词化表达方式。如有人指出：“Life is flux and process. Verbs are truer to this constant change; and expert stylists have always recommended reliance on verbs.” (Price 1981, 277) 这里强调多用动词，而多用动词正是汉语相对英语而言的特点和优势。

二

与英语相比，汉语注重动态描写，总体修辞效果呈动态 (dynamic)。现代汉语中，一个句子可以连用几个动词。在英语中用名词、分词、动名词乃至介词等表示的意义在汉语

中往往用动词表达。如：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檐子，蹩进去，靠门立住了。（鲁迅） Absorbed in his *walking*, Old S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antly ahead of him. He *walked back* a few steps to *stand under* the eaves of a shop in *front of a closed* door.

除了“吃（了一）惊”、“看见”、“退了”分别译成了谓语句“was (startled)”、“saw”、“walked (back)”之外，其余的动词分别译成了“walking”、“lying”、“to stand”、“under”、“in front of”等名词、非谓语句动词和介词。

汉语中动词占优势，一个原因是由于汉语重动态描写，重具体，重形象，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汉语中有英语所无的量词，这些量词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如“一线希望”、“一串笑声”、“一泓清水”、“一抹阳光”，乃至“一隅之得”、“一孔之见”、“一片热心肠”、“一掬同情泪”、“几番风雨”、“几度春秋”等等。这些量词的使用往往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具体的东西形象化。另一个原因是汉语中缺少象英语中的“-ing”词尾和抽象名词的词缀那样的抽象化手段。王力先生说：“英语……从动词形成的抽象名词，如 invitation, movement, choice, arrival, assistance, discovery 等，中国字典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词和它们相当的。”（转引自陈定安 1998, 27）英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汉语中在类似情况下往往只能使用动词或其他手段来表示同样的意义。第三个原因

是汉语中动词没有形态变化，要表示动作意义，只能用动词本身；另一方面也因为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没有谓语动词和非谓语动词之分，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汉语中动词优势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连用，包括连动式和兼语式两种类型。连动式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都与主语发生关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按时间和逻辑顺序排列。类似的情况在英语中有的用并列的谓语或分句的谓语表示，有的用动词的非谓语形式、介词、名词乃至副词、形容词表示：

紫鹃答应着，忙出来换了一个痰盆儿，将手里的这个盆儿放在桌子上，开了套间门出来，仍旧带上门，放下撒花软帘，出来叫醒雪雁。（曹雪芹）*Zijuan, assenting, hurried out to fetch a clean spittoon, placing the used one on the table in the outer room. Having closed the door behind her, she let down the soft flowered portiere before going to wake Xueyan.*

除了“忙”、“放（下）”分别译成了“hurried”、“let (down)”等谓语动词之外，其余的动词分别转换成了“assenting”、“out”、“to fetch”、“placing”、“having closed”、“going”、“to wake”等分词、副词、不定式、动名词等。又如：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陶潜）*Once out of the place, he found his boat and retraced the route by which he had come, making mental note of the way at various points. On*

reaching the prefecture, he *sought* audience of the prefect, to whom he *told* his story.

兼语式的两个动词，前一个动词的宾语是后一个动词的主语。译成英语时，后一个动词往往译成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泽东) *Modesty helps one to go forward, whereas conceit makes one lag behind.*

人们指责他歪曲事实。 *People accused him of distorting the facts.*

另外，汉语中动词词组还可以直接充当句子成分。类似的情况在英语中常用动名词短语、不定式短语，甚至名词短语表示：

实现理想境界要靠辛勤劳动。(动词词组作主语、宾语) *To translate ideals into reality needs hard work.*

他们喜欢乘火车旅行。(连动式词组作宾语) *They enjoy travelling by train.*

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他的机会。(动宾词组作定语) *This is an excellent chance to help him.*

汉语中多用动词，但因为按时间和逻辑顺序排列，所以并不显得臃肿、混乱，而是条理清楚，次序井然，具体生动，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汉语句子的气势和丰富的表现力：

华大妈在枕头底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接了两下，便点上灯笼，走向里屋去了。（鲁迅） After some *fumbling* under the pillow, his wife *produced* a packet of silver dollars which she *handed over*. Old Shuan *pocketed* it nervously, *patted* his pocket twice, then *lighting* a paper lantern and *blowing* out the lamp, *went* into the inner room.

三

在英汉互译中，要考虑英语和汉语各自的静态和动态修辞的特点，发挥译语的优势。英译汉的过程常常是发挥动词优势、强化动态色彩的过程。如：

His very *appearance* at any affair proclaims it a *triumph*. 任何事情，只要他一出面就准成功。

The whole devastating *experience* sharpened my *appreciation* of the world around me. 经过这场灾难，我觉得周围的一切更有乐趣了。

I *am afraid* of you *misunderstanding* me. (J. Galsworthy) 我担心你误解了我。

Back and forth his head swivelled, desire *waxing*, resolution *waning*. (M. Shulman) 他来回晃着脑袋，欲望在膨胀，意志在萎缩。

Talking with his son, the old man was the *forgiver* of the young man's past wrong doings. 老人和儿子谈话

时，原谅了儿子以前的过失。

Who would have expected such a *rise* in the river in *summertime*? (T. Hardy) 谁会料到夏天来了河水还会这样上涨?

Only the earl himself kept up a sly occasional acquaintance with her, *when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his ladies. (W. M. Thackeray) 只有伯爵是例外，碰上妻子女儿管不着他的当儿，就偷偷摸摸地来找她。

上述各例的英文句子充分发挥了名词的优势，相应的汉语句子则发挥动词的优势，使句子呈现出动态色彩。

汉译英的过程和英译汉相反，常常是一个发挥名词和介词的优势，突出静态色彩的过程：

他在电话中谈起来没完没了。His telephone *conversation* seemed endless.

他计划不周，把钱都浪费了。Poor *planning* wasted all his money.

他不抽烟，他父亲却是一支接一支地抽。He is no *smoker*, but his father is a chain *smoker*.

了解一点世界史对研究时事有帮助。An *acquaintance* with world history is helpful to the *study* of current affairs.

要不是我能干重活，早就给辞退了。It was only my *capacity for hard work* that saved me from early *dismissal*.

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

胜利的大会。(毛泽东) *Ours is a congress for the defeat of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and the building of a new China, for final victory through the unity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world.*

当下刘姥姥听到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得手舞足蹈起来。(曹雪芹) *Now the music, on top of the wine, set Granny Liu waving her arms and beating time with her feet for sheer delight.*

由于汉语句子有多用动词的特点，在翻译中需要分清主次，即首先确定谓语动词，其他的动词根据情况转换成非谓语动词、名词、介词短语等：

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蒲松龄) *Strolling among the flowers, he heard a rustling up among the trees and looked to see Yingning, who at the sight of him burst out laughing and nearly tumbled down.*

汉语句子用了一连串动词：“穿”、“步”、“闻”、“有(声)”、“视”、“见”、“来”、“笑”、“堕”，其中“闻”、“视”、“堕”分别译成谓语动词“heard”、“looked”、“tumbled”；“狂笑”译成“burst out laughing”；“来”的意思已包含在上下文中，未另译；其余分别译成了“strolling”、“among”、“rustling”、“at the sight of”等分词、介词、名词、介词短语等。这样一来，虽然原文的动态色彩有所减弱，但整个句子结构紧凑，关系清楚，主次分明，发挥了英语修辞的优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偿。

收缩与展开

西方语言学一般区分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等语言结构单位。按照这种分类来考察英、汉语的句法结构，可以发现在英汉互译中存在句法结构单位的转换。一般来说，英译汉时，英语中较低一级的句法单位往往转换为汉语中较高级的句法单位；汉译英时，汉语中较高级的句法单位往往转换为英语中较低一级的句法单位。有人把这种同义表达时英、汉语采用不同级阶的句法单位的现象称为英语的“浓缩性现象”和汉语的“展开性现象”。（参看王寅 1992, 58）如：

He said the meeting was *informative*. 他说会议使人大开眼界。（英语的单词转换成汉语的短语。）

I identify myself as one of the *critical lovers*, and *loving critic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自认为对联合国是爱护中带有批评，批评中不乏爱护。（英语的短语转换成汉语的小句。）

Peggoty's answer soon arrived, and was, as usual, full of affectionate devotion. (C. Dickens) 培果提很快就回了信。信里和往常一样，尽是疼我爱我、一心为我着想的话。（英语的单词“devotion”转换成了词组“一

心为我着想的话”，分句“Peggoty’s answer soon arrived”转换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整个句子转换成了由两个句子组成的句群。)

因为距离远，又缺乏交通工具，农村社会是与外界隔绝的。这种隔绝状态，由于通讯工具不足，就变得更严重了。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ld because of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is compounded by the paucity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 (汉语的短语“距离远”、“与外界隔绝”分别转换为英语的单词“distance”、“isolation”；汉语的小句“农村社会是与外界隔绝的”转换为英语的短语“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ld”，汉语的两个单句转换成了英语的一个句子。)

英语的这种收缩现象与它的静态修辞即名词化表达方式有关。

由于英语的名词化的表达习惯，英语的名词往往包含短语的意思，短语则可能浓缩着小句的信息，在用汉语表达时往往需要展开成短语或小句才能清楚达意。下面句子中的“visiting”和“news”，如果不加扩展，只译成“访问(拜访)”和“消息”，就不能传达原文的意思：

Its [her life’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 (J. Austen) 她平生的慰藉就是探亲访友，打听消息。

介词的大量使用与名词化表达方式不可分，因此也与英语的收缩现象密切相关；介词可以表示动词的意义，介词短语有时浓缩着小句的信息：

She played the piano *with skill and passion*. 她弹钢琴技巧娴熟，激情洋溢。

But surely your husband doesn't feel bad about it, *with him studying and you earning the money*? 可是，你丈夫念书，你挣钱开支，他不会感到不自在吧？

当然，英语句子这种收缩的倾向更与从属结构的使用有关。主从关系 (subordination) 是现代英语的显著特点。由于从属结构的使用，英语句子“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 (严复)，像枝蔓横生的葡萄藤，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了把各种复杂的句子成分纳入这种繁复的句式，就必须控制句法单位的级阶。与此相反，“汉语常用散句、松句、紧缩句、省略句、流水句或并列形式的复句 (composite sentences)，以中短句居多，最佳长度为 7 至 12 字”。正如王力先生说的：“西洋人做文章把语言化零为整，中国人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化整为零。” (转引自连淑能 1993, 64, 68) “化整为零”实际上就是把英语中环环紧扣、层层包孕的复杂长句分解成若干结构简化、少用虚词、神聚形散的中短句子或小句。这个“化整为零”或者说“化繁为简”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句法单位升级的过程。如：

The pompous vanity of the old school-mistress, the foolish good humour of her sister, the silly chat and scandal of the elder girls, and the frigid correctness of the governesses equally annoyed her, and she had no soft maternal heart, this unlucky girl, otherwise the prattle and talk of the young children, with whose care she was chiefly instructed, might have soothed and interested her,

but she lived among them two years, and not one was sorry that she went away. (W. M. Thackeray) 女校长上了年纪, 最爱空架子和虚面子, 她妹妹脾气好得痴呆混沌, 年纪大的学生喜欢说些无聊的闲话, 讲讲人家的隐私, 女教师又全是一丝不苟的老古板, 这一切都同样叫她气闷。她的责任是管小学生, 按理说, 听着小孩儿叽叽呱呱, 倒可消愁解闷。无奈她天生缺少母性, 和孩子们混了两年, 临走没有一个人舍不得她。

原文是一个长达 79 个词的并列复合句, 译成汉语时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成了 3 个句子, 每个句子又分成若干小句, 如第一句就包含 6 个小句。在这个化整为零的过程中, 句法单位也进行了转换。除整个句子扩展为句群之外, 句子下面的许多句法单位也升了级。如 “old school-mistress”、“the foolish good humour of her sister”、“the silly chat and scandal of the elder girls” 等短语分别成了 “女校长上了年纪”、“她妹妹脾气好得痴呆混沌”、“年纪大的学生喜欢说些无聊的闲话, 讲讲人家的隐私” 等小句, 而 “pompous”、“vanity”、“scandal” 等单词则分别成了 “爱空架子”、“(爱) 虚面子”、“(喜欢) 讲讲人家的隐私” 等短语。

英、汉语的这种收缩和展开现象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由于英民族常取 ‘浓缩型’ 的思维方式, 喜欢将众多的信息靠多种手段集中于一个单位加以思考, 因而表达时往往倾向于取较低的句法单位, 便于互相组合聚集成更高级的结构, 从而使英语结构单位的信息量较高。” “而汉民族往往更趋向于把问题层层铺开, 用节节短句逐点交代, 这种 ‘展开型’ 的思维方式更利于把事情说清、说透、说明白; 再加以汉语无形态变化, 注意时序等特点, 故而在表达

时往往采用较高层次的句法单位，使汉语句子显得较为松散。”（王寅 1993，12）

二

根据英、汉语同义表达时句子收缩与展开的特点，英汉互译时自觉地进行句法单位的转换，可使译文清楚、通顺，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英译汉一般是将较低级阶的句法单位转换成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单词译成短语，尤其是名词，因为英语的名词化表达方式使名词中往往浓缩着短语的信息：

His *fury* was exaggerated. 他大发雷霆，未免小题大做。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W. S. Maugham) 我有一件你料想不到的事要告诉你。

Ashurst looked, and the *poet* in him moved. (J. Galsworthy) 爱舍斯特注视着，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萌动了。

New price *hikes* hit Los Angeles supermarketing housewives. 物价一涨再涨，苦了上超市购物的洛杉矶的家庭主妇们。

You might not see one in a hundred with *gentleman* so plainly written as in Mr. Knightley. (J. Austen) 莱特立先生的君子风度真是百里挑一。

But his wife kept dinning in his ears about his *idleness*, his *carelessness*, and the ruin he was bringing on his family. (W. Irving) 可他的老婆在他的耳边唠叨个没完，说他懒惰成性，说他漫不经心，说这个家眼看就要

毁在他身上。

The little *cares, fears, doubts, tears, sleepless fancies* of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and nights, were forgotten under one moment's influence of George's irresistible smile. 不知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她牵肠挂肚，担惊受怕，疑神疑鬼，哭脸抹泪，胡思乱想，夜不能寐。而今，这种种烦恼经乔治迷人的一笑，顷刻间忘得一干二净。

也可以是其他词性的单词，如形容词、副词：

His children were as *ragged and wild* as if they belonged to nobody. (W. Irving) 他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粗野不堪，没爹娘似的。

He arrived in Washington at a ripe moment *internationally*. 他来到华盛顿，就国际形势而言，时机正合适。

Honestly, I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it. 说实在的，我对此一无所知。

Weatherwise the city leaves nothing to be desired. 就天气而言，这个城市没说的。

单词或短语译成小句。有时英语句子中某一个单词或词组的意义十分丰富，不能译成一个对应的汉语单词或词组，可以把这个单词或词组分离出来，用汉语的一个小句来表达。这种抽词拆译的方法是英译汉的一种常用方法，其理据就是英语的收缩性和汉语的展开性特点。如：

Smoking is at best a *necessary evil*. 抽烟是坏事，充其量也只能说这坏事在所难免。

She was *pardonably* proud of her wonderful cooking. 她为自己高超的烹调技巧而自豪，这是情有可原的。

Law enforcement *cannot responsibly* stand aloof. 执法部门不能不闻不问，否则就没有尽到责任。

He expected, *not unnaturally*, that his father would help him. 他指望父亲会帮助他，这也并非不合情理。

The tourist group travelled *thousands of interest-filled miles* through China by train. 旅行团乘火车到中国各地游览，这一段趣味盎然的旅程长达数千英里。

The news that a small planet was going to collide with the Earth spread over *a frightened world*. 一颗小行星将同地球相撞的消息传开来，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The grave... nestles quietly among trees above the "Lake-With-No-Name" on *the one-time Yenching University campus*. 墓葬掩映在未名湖畔寂静的树丛中，这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

Harry grew tired of watching *the crowding lorries, the mount police with their effect of sleek menace, the utility van dashing about taking down and sending out wireless messages, the lieutenant confusedly studying the map to make out what the messages meant and appealing for aid now and then to the sergeant*. 卡车载满了人，骑警衣着光鲜而气势汹汹，带篷运输车来回奔跑，收发无线电讯，中尉忙乱地研究地图，以便弄清这些电讯意味着什么，还不时向上士求助。这一切哈利都看厌了。

The stories with *their unexpected endings* are built

around interesting situations, rather than around analysis of character. 小说的结局常出人意料, 其构思则是围绕引人入胜的情节, 而不是围绕对人物性格的分析。

有时短语还可以译成句子:

It is *well said*, in every sense, that a man's religion is the chief fact with regard to him. 有人说, 看一个人, 主要看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说法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十分恰当的。

小句译成句子。有时为了使汉语译文通顺, 常把英语句子中的分句译成独立的句子。一些定语从句(特别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往往这样处理。这时, 一个英语句子就展开成了包括两个或更多句子的句群:

The paternal laugh was echoed by Joseph, *who thought the joke capital*. 约瑟夫也跟着父亲一起大笑。他觉得这个恶作剧简直妙不可言。

He passes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exercising his fingers, *which are slightly numbed by her greeting*. 他走到园子当中, 活动活动手指头。刚才见面时被她一握, 指头有点发麻。

At 6:30 p.m., December 6, 1973, Gerald Ford raised his right hand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ere he had spent 25 years working toward but never getting the top office of Speaker*, and becam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S. 1973年12月6日下午6点30

分，杰拉德·福特在美国众议院举起了右手，成为美国的副总统。他在众议院度过了25个年头，一直想当议长，但始终未能如愿。

汉译英的过程刚好相反，一般是把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转换为较低级阶的句法单位。如小句译成短语：

他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表扬。He was commended for *his distinguished performance in his work*.

这个工厂现在有3千多工人，建厂时只有一百来人。The factory has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workers as against *the one hundred or so at the time it was set up*.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On the other hand, many poor peasants are still living in poverty for shortag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ith some getting into debt and others selling or renting out their land*.

他若是拒绝邀请，在礼貌上也说不过去。He cannot *politely* turn down the invitation.

句子译成短语或小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这颗卫星由三级火箭推动，一直运转正常。它标志着我们在发展运载工具和电子技术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China's first experimental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which was propelled by a three-stage

rocket and has been in operation ever since, indicates that our n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rrier rockets and electronics.

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All citizens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eighteen have the right to vote and to stand for elec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persons deprived of these rights by law.*

以上是英汉互译中常出现的句法单位转换。当然在英汉互译中句法单位也有同级转换，也有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情况，即英语的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转换为汉语的较低级阶的句法单位，而汉语中的较低级阶的句法单位则转换为英语的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比如汉语中的流水句在英译时往往要作断句处理，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英语句子。因此在实际翻译中要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掌握英汉语各自的收缩性和展开性的特点，在英汉互译中自觉地进行句法单位转换，可使译文更加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主语与话题

—

主谓结构是英语句子的核心。其中主语通常是名词性短语 (NP), 谓语通常是动词性短语 (VP)。英语句子的 5 种基本句型: SV (主语 + 动词)、SVP (主语 + 动词 + 表语)、SVO (主语 + 动词 + 宾语)、SVO_oO (主语 + 动词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SVOC (主语 + 动词 + 宾语 + 宾语补足语), 哪一种都离不开 SV 的基本结构。英语中的句子, 不管如何变化, “一般都可以看作是这五种基本句型及其变式、扩展、组合、省略或倒装”(连淑能 1993, 29, 30), 从而也都离不开主谓结构。

英语句子以主谓结构为纲, 前后勾连, 节外生枝, 叠床架屋, 使句子复杂而不流散。在这种句子结构中, 主语不可或缺, “不包含主语的句子给人的感觉是不完整的”(Jespersen); 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关系。

但是, 英语的主谓结构往往不能说明许多汉语句子的。有人指出: “现行汉语语法体系的主语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它的内容已经膨胀得容纳不下自己了。”(潘文国 1997, 217) 因为从语义上看, 英语主语只有 4 种: 即 (1) 施事主语 (“We caught a thief.”); (2) 受事主语 (“The thief was caught red-handed.”); (3) 形式主语 (“It rained heavily last night.”); (4) 主题主语 (“The book is very interesting.”) 等。但汉语的主语

至少有 10 种,即:(1)施事主语(“警察抓住了小偷。”);(2)受事主语(“三个小偷都抓住了。”);(3)零位主语(“下雨了。”“刮风了。”);(4)主题主语: (“老虎是一种动物。”);(5)时间主语(“昨晚抓住了三个小偷。”);(6)地点主语(“公共汽车上抓住了三个小偷。”);(7)工具主语(“一把菜刀闹革命。”);(8)方式主语(“这么快就盖好了一座房子。”);(9)存现主语(“处处有热心人。”);(10)关系主语(“这件事请保密。”)等。其中第(5)到第(10)种在英语中都是状语。说它们是主语,只是因为处于句首位置。(参见潘文国 1997, 213, 214)

其次,从主语的条件看,英语的主语必须是名词短语;其他词类要做主语必须名词化。而汉语主语可以是名词短语,也可以是别的。有人指出,汉语中的 6 种主要语类: NP (名词短语,其中包括数量词短语)、S (分句)、S' (主题性分句)、VP (动词短语)、Prep P (前置词短语)、Post P (后置词短语),都可以出现在句首的位置上。如:(1)这些话我不相信。(NP)(2)他会说这些话我不相信。(S)(3)这些话他会说我不相信。(S')(4)在桌子上他放了几本书。(Prep P)(5)桌子上有书,床上不会有书。(Post P)(6)说这些话我不赞成。(VP)(参见金积令 1991, 309)其实,形容词短语(Adj. P)也可以出现于句首的位置,如:(7)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再次,谈主语离不开谓语。英语的谓语离不开动词,汉语的谓语“可以是动词、名词或形容词;可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是多个动词,还可以没有动词;它可以是一个单词,也可以是多个词组。”(连淑能 1993, 37)与英语中单一的动词谓语相比,汉语有 4 种谓语,即(1)动词谓语(“花长得真美。”“他是上海人。”);(2)名词谓语(“今天星期三。”“他上海人。”);(3)形容词谓语(“这朵花真好看。”);(4)

主谓谓语（“这个人头大身体小。”）“后三类句子在英语中都不存在，都更难用主语的理论来框住。”（潘文国 1997，215）

最后，英语的主谓结构中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强制性的一致关系，而汉语的主谓之间却没有这种一致关系。

总而言之，汉语主谓结构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很难用适合英语的主谓模式来说明。所以一些语言学家主张用“话题—说明”的结构来阐释汉语句子。最有代表性的是赵元任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主语不一定是动作的作为者，在‘是’字句里不一定等于‘是’字后边的东西，在形容词谓语前头不一定具有那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它可以是这种种，但不是必得是这种种”。（转引自徐通锵 1994，447）Charles N. Li 和 Sandra A. Thompson 则指出：“我们从某些语言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这些语言中的基本结构表现为主题—述题关系，而不是主语—谓语关系。这种证据不仅表明在各种语法描写中主题这个概念可能同主语概念一样，都是基本的，而且表明各种语言，按其注重的是主题概念还是主语概念，构成句子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Li & Thompson 1976，38）根据其研究，语言有 4 种基本类型：1. 注重主语（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2. 注重主题（topic-prominent）的语言；3. 主语和主题都注重的语言；4. 主语和主题都不注重的语言。英语是属于注重主语的语言，汉语则属于注重主题的语言。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主题”和“述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话题”（“topic”）和“说明”（“comment”）。

“话题—说明”的理论提出后，受到汉学界和汉语语法界的关注，认为“它可能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合适的结构框架，因为开放性的句法结构需要这种开放性的结构框架

去分析”（徐通锵 1994，447）。有的指出“它确实符合汉语的需要和实际”，其理由之一是“主语—谓语框架采用的是形式标准，主题—评论框架采用的是形式、语义双重标准，而话题—说明采用的是语义标准。如果我们承认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汉语的语法研究有必要从语义着手的话，这实在是三者中最好的选择”（潘文国 1997，211）。而一些统计数字也表明，“话题—说明”句在现代汉语中占了近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参见李瑞华 1996，318）。这和赵元任先生关于主谓结构的句子在汉语中占的比例“也许比 50% 大不了多少”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于话题，国外有几种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解释：1. 从语序看，它是句子的起词，居主位，其他成分居述位；2. 从语境看，它是已知信息，居主位，新信息居述位；3. 从讲话的心理主项来看，他是陈述的对象，是主题，陈述的内容是述题；4. 从信息的能动性来看，它是交际能动性最低的部分，处于述位的是交际能动性较高的部分。话题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话题指句子的起词，已知信息。狭义的话题指陈述的对象，心理的主项，它的涵盖面比语法主语宽，比广义的话题窄。（参见丁任 1993，394）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广义的话题。

主语和话题有明显的区别。“主语—谓语”框架着眼的是形式，即句法结构关系；“话题—说明”框架着眼的是语义，即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Li 和 Thompson 列举了主语和话题 7 个方面的区别，即 1. 有定和无定。话题所指的事物必须是有定的，主语则不必是有定的。2. 选择关系。话题同句子的任何动词无需选择关系，而主语总是同某个谓语有选择关系。3. 动词决定主语而不决定话题；在话语的制约范围内，说话者有相当大的自由来选择充当话题的名词短

语，而不用考虑动词的性质。4. 功能。在任何句子中，话题的功能始终如一，即它是“注意的中心”，预告话语的话题，而主语则不必如此。5. 与动词的一致关系。在许多语言中，动词和句子的主语表现出了强制性的一致关系，而话题和说明之间的一致关系则极为罕见。6. 句首位置。话题总是居于句首位置，主语的位置则不限于句首。7. 语法过程。主语在诸如反身代词化、被动化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话题则不介入这些过程，因为话题在语法上不依附于句子的其他部分。

另外，Li 和 Thompson 还认为，根据共时和历时的语言现象分析，主语和话题并非是互不相干的概念，主语实质上是语法化了的话题；话题在纳入动词的格框架（这时我们称之为主语）的过程中，某些话题的话题性虽然削弱了，但仍然依稀可辨。（Li & Thompson 1976, 44）

英语虽然是“主语突出”的语言，但并非没有类似汉语中的“话题突出”的句子。英语中的这种句子通常是由“主题性前置”（thematic fronting）造成的。“从相对意义上来说，英语词序中较晚出现的成分都可以出现在主题结构的主题位置上”。（金积令 1991, 304）例如：

1. *Really good meals* they serve at that hotel. （动词宾语前置）

2. *That shelf* he probably put it on. （介词宾语前置）

3. *Wilson* his name is. （表语前置）

4. *Naked* you want it, *naked* you'll have it. （I. F. Aldridge）（宾语补语前置）

5. *Defiantly* they have spoken but *submissively* they

will accept my terms. (状语前置)

6. *Knock*, indeed, he did at the door, but not with one of the gentle raps. (谓语动词前置)

英语的主题性前置和汉语的话题有明显的区别。英语的主题性前置是把正常词序中较晚出现的成分移至句首，占据话题的位置，一般可复原到 SVO 的正常词序中去。由于这种移位不是固有的语序，因而具有一定的临时性，给人的感觉是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如强调、对比、区别、承上启下等。汉语的话题不是临时性的，在相当一部分句子中是正常词序，也无法复位到 SVO 词序，因此也无特别的修辞效果。“英语狭义的主题结构在操英语的本族人的语感中具有明显的非正常词序感。与英语主题结构相比，汉语主题结构的使用要大大高于前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属常用结构，尤其是在‘汉语风格’的主题结构中，没有其他词序可以取代主题结构的词序。所以，在汉民族的语感中，主题结构属于正常词序。这是英汉语主题结构的最大差别。”（金积令 1991，311）这里所说的“主题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也就是“话题结构”（topic structure）。（参见金积令 1991，315）。

综上所述，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其常句式句子适合于用“主语—谓语”框架去说明；汉语是“话题突出”的语言，其常句式句子适合于用“话题—说明”的框架去说明。英语中虽然也有主题性前置，但它与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有明显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给人的是一种非正常词序感，一般可以复位到 SVO 的正常词序；而后者大多给人的是一种正常词序感，也无法复位到 SVO 词序。

二

英汉语的这一差别对英汉互译有着重要意义。

先看英译汉。由于汉语是“话题突出”的语言，英译汉时往往需要将英语句子中隐含的“话题—说明”结构显化。这在实际操作中就是选择适当的部分作为话题，而把句子的余下部分作为说明来处理。这样选择的话题可以是名词短语：

You don't grow the grain you eat and you don't make the clothes you wear. 你吃的粮食不是你自已种的，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自已做的。（试比较：你不种你吃的粮食，你不做你穿的衣服。）

You might not see one in a hundred with gentleman so plainly written as in Mr. Knightley. (J. Austen) 莱特立先生的君子风度恐怕是百里挑一。（试比较：你在一百个人中也看不到一个人有莱特立先生的君子风度。）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A. Lincoln) 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世人不会太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勇士们曾经在这里创造的业绩，他们将永志不忘。（试比较：世人不会太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但他们将永远记住勇士们曾经在这里创造的业绩。）

Reading is to the mind what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R. Steele) 阅读之于大脑有如运动之于身体。

I do not pretend that the conversation I have recorded can be regarded as verbatim reports. I never kept notes of

what was said on this or the other occasion, but I have a good memory for what concerns me, and though I have put this conversation in my own words they faithfully represent, I believe, what was said. (W. S. Maugham)

书中人的谈话，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的记载。(试比较：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记下了书中人的谈话。)在这或其他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试比较：我从不记录别人的谈话。)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我记得很清楚。(试比较：我能清楚地记得与我有关的事。)所以，虽则是我写的，我敢说很能忠实地反映他们的谈话。

可以是动词短语：

He is inexperienced in driving. 开车他没有经验。(试比较：他在开车方面没有经验。)

It was the more mannerly way to let him have his way. 顺从他的心意，还有礼貌一些。

He never referred to my estate without a touch of sneer. 一提到我的田庄，他总是语带讥讽。(试比较：他从来没有提到我的田庄而不语带讥讽的。)

I almost expected a rebuff for this hardly well-timed question. 问了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我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试比较：我几乎肯定会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而遭到拒绝。)

We were fortunate in our opponent. 有这样的对手，倒是我们的幸运。(试比较：我们有这样对手是幸运的。)

可以是前置词短语：

I'll make my own decision in marriage. 在婚姻问题上，我要自己作主。（试比较：我在婚姻问题上要自己作主。）

Neither sorrow nor regret followed my passionate outburst. (H. Keller)在这场情感纠纷之后，我既不悲伤，也不后悔。

His very appearance at any affair proclaims it a triumph. 不管什么事情，他一出面就说明大功告成。（试比较：他在任何事情上一出面就说明大功告成。）

She was ready to tell everything in her power, but on this subject questions were in vain. 她愿意尽其所能说出一切，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询问都无济于事。

Fortune has made us fellow-travelers on this summer night. (A. G. Gardiner)在这个夏夜里我们能够同路也是缘分。（试比较：缘分使我们在这个夏夜里成了同路人。）

也可是分句，包括话题性分句：

She would have bought him anything he wanted. 本来他要什么，她就会给他买什么的。（试比较：本来她会给他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的。）

You should help up a man who has fallen. 一个人跌倒了，你应该帮助他站起来。（试比较：你应该帮助一个跌倒的人站起来。）

Nothing is ever accomplished by a committee unless it consists of three members, one of whom happens to be sick and another absent. 一个委员会要想办成什么事，就只能有三个成员，而且有一个正好生病，还有一个正好缺席。

And am I not indebted to you for the bread I eat? (W. Scott) 我现在有口饭吃，还不都是亏了你吗？（试比较：我难道不是亏了你才有口饭吃吗？）

The inattention of the two brothers and the aunt to Julia's discomposure, and their blindness to its true cause, must be imputed to the fullness of their own minds. (J. Austen) 两位哥哥和大姨妈对朱丽叶的烦恼不加过问，对她烦恼的原因视而不见，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里已装满了事情。

如果是主题性前置的英语句子，则可以根据情况译成对应的“话题—说明”结构的汉语句子：

Such treatment I did not expect, for I never had a patron before. (S. Johnson) 这种待遇我并没有指望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过恩主。

Of the lady's sensations they remained a little in doubt. 小姐的心思他们一时还不能断定。

To them, he personified the absolute power. 对他们来说，他就是绝对权力的化身。

Whatever the priest tells you to do, do it; *what you see him do*, do not. 牧师教你做的，照做；你看见牧师做的，别学。

再看汉译英。由于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汉译英时常须选择适当的主语，而把原句的话题放在适当的位置，不可简单地将它当作英语句子的主语，也不可不加区别地将它置于英语句子的句首：

他的饭得自己做。He had to cook *his own meals*.
(话题译成宾语) (试比较: *His own meals* he has to cook them for himself.)

苹果、桔子买了一大堆。They/We have bought a lot of *apples and oranges*. (话题译成介词宾语) (试比较: *Apples and oranges* they/we have bought a lot of them.)

关于她的家庭，我一无所知。I know nothing about *her family*. (话题译成状语) (试比较: *As for her family*, I know nothing about them.)

船的使命，赵家本来很秘密的……(鲁迅) The Zhao family kept very quiet about *the errand of the boat*… (话题译成介词宾语) (试比较: *As for the errand of the boat*, the Zhao family kept very quiet about it.)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熟读了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鲁迅) She, however, remembered everything. She could recite *all that I said* non-stop, as if she had learned it by heart. She described *all my actions* in detail, to the life, like a film unfolding itself before my eyes… (话题译成动词宾语) (试比较: *All that I said* she could recite… *All my*

actions she described in detail…)

全市都在兴建新工厂。New factories are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ity*. (话题译成地点状语) (试比较: *All over the city* new factories are being built.)

现在正下着毛毛雨。It's drizzling *at the moment*. (话题译成时间状语) (试比较: *At the moment* it's drizzling.)

这么快就盖好了一座房子。The house was built *at such great speed*. (话题译成方式状语) (试比较: *At such great speed* was the house built.)

一把菜刀闹革命。He began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with a chopping knife*. (话题译成方式状语) (试比较: *With a chopping knife* he began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施恩别记, 受惠莫忘。Have no recollection of *favours given*; do not forget *benefits received*. (话题译成介词宾语、宾语)

树高千尺, 叶落归根。Though a tree may be a *thousand feet high*, its leaves fall and return to its root. (话题译成状语从句)

身正不怕影子斜。If you are standing *upright*, don't worry that your shadow will be crooked. (话题译成状语从句)

以上例句中, 汉语突出的是话题, 英语突出的是主语, 虽然句子结构和语序不同, 但因为汉语句子和英语句子分别是汉语和英语的常规结构和正常语序, 所以它们能给人以相近的感觉。这种“话题—说明”结构向主谓结构的转换是汉

语话题结构英译的基本方法。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汉语话题结构英译可采用英语中固有的对应或大致对应的形式，以突出话题。例如：

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我都感兴趣。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Chinese — I am interested in them all.* 或：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Chinese are all interesting to me.* (试比较： *I am interested in all these —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Chinese.*)

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 *The mastery of a language is not easy and it requires painstaking efforts.* (试比较： *It is not easy to master a language; one must make painstaking efforts.*)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we are rather backward, and here we should make a special effort to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试比较： *We are rather backwar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毛泽东) *For all the mistakes having been discovered, steps have been or are being taken to correct them.* (试比较： *We have corrected or are correcting all the mistakes having been discovered.*)

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荀子》) *What gives toil to the body but peace to the mind, do it; what promises little gain but much justice, do it.* (试比较： *Do what gives toil to the body but peace to the mind;*

do what promises little gain but much justice..)

至于什么时候用英语通常的主谓结构来译，什么时候用英语中的话题性前置或其他与汉语对应或大致对应的形式来译，似乎多少是个感觉问题。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汉语中的“话题—说明”结构多属常规句式，是正常语序，无特殊修辞效果，而英语中的话题性前置是非常规句式和非正常语序，往往有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用英语常规的主谓结构来译，能够给人以类似汉语句子给人的常规句式、正常语序的语感。但是如果汉语的话题有强调、对比、区别、承上启下等特别的修辞色彩时，则可灵活利用英语中有此种修辞色彩的对应形式来译。还有些时候，则似乎两种选择均可，需要结合上下文根据语义、修辞、文体等因素来酌定。

汉译英

汉译英六议

汉译英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翻译工作者和翻译课教师的重视，分析汉译英现状、呼吁加强汉译英研究、讨论汉译英涉及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的文章和专著在增加，讨论也日见深入，形势十分喜人。笔者仅就自己有限的实践来谈谈其中涉及的6个问题，名之曰：“汉译英六议”。

一、重新断句的问题

汉语标点的使用往往不如英语那么严格，逗号用得较多，在英语中该用分号乃至句号的地方往往用逗号。“汉语句中SV/SVO形式难辨，管界难分”（刘宓庆1992, 25）。“由于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应该在哪儿断句，主要取决于写说者或标点人对意义的理解。”（王峻岩1998, 107）汉语这种断句不严的现象，和英语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拿到一篇汉语文字，需要根据其语义和逻辑关系按照英语行文的要求重新断句。如：

“随笔”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始于1580年法人蒙田的两卷《随笔》，书出后在英有译本，有仿作，但至培根始出现第一部重要的英文随笔，因此他被目为这一文学形式在英国的创始者。（王佐良）

原文是一句，译成英文则可能是三句：

The essay as a literary form originates in 1580 with the two-volume *Essais* by the Frenchman Michel Montaigne. After its appearance, there were imitations as well as translations in England, but it was not until Bacon that there came the fir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English. Thus he was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this literary form in England.

有时即使不分成独立的句子，也必须使用分号。如：

各种房屋，以自然村排列，错落有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岸边停泊着旧式小渔舟，水面上一群群小鸭、白鹅自由地浮游着，深巷草屋，绿树丛中，时而传来鸡鸣狗吠之声…（蔡镇楚） The different houses were properly distributed to form natural hamlets; through the village flowed a stream, with small old-style fishing boats moored at its banks and flocks of ducklings and geese floating peacefully on its water; from deep alleys and thatched cottages and from among green trees came the crowing of roosters and the barking of dogs…

类似上述情况，如照汉语的原标点翻译，就会出现“逗号滥用”（the comma fault），乃书面英语修辞之一大忌。

另一方面，有时汉语虽然是两个句子，英译文根据行文的需要也可以合成一个句子：

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蒲松

龄) Before she finished, Wang was much embarrassed and shot her a look, at which she smiled and became silent.

二、确切理解原文的问题

中国人读汉语文字，似乎一般不应有理解的问题。但随便读读可以，要把它译成英文有时却颇费踟蹰。这是因为汉语是意合 (paratactic) 语言，缺少形式标志，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要靠分析和推理，不像英语那样一目了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名词的复数问题。汉语名词的复数一般不能从词的形式上看出，必须从上下文去推断。翻译成英文，凡可数名词就不能回避数的问题，复数就得用复数形式，单数就得用冠词；既不用复数形式又不加冠词的可数名词，除某些特殊情况（如词义转换，或用在习语中）外，就不合语法。如：

在汉城南部八十公里的丛林翠谷中，有一个蜚声海外的民俗村。(蔡镇楚)

“汉城南部八十公里”可译成“80 kilometers to the south of Seoul”，但“丛林翠谷”的翻译就要费一番斟酌。“丛林”的“林”和“翠谷”的“谷”在英文中都是可数名词，这里起码有两个问题：1. 是一片“丛林”还是几片“丛林”？是一个“翠谷”还是几个“翠谷”？2. “丛林”和“翠谷”是什么关系？是“丛林中的一个翠谷”（“a green valley in a dense forest”），抑是“一片长满丛林的翠谷”（“a densely wooded green valley”），还是笼统地指“丛林和翠谷”（“dense woods and green valleys”）？一个村子座落在“一个”

树木葱笼的山谷”里似乎比较合理，因此上面的句子也许可以译成：

In a densely wooded green valley 80 kilometers to the south of Seoul, there is a folkways village which enjoys a great reputation abroad.

当然，笼而统之，译成“in dense woods and green valleys”似乎也无不可，但指的是一个更大的范围，给人的则是这个区域的总体印象。

三、主从复合结构的使用问题

主从复合结构在英语中很普遍，它的熟练运用是文体成熟的标志之一。在汉译英时分清原文的各种主次关系，恰当地使用不同的主从复合结构，能作到纲举目张，使译文文从字顺。如：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居东经 $108^{\circ}47'$ 至 $114^{\circ}15'$ ，北纬 $24^{\circ}39'$ 至 $30^{\circ}08'$ ，总面积 21.18 万平方公里。Located south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at longitudes $108^{\circ}47'$ — $114^{\circ}15'$ and latitudes $24^{\circ}39'$ — $30^{\circ}08'$, Hunan Province covers an area of 211, 800 square kilometers.

原文中“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居东经……，北纬……”、“总面积……”三个部分是并列的，译成英文却用一个分词短语“Located…”，一个是介词短语“at…”，一个谓语动词“covers”，清楚地表明了各部分的关系，而且使句子

更加紧凑。

有时使用主从复合结构是为了行文方便。如：

因此聊起来，常常是主角，说得大家个个腮胀，常常发一声喊，将我按倒在地上，说象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阿城） Naturally I was the chief talker in all such chats, often bringing water to the mouth of every listener, who, with a shout, would hold me down on the ground, declaring that a person like me was too much of a curse and had better be slaughtered and stir-fried for a good dish.

原文是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杨自俭先生认为这类句子“语义联系比较松散，句段之间难以补上关联词语”（杨自俭 1992, 282）。英译文用一个“so that”引导的结果状语从句，一个“who”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一个“declaring”引导的表示伴随情况的方式状语，使不同的部分各得其所，整段文字读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又如：

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蒲松龄） She came down laughing, quite unable to stop, until, when she was near the ground, she lost her grasp and fell.

原文是两个句子，英译文用“until”联结成一个复合句；在“until”引导的从句中，又有一个“when”引导的从句，从而使前者也成为复合结构。由于复合结构的使

用，各部分之间关系清楚，层次分明。

四、同义词的选择问题

英语中的同义词在外延、内涵、语体色彩等方面往往有些细微的区别。选择最准确的词来表示一个汉语词的意思，是保证汉译英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有些词的外延(denotation)虽然大体相同，但其内涵(connotation)及在英语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却往往大相径庭，译者须细微体察。如：

这一幅幅浓郁逼真的山村景象和田园风光，使人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的诗境中。(蔡镇楚)

“Scene”是“景象”、“图景”，“scenery”是“风景”，一可数一不可数，“山村景象”译成“mountain village scenes”当不成问题；“田园风光”就值得推敲。“田园(的)”译成“country”或“rural”当然不会错，但略嫌平淡，多少失去了原文的韵味；译成“pastoral”则可能使英美人联想起草原牧场和羊群。因此可以考虑译成“rustic”或“bucolic”。此处“风光”可译成“landscape”。“陶渊明的诗境”只译成“Tao Qian's poetic land”(或“dreamland”)略嫌不足，似应加上“idyllic”，说成“the idyllic land of Tao Qian's poems”，因“idyllic”这个词引起的联想最接近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农家乐、乐陶陶”的画面，而这正是原文特定的意境。

五、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的问题

泰特勒(A. F. Tytler)提出的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之一是“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

tion”。一个汉语词语或句子可以有多种英译方法，一般来说，只要准确达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既能忠于原文，又能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使译文读来如创作一样流畅自然，则既忠实于原作者，又为译文读者着想，此种翻译自应是汉译英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身不由己”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译成“in spite of oneself”。但英美人在谈到自己为命运所驱使，或者为事业或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时常说“I am a victim of circumstances”，译成汉语岂不是“身不由己”？当然，即使是英美人，对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方式也可能见仁见智。虽说如此，大致的标准还是有的。

如何使英文表达地道一些？主要靠平时的阅读和积累。翁显良先生在谈到英译汉时，曾提出“与其整天捧着英汉词典，不如多读文学名著”（翁显良 1983，137）。如果说英译汉需要多看汉语名著，汉译英就需要多看英语名著。除了英语名著，也许还可以看两类文章：一是英美人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留心他们对某些事物或概念如何表达；二是阅读好的英译汉作品，留心有用的词语，回过头再去查找原文。这种平时有意识的阅读和积累是提高译语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阅读后一类文章为例，笔者曾读万紫、雨宁译《欧文短篇小说选》，发现汉语道地，译笔流畅，文采焕然，堪与创作小说媲美。译文中一些地道的汉语说法，对照原文一看，觉得非常贴切，使人顿开茅塞。如“雄浑的轮廓”原来是“bold outlines”，“有福气”是“blessed”，“乐天派”是“happy mortals”，“百般作弄”是“play a thousand tricks on … with impunity”。这些表达法，是一般汉英词典不易查到的。

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或词语的翻译问题

有些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或词语，在英语中找不到完全的对应。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已有不少专文论述。笔者认为，或直译，或意译，或直译加注，或解释性翻译，或用英语中现有的概念替换，总的原则，一要准确清楚，而不能含糊或引起误解；二要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的色彩，而不宜轻易“西化”。中国的“成人教育”不等于国外的“继续教育”（“continuation education”），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的“世外桃源”与美国作家 James Hilton 在 *Lost Horizon* 一书中描写的“香格里拉”（“Shangrila”）两者也不可同日而语。遇到这种情况，笔者倾向于直译，或略加增益或解释，而惮于轻易地用英语中固有的概念或词语替换。有些含义过于丰富的词语，如果使用很广泛，成了日常用语中不可或缺的语言，三言两语又说不清，不如干脆音译，有可能再加个注释。这样久而久之，这个词语就会被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甚至进入英语词汇。我们现在可以把大陆或台式的“武打片”（不是西方式的“枪战片”）译成“kung fu movies”，而不必加一大段解释，就是因为当初有人把“功夫”即中国武术（武打）音译成“kung fu”，而这个词早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补遗》（9000 Words: A Supplement to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83）。

关于直译

一

直译和意译之争由来已久。刘重德先生指出：“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和意译(free translation)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过争论。有的主张直译，例如东晋、前秦时代的道安；有的主张意译，例如与他同时代的鸠摩罗什。唐朝玄奘译经，出现了翻译的新局面，直译与意译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到了30年代，又曾发生过一场新论战，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对直译和意译下定义，作主张。有的主张直译，如鲁迅，实际上他是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有的主张意译，如赵景深；有的主张，凡适当的翻译均系意译，而又同时应为直译，如张士一。”(刘重德1997, 943)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就此说过一段有关的话，并且说“大约两千年来，关于翻译之性质的看法与争论几乎始终是一样的。”王佐良先生认为：“看来这存在已久的直译、意译之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仍然是译文的质量。”(转引自庄绎传1999, 103, 203)

关于什么是直译，什么是意译，国内外学者有过不同的解释。刘重德先生在《文学翻译十讲》中对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之后，对这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提出了以下的定义：

Literal 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hav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 .Literal translation takes sentences as its basic units and the whole text into consid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ng.

II .Literal translation strives to reproduce both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style of the entire literary work and retain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figures of speech and such main sentence structures or patterns as SV, SVO, SVC, SVOO, SVOC, SVOA, formulated by Randolph Quirk,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boo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Free 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to mainly convey the meaning and spirit of the original without trying to reproduce its sentence patterns or figures of speech. And it is adopted only when and where it is really impossible for translators to do literal translation. (刘重德 1991, 52, 53)

根据这个定义，直译有 3 个要素：1. 它以句子为基本单位；2. 它努力再现整个作品的内容和风格；3. 它尽量保持原作的譬喻和基本句子结构。而意译则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旨在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在于再现其句型和譬喻。

直译和意译有各自的条件，违背了这些条件就不再是真正的直译和意译：

Only when you keep the meaning and spirit of the original sentence structure and/or its figures of speech, can your translation be regarded as proper literal translation; otherwise it is merely “dead” or mechanical translation. Similarly, only when you change the sentence structure and/or the figure of speech but make no addition to or omiss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at will, can your translation be regarded as proper free translation; otherwise it's merely “random” translation. (刘重德 1991, 54)

“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只忠实于原文的形式，那就不是直译、意译，而是硬译。如鲁迅批评过的把 Milky Way (天河，银河) 译成‘牛奶路’就是一例。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只追求通顺的译文形式，那也不是意译，而是滥译。如把 rub one's hands (高兴得搓手) 译成‘摩拳擦掌’就是一例。换句话说，硬译就是翻译中的形式主义；滥译就是翻译中的自由主义。” (许渊冲 1997, 945)

由此可见，直译不能传达原文的内容就成了“死译”、“硬译”。在实际翻译活动中，由于不能正确掌握直译的限度而走向反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文革期间一些对外宣传中把“抓紧积肥”、“抓紧养猪”、“做好采购工作”分别译成“resolutely grasp manure”、“firmly grasp pig-breeding”、“do a good job of procurement” (“坚决抓住粪肥”、“坚定地抓住猪的饲养/繁殖”、“做好拉皮条的工作”)。(见柯平 1993, 39) 难怪费道罗夫在谈到这类翻译时说：“逐字死译往往不

是损害原文的思想就是损害译文的正确性，或者两者都损害。”（转引自黄邦杰 1991，155）同样，意译如果对原文的意义任意增删和改变，就成了“乱译”，或者如郭沫若、茅盾所说的“歪译”，或者如许渊冲所说的“滥译”。

一些当代学者从不同的理论、不同学科去探讨直译和意译，加深了对直译和意译本质的认识。许渊冲说：“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许渊冲 1978，798）劳陇借鉴奈达的翻译理论，认为“直译和意译实际上是‘以形式为主’和‘以内容为主’的观点的一种表现形式”（转引自赖余 1997a，943）。彭启良认为“翻译的标准是‘译文形式与原文内容的辩证统一’，作为达到这一标准的方法——直译与意译必须服从这一总的目的。”“直译是直接、具体的相对等值，意译是间接、概括的相对等值。”“一般说来，直译是个复制的过程，意译是概括或综合的过程，即再创造的过程。”（彭启良 1980，21，22）王佐良从词义学和文体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结论是“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王佐良 1989，12）

综上所述，直译与意译这两种译法自古有之，“我国近百年来的许多优秀译作，不管译者本人自觉或不自觉，承认不承认，都是这两种翻译方法交互使用的产物。”（彭启良 1980，14）今天这两种方法仍受到翻译家的重视，可见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新的翻译理论和相关理论的出现，人们对直译、意译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研究日见深入，对直译、意译的性质、条件、限度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对直

译、意译重新认识的过程看来还会继续，但是直译、意译作为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不会过时。只要充分认识，正确使用，它们仍将给翻译工作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二

语言反映思维，而思维具有全人类的特征，这是直译之所以可能的根本原因。英汉语之间在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同、相似或可以互通之处，这些就是直译的基础。直译的优点，首先是能较好地忠实于原文的内容：

为了对这一城市作一鸟瞰，他们跨进直升飞机，凌空飞行。They stepped into a helicopter and flew in the sky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have a bird's-eye view of the city.

他正要将这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鲁迅) He was about to transplant this new life to his own home, and reap much happiness.

“君子动嘴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鲁迅) “A gentleman uses his tongue but not his hands!” protested Ah Q, his head on one side.

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毛泽东) The demand was made that dogmatism should rest, yet some comrades are telling it to get out of bed.

其次，直译也能较好地传达原文的风格，因为“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茅盾 1922, 343)。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want others to do to you.

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
Lao Tze said, “The people fear not death, why threaten them with it.”

第三，直译能较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文化色彩，从而有利于介绍异域文化，扩大译文读者的文化视界，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融和互补。比喻和形象往往具有民族文化的特征，直译在准确传达这些比喻和形象的同时，也就保留了它们的民族文化色彩。如果轻易地意译、释义或归化，这种民族文化色彩就会丧失。如：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Sing different songs on different mountains.（试比较：Follow different customs in different places.）

天下乌鸦一般黑。All crows under the sun are black.（试比较：In every country dogs bite.）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So long as one remains a bonze for a day, one goes on tolling the bell.（试比较：take a passive attitude towards one's work.）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When scholars stage a rebellion, they won't get anywhere even if they try three years.（试比较：Scholars can never succeed in a revolt.）

子龙见妇人身穿缟素，有倾国倾城之色。（罗贯中）
The woman was dressed entirely in white silk and her beauty was such as to overthrow cities and ruin states.（试比较：...and she was really a great beauty/a knock-

out.)

第四，直译还有利于丰富译语的表现法，为译语注入活力。鲁迅先生提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鲁迅 1931，382）直译不但能保持原文的形象和神韵，也能向译语引进新的词语和句法，从而给译语注入活力。比如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学东渐，汉语中外来语的成分日见其多，有人统计外来新词几乎占汉语词汇总数的一半。（见陈定安 1998，268）一些外来习语也早已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流鳄鱼眼泪”（“to shed crocodile tears”）、“披着羊皮的狼”（“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火中取栗”（“to pull the chestnut out of the fire”）、“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挤得像沙丁鱼罐头”（“packed like sardines”）、“酸葡萄”（“sour grapes”），乃至“犹太之吻”（“Judas kiss”）、“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阿喀琉斯的脚后跟”（“the heel of Achilles”）等。像“黑市”（“black market”）、“以眼还眼，以牙还牙”（“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是外来词语。外来句法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如有着长长的修饰语以及“如此……以致”这样结构的欧化句式今天在汉语中已不鲜见。（参见刘英凯 1994，176—177）同样，英语中也有大量来自其他语言的词语，包括“paper tiger”（“纸老虎”）、“lose face”（“丢脸”）、“by the back door”（“通过走后门”）乃至“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样的来自汉语的词语和说法。李赋宁先生中肯地指出：“英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种，这是因为它接受外来语并把它吸收和改造为本国语的能力特别强。”

英语不仅善于接受和吸收外来语词，而且也接受和吸收外国语言的习语和外国的文化概念。”（李赋宁 1999，361）汉英语这种接受和吸收外来语汇和文化的突出能力使它们成为最富表现力、最具活力的语言。而翻译（尤其是直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直译的存在有它的客观依据。它之所以可能一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相同、相似或可以相通之处。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来自人类共有的一个客观世界以及相同的大脑机制这一基本事实，个性则来自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背景。由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共性，所以不同民族表达同一概念常有相同、相似或者虽然不同但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方式。以英语而论，“由于词形屈折变化的消失，英语和汉语就有了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都需要用词序来表达意义。二者都按照人类思维的自然逻辑顺序来安排词序。”（李赋宁 1999，361—362）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契合正是直译的基础。直译的另一客观依据是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由于人脑的巨大潜能，人们对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形式有突出的理解、吸收和消化的能力，各民族的语言中都有不少外来词语和表达方式就是证明。这些“外来者”初次出现时看上去也许有“多少的不顺”，也许需要译者以“加注”的方式予以“引见”，但久而久之人们就不但习以为常，它们还会成为日常语言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

一些译家一方面充分肯定直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直译使用的若干原则、条件、限度和方法。

首先，许多译家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直译是首选，直译不成才考虑意译。如陆殿扬主张“能直译则直译，不能直译则求助于意译”（Loh Dian-yang 1959, 85）。纽马克认为“literal translation is always the best provided it has the same 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effect”（Newmark 1981, 21）。刘重德认为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不可或缺且互相补充，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他进一步指出，直译之所以一般应为主要或基本的方法，是因为与意译相比它更有利于实现以下三个目的：1. 信于原作的内容；2. 反映异域风情；3. 吸收新的语汇。（刘重德 1991, 59）

为了充分发挥直译传达原文内容和形式、反映异域文化和风情的长处，一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东西，如一些比喻和形象，通常取直译：

瞎子点灯白费蜡 as useless as a blind man lighting a candle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Small as it is, a sparrow has all the vital organs.

为人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If you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you will not start at a knock on the door at midnight.

修桥补道，尽摊人家官工，你这是借香敬佛……（周立波）You contracted for the building of bridges and repairing of roads, but you forced people to work without pay. That was trying to *worship Buddha by using borrowed joss-sticks*...

母亲又说：“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帮你参谋参谋。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

几年咸盐，什么样的男人，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梁晓声）Mother spoke again: “I only hope that if you’ve got your eye on someone, you’ll bring him here and let me have a look at him. After all *I’ve eaten more salt than you over the years*. I’ll be able to tell at a glance whether he’s a man of character.”

即使译语中有意义和形式都非常相似的说法，有时也不宜借用：

刘姥姥道：“这倒也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曹雪芹）“Don’t be so sure,” said Granny Liu.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and something may come out of it for all you know.”（试比较：…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句中提到“天”、“菩萨”，带有明显的佛教文化色彩。如果把“天”译成“God”，译文就带上基督教文化色彩，不但改变了原文的文化色彩，而且与“Buddha”意义上有矛盾。

其次，和任何方法一样，直译也需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不论直译或意译，都有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成荒谬。”（刘重德 1997, 944）“直译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直译”；如“to gild (paint) the lily”这个成语就可直译成：1. 给百合花镀金；2. 给百合花上色；3. 花上贴金；4. 花上添锦。这4种译法都是不同程度的直译，其中后两种是半直

译、半意译。(见许渊冲 1997, 945) 这些译法都没有超过直译的限度, 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把“to lie on one's back”(“仰卧”, “仰面躺着”)译成“躺在自己背上”, 把“You are telling me”(“还要你告诉我”)译成“你在告诉我”, 把“谁敢来放个屁”译成“who dare come to pass his wind”, 把“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多大意见”(“They think our work is rather satisfactory”)译成“‘They have no great opinion of our work’(“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怎么样”), 就成了机械的逐字翻译, 其结果要么歪曲原意, 要么含糊不清, 这就走进了直译的误区, 不足为训了。

第三, 直译要谨防看来相似, 实则不同的“假朋友”(“false friends”)。英汉语中有一些说法形式相似, 但意义迥异, 或有细微却不容忽视的差别。如“to eat one's words”不是“食言”, 而是“收回前言”、“承认错误”, “a walking skeleton”不是“行尸走肉”而是“骨瘦如柴的人”, “to move heaven and earth”不是“惊天动地”或者“惊天地泣鬼神”, 而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 “to 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不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而是“给人强加恶名, 无异毁人一生”或“人言可畏”。同样, “白酒”不是“white wine”(“白葡萄酒”)而是“spirits”或“liquor”, “街道妇女”不是“street women”(“妓女”)而是“neighbourhood housewives”, “红眼病”不是“red eye disease”(“redeye”是一种廉价葡萄酒)而是“pinkeye”(原义)和“to be green-eyed”(引申义), “同舟共济”不是“in the same boat”(“面临同样困难”, “遭遇相同”)而是“to cross a river in the same boat”、“to pull together”, “知子莫若父”不是“‘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own son’(“再聪

明的父亲也不见得知道自己的儿子”), 而是 “A father knows his son best”。遇到这种情况, 需要了解这些看似对应的说法在各自语言里的确切含义, 而不能望文生义, 造成误解。如果说超过一定限度的“硬译”、“死译”是直译的误区, 那么这种貌合神离的“假朋友”就是直译的陷阱。

第四, 直译在多数情况下都有一定的增删和变通。即使是直译, 可以一字不差地进行转换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一般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是文字的增删、更改和变通:

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 对于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 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毛泽东) The enemy always underrates the energy of our army and overates his own strength,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he is like *a bird startled by the mere twang of a bow-string*. (译文增加了“仅仅因为(拨动弓弦的)‘嘣’的一声”。)

你按部就班地干, 做到底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 也许有翻身的那一天。(曹禺) If you work on conscientiously you only die pauper. All you can do is *burn your boats* and fight them in the hope that one day you will come out on top. (译文省去了“破釜”, 而且“沉舟”变成了“焚舟”。)

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 我有些不耐烦, 说: “我家死人, 你倒有了故事了。”(阿城) My fellow student then told him a *well-spiced* version of my story, which irritated me. “I lose my parents,” I said, “and for you it’s just a good story.” (“添油加醋”没有逐

字翻译，而是概略化为“well-spiced”。)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毛泽东) No matter what their identity, all admit that *the world since last October is a different one*. (“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译成“去年十月以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虽然说法略有不同，意思却完全一样。)

店里的座客又出现活气，谈笑起来。(鲁迅) Once more the customers began to *show animation and conversation was resumed*. (“谈笑起来”的“谈”和“笑”分别用“conversation”和“animation”来表达。)

宋大爹喝令他：“把头抬起来！”那人就是不抬头。(《闪闪的红星》) “Hold up your head!” ordered Uncle Song, but the man *refused to comply*. (“那人就是不抬头”说成“那人拒绝这样做”，避免重复，是出于英语修辞的考虑。)

他赶忙补上一句：“它是一个富国，但是它的财富并不是剥削别国人民得来的。”这后半句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强盗就不会把自己的财物不是抢来的之类的话经常挂在嘴上。He hastened to add: “It is a rich country. But its riches have not been obtained from exploiting other peoples.” The last sentence *reminds one of a thief saying “The missing treasure is not buried here”*. No one but a robber would *harp about his honesty*.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前加了“使人想起一个贼所说的”，原文的含义才清楚；“把……之类的话经常挂在嘴上”概括为“老说自己如何诚实”，是为了行文简洁。)

也可以是加注释。在这里注释成了直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能使直译发挥其长处，弥补其不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领会作者意图、考虑读者需要的前题下，使所注切题中肯，文字明白畅达，详略得宜。（参见袁可嘉 1952，91—95），只有这样，注释才能既对直译起到很好的帮衬作用，又能和译文浑然一体：

庄征君道：“此间与人世绝远，虽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时，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吴敬梓）“We are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the world here,” said Zhuang. “Although this is not Peach Blossom Stream* , it comes very close to it. I hope you will pay us a long visit, for next time you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way.” (* This was a fairy land described by the poet Tao Yuanming. A fisherman came here by accident; but though he marked the path by which he left, neither he nor others could find the way back again.)

你说这话，意思是要领导上三请诸葛？（周立波）Do you mean by this that the leadership should ask you three times like Zhuge Liang*? (* A hero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He had to be asked three times before he would grant an interview to Liu Bei, whom he afterwards served, and helped to become emperor.)

第五，直译和意译要结合使用。“翻译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绝不可能全部采用直译法或意译法，必须时刻把这两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才不致文不达意，词语不通。其实，即使译一个句子，有时也不得不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刘重德 1997, 944)。有人把直译和意译结合的方法叫做“灵活直译法”或“综合意译法”，指出“非但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而且为了使译文确切达意，通顺显豁，符合语言规范，有时即使在句子、词语的处理中也使用直译意译结合的方法”（彭岷森 1997, 944）。结合的方法之一是部分直译加部分意译：

事后诸葛亮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 (“诸葛亮”意译为“to be wise”。)

垂涎三尺。The mouth waters copiously. (“三尺”意译为“copiously”。)

不到黄河心不死。Until all is over ambition never dies. (“不到黄河”意译为“until all is over”。)

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 People no longer knit their brows in despair. (“为之一扫”意译为“no longer…”；“愁眉锁眼的姿态”译为“knit their brows in despair”，基本上是直译，但有增减和变通。)

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毛泽东) At times they go as far as to confound right and wrong, and turn things upside down. (“混淆黑白”意译为“turn things upside down”。)

“写情书，就要像一封情书，不要像篇干巴巴的八股”。(周立波) “A love letter must be like a love letter, not like a dry textbook.” (“干巴巴的八股”意译为“a dry textbook”。)

直译意译结合的方法之二，也叫“混合译法”或“增添法”，“即直译传达原语形象，配合以解释性意译，以收形存

义显、画龙点睛之效”（彭岷森 1997, 944）。一些有文化内涵的词语的翻译和歇后语的翻译常用此法：

班门弄斧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八仙过海 the “eight immortals soaring over the ocean”, *each showing his or her true worth*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The weasel goes to pay his respects to the hen — *not with the best of intentions*.

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the foot-bindings of a slattern — long as well as smelly

总之，在实际操作中译者总是将直译和意译有机结合，灵活运用，还辅以变通和补偿的手段，不但一部作品、一篇文章如此，一个句子乃至一个词语也是如此：

你要不要活？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再犯，明年今日是你周年。（高云览） Are you tired of living? “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leave each other alone — stay out of things that don't concern you.” If you dare to interfere again, next year at this time will b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your death.

“你要不要活”译成“你活厌了吗”是转换说法；“井水

不犯河水”是先直译再意译；“你敢再犯，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是直译。又如：

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还是这么慌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曹雪芹）“What a dunderhead!” scolded Xifeng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as she scrambled on to the *kang* to attend to Baoyu. “Huan’s not fit to mix in decent company. His mother really ought to bring him up better.”

“凤姐……笑道”是直译，但其中“三步两步的上”意译成“scrambled on to”；“老三还是这么慌脚鸡似的”译成了感叹句，“慌脚鸡”意译成“dunderhead”；“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意译成“s [is] not fit to mix in decent company”，省译了“我说”，还承接上文的“老三”，根据英语的称谓习惯，把“你”译成“Huan”（即“贾环”）；“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有直译也有意译。

在上面的例子中，直译和意译不但在句子的层次上，而且在分句乃至短语的层次上都融为了一体，当然其中还少不了增删取舍、颠倒分合、转换视角等种种变通和补偿。一个成功的译者总是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王佐良 1989, 12），能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力求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

变通与补偿

—

这里所说的变通与补偿是针对直译而言的，指的是为了弥补直译之不足而采用的翻译方法。如果说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相同、相似或可以互通之处是直译的基础，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是变通与补偿手段存在的客观依据。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负载着文化。“翻译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逾越文化的鸿沟。归根结底，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陈定安 1998，282）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不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异性，从而造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翻译之难不但在于沟通两种语言，更在沟通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而且文化差异越大，翻译的困难也越大。

有“同”才有翻译，有“异”才产生技巧。“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原语符号和译语符号几乎不可能在指称、语用和言内意义三个层面上——对应，有时甚至在指称意义层面上都难以对应（例如原语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的情况）。为了在译语语法和惯用法的范围以内，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译，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地等值，变通和补偿手段是不可缺少的……。”（柯平 1993，109）如：

包子 *baozi* (steamed pie) (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 所以采取音译加意译的方法, 但译文与原文的所指仍有距离)。

妯娌 *women whose husbands are brothers* (原语文化中明确区分的概念译语文化中不区分, 只能用修饰语限定 “women” 的外延以表达同样的意思。)

羊 *sheep* (或 *goat*、*lamb*、*ewe*、*ram*、*wether*) (译语文化中明确区分的概念原语文化中不区分, 翻译中只能将原语文化中的概念具体化。)

红茶 *black tea* (同一事物原语和译语用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来指称。)

“妈妈也盼生个儿子, 来缓和一下这个‘维持会’的局面。” (王扶) “Mother had hoped to have a boy, too, thinking it might *help ease the tension in her precarious marriage.*” (承载语用意义的“维持会”不为译语文化所熟悉, 因此作了意译处理。)

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 多半才子佳人, 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 或有鸳鸯, 或有凤凰。(曹雪芹) ...in the romances which Baoyu smuggled in to her and of which she was nowadays an avid consumer it was always some trinket or small object of clothing or jewellery — a pair of lovebirds, a male and female phoenix ... that brought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together. (“鸳鸯”在汉语中喻指夫妻, 但英语中有相同指称意义的 “mandarin duck” 却没有语用意义, 于是舍弃 “鸳鸯” 的指称意义, 用 “lovebirds” 来优先传译 “鸳鸯” 的语用意义。)

平儿道: “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 (曹雪芹) “She’s right to *be jealous of you*, but you’re wrong to

be jealous of her,” retorted Pinger. (汉语中的“醋”、“吃醋”和英语中的“vinegar”、“vinegary”都有语用意义,但前者指与爱情有关的“嫉妒”,后者指“尖酸”、“刻薄”、“乖戾”,两者不能对译。)

……两块胛骨高高突出,印出一个阳文“八字”(鲁迅) …and his shoulder blades stuck out so sharply, an *inverted* “V” seemed stamped there. (因为英汉两种文字的巨大差异,无法用直译传达“八字”所表达的言内意义,故用了“归化”手段。)

三个人“品字式”坐了,随便谈了几句。(茅盾)
The three men sat down *facing each other* and began casually chatting. (用“意译”的方法传达“品字式”所表达的言内意义。)

由此可见,为了沟通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使译文和原文在传递的信息上和风格上尽可能相等,需要在直译的基础上根据上下文灵活使用各种变通和补偿方法。

二

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这些矛盾涉及翻译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如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语言与文化的矛盾,理解与表达的矛盾,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等等。在翻译技巧的层次上,也有若干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变通和补偿方法。

1. 增益与减省。增益是在译文中增补一些原文中所没有的词语,以使译文明白达意,并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增益的依据是两种语言在表层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两种文化的差异。增益有时是语法上的需要。汉译英时在译文中增补代

词、连词、介词、冠词，以及汉语中省略的主语、宾语等，是为了使英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完整：

他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He put on *his* hat, took *his* walking-stick, and went out.

直到河边，才见（淘箩）平平正正放在岸上。（鲁迅）Only when he went right down to the riverside did *he* see *it*, set down fair and square on the bank.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Although you (或 *one*) escort(s) a guest a thousand miles, yet must *the* parting come *in the* end.

有时是为了沟通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为了介绍历史、地理、社会、文化背景而增添的某些解释性文字：

林则徐 Lin Zexu, *government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 key figure in the Opium War (1839 — 1842)*

西域 Xiyu (the “Western Regions”), *a Han dynasty term for the area west of the Yumenguan Pass, including what is now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我们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Chines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days (*before 211 BC*) advanced the doctrine that “lov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urs kindly are most valuable to a country”.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潜）

They asked what age it was now,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ey had not even heard of the Han (206 BC — AD 220), let alone *the succeeding* Wei and Jin.

一九二八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毛选》）In the summer of 1928 he set forth six Points for Attention: (1) Put back the doors *you have taken down for bed-boards*; (2) Put back the straw *you have used for bedding*…

有时为了使译文清晰、自然、流畅，或者更加符合逻辑：

要提倡顾全大局。We should advocate *the spirit of* taking the whole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毛泽东）I hope all our comrades, and veteran comrades most of all, will, *so to speak*, tuck their tails between their legs rather than stick them up…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毛泽东）We must believe that in China, as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re good.

减省和增益相反，是在译文中删去原文中某些词语，使译文更加清楚、通顺、地道。减省的客观依据是两种语言在修饰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减省的词语包括原文中重复的词语或意义：

一出好戏可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A good play can educate and inspire *the people*. (“人民”出现两次，译文不必重复“the people”。)

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巴金) Physically attractive people don't need *heavy makeup*. (“浓妆”和“艳抹”是汉语四字结构中常见的同义重复，只需用“heavy makeup”就可以译出其意义。)

近百年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境遇，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奋发图强的斗争。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or so, the Chinese people waged *arduous struggles* to lift themselves from their historical plight under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rule. (“艰苦”、“卓绝”、“奋发”、“图强”属同义重复，只需用“arduous struggles”就可译出其意义。)

某些范畴词语。汉语中常使用一些诸如“工作”、“活动”、“情况”、“局面”、“事业”、“建设”、“方面”、“领域”等范畴词，译成英语时常须省去：

抓紧科研工作。Pay close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We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es in our four modernizations.

在教育改革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A lot of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in educational reform.

某些影响英译文修辞的词语。如现代英语忌过多使用修饰语。马克·吐温说：“As for the adjective: when in doubt, leave it out.” 文体学家主张慎用“限定词语” (“qualifier”) 而几乎不用“强调成分” (“intensifier”)：“Choose the right word, and leave it alone to do its job. Modify only when you need to add a meaning.” (Cosby 1966, 90) 因此汉语中一些修饰语英译时常需省去，以符合英语的修辞习惯：

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 a historic period of people's revolution (不必加“great”。)

双方一致同意 both sides agree (that) (不必加“unanimously”。)

彻底粉碎 smash (不是“thoroughly smash”。)

又如现代英语行文注重简洁，汉语中某些冗词，如果照译将影响译文的效果，这时常须省去；有些虽非冗词，但不译出比译出译文更加简洁、有力，这时也常省去：

那里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部分人经济还不富裕。Though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here, most people are still not well off. (“经济”属冗词。)

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 Wherever they went, the bandit troops massacred and raped, burned and looted, and stopped at nothing. (原文用四字结构，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译文省去宾语，只用四个动词，两两结合，节奏明快，一气呵成，其修辞效果堪与原文媲美。如果把“人民”、“妇女”、“村庄”、“财物”译出，则会

破坏文章的节奏和气势。)

2. 加注与释义。加注指在直译的基础上对某个词语附加注释，以说明词语的字面以外的其他意义，或介绍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从而尽量弥补直译带来的原文信息的丢失。加注的依据是两种语言的语义非对应情况，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如：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
(毛泽东) Such people very much want to get rich and are devout worshippers of Marshal Zhao* … (* Marshal Zhao is Zhao Gongming, God of Wealth in Chinese folklore.)

腊月二十三封箱，把“祖师爷”请到前台去，后台冷冷清清，演员们就更苦了……(新风霞) On the twenty-third of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when the theatre closed and the patron saint of actors* was invited to the front stage, leaving the backstage deserted, actors were even worse off… (* This was said to be the Tang emperor Minghuang, who founded the Pear Garden Company of actors. An altar for him was kept backstage, but moved to the front stage when the theatre closed.)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鲁迅) In breaking a willow twig* for my guest homebound, /I recall my youth as my heart sails with the boat. (*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used to break a willow twig to see off their friends.)

加注的办法在翻译经典著作和学术著作时用得较多，但

它的使用也有一定限度。因为虽然它“给译者以从容交代原文字里行间意思的方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却不宜用得泛滥，否则将使一般读者读起译作来兴味索然”（柯平 1993, 112）。为了避免翻译文艺作品时过多地加注，往往将注释的主要内容融化在译文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增益的办法外还有释义的方法。

释义是对原文避免照字面翻译，而是把原文在上下文中最基本的意义介绍给译文读者。其根据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和原文无法在方方面面都对等的情况下，优先传译最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使译文行文比较简洁。释义和减省不同，它不一定是具体减少某些词语，而是从整体上对原文进行概括或抽象。一些文化内涵较丰富的词语、典故的翻译有时就用此法，以避免过多加注，或者因为增益太多而使译文显得累赘：

这个比方有些驴唇不对马嘴。The analogy is rather *far-fetched*.

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鲁迅）Old Mrs. Wei introduced her as Xianglin's wife, a neighbour of her mother's family, who wanted to go out to work now that her *husband* had died.（把“当家人”译成“*husband*”，虽然少了原文的地方色彩，但意义的传达是很准确的。）

唉，那是客臣的井蛙之见喽，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啦。（郭沫若）Well, that was owing to my *ignorance*, or what we call “*partiality*”.（这是话剧《屈原》的台词，为了上口，只得舍弃“井蛙之见”、“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文化含义，对其作了“释义”处理；但同时

也避免用“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之类具有异域文化色彩的成语来替代。)

她从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萧红)
She had lived for a while with some impoverished *paternal relatives*, then had been bundled off to some *maternal relatives* who were, if anything, even worse off.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比英语繁复得多，因此“姑家”、“姨家”译成英语时作了概略化的释义处理。)

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s your heart away. (临邛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会见卓文君的地方。这里避免对典故作注释或过多解释，而用释义的方法直接译出它的比喻意义。)

3. 正说与反说。正说与反说，也叫视点转换 (shift of perspective)，是译文从与原文相反或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同一意思：原文正说的译文反说，原文反说的译文正说；或者原文从 A 角度说的译文从 B 角度说。正说与反说的依据是不同的思维和认知习惯带来的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其目的之一是使译文更加清楚、准确、达意：

当这个小工真不容易。(新风霞) But such small jobs were really *hard* to come by. (“hard”和“不容易”，一个正说，一个反说，意思相同，语气也相称。如果译为“not easy”则语气弱了点。)

我听到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鲁迅) I listened quietly to see if I could hear the snow falling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pur-

suing the train of thought until gradually I *felt less ill at ease*. (作者因主人公祥林嫂的遭遇而感到压抑，这里的“舒畅起来”只是比较而言，“felt less ill at ease”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意思。)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守。(孙子) A general is skilled in attack whose opponent *does not know what to defend*, and he is skilled in defence whose opponent *does not know what to attack*. (“does not know what to defend”是“不知防守什么”，也就是不知对方怎样进攻；“does not know what to attack”是“不知进攻什么”，也就是不知对方怎样防守。译文说法不一，但清楚、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目的之二是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自然、地道，产生更好的修辞效果：

知趣一点，免讨苦吃。 *Unless he knows his place, he is asking for trouble.*

我马上就回来。 *I won't be long.*

论相貌，她也很平常。 *As far as looks are concerned, she isn't anything special.*

正说与反说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与原文相反的角度去传达原文的信息：

恕不找零。 *Please tender exact fare.*

他是外地人。 *He is not from these parts.*

我不在家时别让火灭了。 *Keep the fire burning*

when I *am out* .

景色之美无法形容。The beauty of scenery is *beyond description* .

小马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很瘦。（老舍）Little Horse was not more than twelve or thirteen years old, with a very lean face.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嘛。（周克芹）As the saying goes, “Men only weep when deeply hurt.”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李白）You may see the tears now bright on her cheek, /But not the man she so bitterly loves .

二是从与原文不同但不一定相反的角度去传达原文的信息：

一言难尽。It is a long story.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His name escapes me for the moment.

意在言外。More is meant than meets the ear.

他最不适合做这项工作。He is the last man for the job.

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呢。Catch me doing that.

我想就搭下一班火车走。I think I'll leave by the first train.

翻译一些成语和其他民族文化色彩较浓的词语，有时可用译语的形象替换原语的形象，这种形象替换实际上也是一

种视点转换：

胆小如鼠 as timid as a rabbit

一贫如洗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得陇望蜀 Give him an inch and he'll take an ell.

不要班门弄斧。 Never offer to teach a fish to swim.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Sickness comes on horseback and departs on foot.

他结婚了，而且太太还是只母老虎。 He is married, and his wife is a lioness.

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号、告示在翻译时，往往需要考虑其语用意义，不宜按字面直译，这种翻译似乎也可看作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视点转换。这时译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传达原文的信息，但他考虑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把整个句子作为一个单位，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背景）里来考虑：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对出车司机的勉励和警示） Good luck!（或 Drive carefully!）

××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公共卫生标语） Let's keep our city（或 street, school, etc.） clean.

争取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亚运会口号） Better records, better sportsmanship.

4. 归化与移植。关于翻译中的归化，鲁迅先生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持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

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鲁迅 1935，352）有人正确地指出：“鲁迅在这里使用的‘归化’一词是指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中国化’，如林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傅东华译《飘》，译文中把美国的人名、地名就全部都中国化了。”（赖余 1997b，253）

翻译中的归化，是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刘英凯 1994b，269）。其实质是“用与原语词语有相同使用频度，但一般都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归化的长处在于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柯平 1993，126）。

翻译成语和典故常用归化的方法。泰特勒（A. F. Tytler）指出：“In the use of idiomatic phrases, a translator frequently forgets both the country of his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age in which he wrote, and while he makes a Greek or a German speak French or English, he unwittingly puts into his mouth allusions to the manners of modern France or England.”（Tytler 1930，140）一些喻义相同而形象各异的成语的翻译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奈达（E. A. Nida）说得更为具体：“We may define functional isomorphs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s for accomplishing essentially the same results within different systems. This means that... for the English expression *to grow like mushrooms* it is appropriate in Chinese to talk about ‘growing like bamboo shoots’.”（Nida 1993，121）奈达这里所举的例子实际上就是成语翻译中的归化处理。如：

养虎贻患 to warm a snake in one's bosom

挂羊头卖狗肉 to 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

有钱能使鬼推磨。Money makes the mare to go.

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曹雪芹）Well, it's too late to hide now. I must try to avoid suspicion by *throwing them off the scent*...

小的扣紧，大的放松，池子里捕鱼，太湖里放生。（夏衍）Saving on trifles, wasteful on big things.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萧队长寻思，这人原先胆子小，干啥也是脚踩两边船……（周立波）Xiao mused. This man *had* formerly *been* a coward, a *fence-sitter*...

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蒋子龙）Who could have thought that it was only *jumping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使用归化的方法，应避免译文的文化色彩过于强烈，否则译文读者会觉得不伦不类，有时代或地域错误之感，如把“诸葛亮”译作“Soloman”，把“包青天”译作“Daniel”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译语成语，宁可舍弃原文的形象和民族文化色彩，进行意译，如把“毛遂自荐”译为“to recommend oneself”，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为“with great difficulty”，把“碰一鼻子灰”译为“to be snubbed”，把“杯弓蛇影”译为“self-created suspicion”或“imaginary fears”等。

移植与归化相反，指译文尽量“传达出异国情调和新的表现法”（杨自俭等 1994，41）。如果说归化的翻译是意译的极致，“移植法再现原文的‘洋气’，则是最大限度的直译”（刘英凯 1994b，271）。许渊冲先生曾以“to gild (or

paint) the lily”的汉译为例，认为“给百合花镀金”、“给百合花上色”、“花上贴金”、“花上添锦”属不同程度的直译。我们不妨把“给百合花镀金”看作这里所说的“移植”。同样，“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译为“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the king”可以看作归化，译为“The State of Shu could not find a general and had to make a junior officer Liao Hua the commander of the advance troops”则是移植。

移植的优点，用鲁迅的话说，“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 1931，382）。这有利于保存“原作的丰姿”或“异国情调”，也有利于丰富译语，给译语注入生机和活力。关于后者，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毛泽东 1942，837）萨丕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萨丕尔 1921，173，174）移植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移植和归化一样，也有它的限度。“内容上的洋味应尽力移植，而新表现法（主要是句法和修辞）的移植应限于读者可接受的程度。这个程度有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如果在量和质这两方面超过了读者的接受力，使读者难以读下去，那恐怕不能算成功的翻译。”（杨自俭等 1994，41）适度的移植带来的表现法会保留下来，最终成为译语的一部分；过度的移植带来的表现法无法融入译语，终被其摒弃而被其他表现法所替代。

作为翻译的两种方法，归化和移植是一种现实，也有其

存在的理由，关键是要掌握各自的尺度，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在忠于原作者和忠于读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柯平 1993，134）。

变通和补偿的方法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这些方法有很强的互补性，不但彼此互补，而且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直译这一基本的翻译方法互补。它们存在的依据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鉴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的巨大和复杂性，汉译英时只有根据不同情况和上下文，在直译的基础上灵活使用各种变通和补偿方法，才有可能译出“既保持异国情调，又为读者所接受的，最自然，最接近原文的译文”（陈定安 1998，279）。如果说译文这个总的艺术效果是译者追求的目标，变通和补偿的方法则是帮助译者实现目标的手段。

成语的文化特征与汉语成语的英译

—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首先界定的。1871年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者，他提出的这一定义通常被当作文化的经典定义。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人们给文化下过许多别的定义，但大都仍以泰勒的定义为基础。如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包括作为这一行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有形体，具体来说，文化由语言、思想、信仰、风俗、法规、制度、工具、技术、艺术品、仪式、礼仪等组成”（*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acropaedia*）；或是“人类行为及其产品的总模式，它体现于思想、言语、行动和制造物之中，并有赖于人类通过使用工具和抽象思维的体系来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传给后代的能力”（*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或是“人类凭借自己是社会成员的条件而获得的所有知识。一种文化包含一群人所共有的所有知识、期望和信仰。文化一般说来将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因为只有人类，由于掌握了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才能传递积累的知识。只有人类以工具的形式一贯地发展和使用文化”（*Columbia Encyclopedia*）；文化

包含“物质、社会、宗教、语言和美学的要素”（Nida 1964, 55）等等。

总之，文化具有下列本质特征：首先，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其次，它是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第三，它是一个社团所共有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第四，它具有象征性，而语言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第五，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这些观点，就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参见柯平 1998, 10）

从文化的定义不难看出语言与文化的相关性。概言之，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借以得到反映、保存、传播和交流的工具。

语言能反映一种文化现实。一种语言在某些领域词语相对丰富表明与之相关的文化的“文化焦点”。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的语言中科技词语占的比例特别高；苏丹的一个部族的语言中有成百的描述牛群种类和特征的词语，而秘鲁高原盖丘亚人则有数以十计的词来指不同种类的马铃薯。（参见 Nida 1993, 155）同英语的“carry”一词相比，汉语中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这一概念有整一组动词：“扛”、“荷”、“挑”、“担”、“抬”、“背”、“负”、“提”、“挎”等。要用英语准确表达这些汉语动词的意思，就要弥补词义的空缺，说明负运的方式、工具乃至负运的对象（“carry on the back”，“carry with a pole”，“carry [a camera, a school bag] over one's shoulder”等）。汉语中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的词如此丰富，分工如此细微，小而言之，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劳作方式；大而言之，则可能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水平乃至繁衍生息的环境都不无关系。又如汉语中亲属称谓词异常繁复，在英语中用“cousin”一词笼统指称的亲属，汉语中却要区

分“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反映了儒教文化重伦常的传统。

最能反映文化差异的莫过于不同语言的语义非对应情况。比如一种语言中的事物或概念在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中不存在或不常见，或与这种文化中的可比现象或概念有明显不同，这时就会出现语义差异。前者如汉语中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在英语文化中找不到明显可比概念；后者如美国的“继续教育”（“continuation education”）不等于中国的“成人教育”，中国的“电大”也不同于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又如一种语言文化中明确区分的事物，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加区分，例如上文所述英汉语亲属称谓在区分度上的差异。典故和暗引更是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典故的多重意义来源于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与其他文本的关联，而互文性一般受文化圈的限制，脱离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典故就丧失了它用简单符号传达复杂信息的功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字面意义相同、实际意义相距甚远的“假朋友”，如“eat one's words”不等于“食言”，“in the same boat”不等于“同舟共济”，“骨鲠在喉”不等于“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知子莫若父”也不等于“*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等等。这些“假朋友”语义的不对应源于英汉语文化中的观念系统，特别是认知和思维习惯的差异。

语言的变化往往可以追溯到文化的原因。如“talent”原指古希腊、罗马和中东的一种钱币，由于《圣经》中的一则寓言（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30节）才使它引申为“能力”、“才干”，它的本义今天倒反而不被人记起。文化的变化也带来新的语篇形式和新的文体。如伴随工业化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技术性文字、财经报告，随着传真技

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用传真和计算机网络传送的比较详尽的通讯文字，取代了简约的电报文体。（参见 Nida 1993, 109）

二

成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所指的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现代汉语词典》）；或者“an expression established in the usage of a language that is peculiar to itself either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r in having a meaning that cannot be derived as a whole from the conjoined meanings of its elements”（*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不管是英语成语还是汉语成语，一般都具有语义的整体性（semantic unity），结构的稳定性（structural stability）和语法的不规则性（grammatical irregularity）的特点。所谓语义的整体性，就是它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不能按组成它的单个词的字面意义去理解；所谓结构的稳定性，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和词序一般都是固定的，一旦更动，它就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所谓语法的不规则性，就是它约定俗成，往往不符合通常的语法规则。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成语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个民族的环境、社会、历史、现状、物质生产、思维方式等等。究其来源，成语不外乎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二是古代，三是外国。首先是民间。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在《词汇和成语》（1925）一书中指出英语成语大都与人民大众有关，与他们的职业和兴趣爱好有关；最好的成语不是出自图书馆、会客厅和高雅的剧院，而是来自作坊、厨房和农场。大量的成语来自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如英语中的“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to

put one's hand to the plough”, “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one's net”, “out of the frying-pan into the fire”, “to touch all the bases” 就分别与做工、务农、打鱼、炊事、娱乐有关。汉语中的“趁热打铁”、“雪上加霜”、“一网打尽”、“精打细算”、“添油加醋”也是类似的例子。来自古代的成语有的源自神话和寓言 (“the Trojan horse”, “sour grapes”, “夸父逐日”, “守株待兔”); 有的源自宗教 (“a Judas Kiss”, “an eye for an eye”, “僧多粥少”, “仙风道骨”); 有的源自历史事件 (“to meet one's Waterloo”, “zero hour”, “负荆请罪”, “四面楚歌”); 有的源自文学作品 (“an albatross about someone's neck”, “sound and fury”, “三顾茅庐”,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来自外国的成语例如英语中的 “to get the sack” (来自法语), “blue blood” (来自西班牙语); “white elephant” (来自暹罗语), “under the counter” (来自汉语); 汉语中的 “火中取栗”、“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胡萝卜与橄榄枝”等。“现身说法”、“天花乱坠”、“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等词语今天我们已不觉得是外来语, 但是究其根源, 也是一千多年前随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镜子, 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成语更是文化的结晶, 一个民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无不在其中得到浓缩而集中的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 共性来自人类共有一个客观世界以及相同的大脑机制这一事实, 个性则来自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 包括生存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

有些英汉成语无论是意象还是意义都相同, 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共性。如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混水摸鱼”), “to pour oil on fire” (“火上加油”), “Constant dripping wears

the stone” (“水滴石穿”), “Great oaks from little acorns grow” (“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等。

更多的成语反映的是文化的个性或特性。有的反映了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不同。英国是一个岛国, 所以有许多和航海有关的成语, 如 “to know the rope”, “to sink or swim”, “pick up steam” 等。中国长久以来是一个农业国, 因此许多成语和农事有关, 如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 等。中国还有许多与竹有关的成语, 如 “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雨后春笋”、“节外生枝”, 乃至 “立竿见影”、“功亏一篑”、“翻箱倒柜”、“寄人篱下”、“竹篮打水一场空” 等等, 说明竹子与古人生活关系之密切, 所谓 “食者竹笋, 庇者竹瓦, 载者竹筏, 爨者竹薪, 衣者竹皮, 履者竹鞋, 真可谓不可一日无君也” (苏东坡语)。与此相反, 英伦三岛不长竹, 就连 “竹” 这个词都是外来语, 因此英语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成语, 我们说 “雨后春笋”, 英国人就说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成语还反映不同的风俗习惯 (“to eat salt with sb”; “to throw down the glove”; “指腹为婚”; “握手言欢”), 不同的宗教信仰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借花献佛”;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不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love me, love my dog”; “a lion in the way”; “at a stone’s throw”; “爱屋及乌”; “拦路虎”; “一箭之遥”), 不同的历史和文学背景 (“to meet one’s Waterloo”;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城下之盟”; “三个臭皮匠, 胜过诸葛亮”) 等等。了解这些成语的来源和文化背景, 对于正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和它们所反映的文化特性, 进而用适当的方法传译这种含义和特性, 是十分必要的。

三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目的语）等值的文本材料来取代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翻译离不开语言的转换，但远比单纯的语言转换要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反映文化，而且受文化的制约。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因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 1989, 18, 19）。成语是语言的核心和精华，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为了传达这种文化色彩，在翻译时常常采取以下方法：

1. 直译保留形象

这种译法既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又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虽然因为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原文读者不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未必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完全一样，但这种译法丰富了译语的词汇，使读者有一种新鲜感，也算是一种补偿。全面衡量，这种译法做到了形式相当，也基本上做到了效果相等。如：

对牛弹琴 to play the lute to a cow (试比较：to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竭泽而渔 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 (试比较：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If you are out to condemn somebody, you can always trump up a charge. (试比较：Give a dog an ill name and hang him.)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To take such an

attitude is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曹雪芹）You know what Cousin Xue is like: always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

2. 直译加注传达形象

这种译法保留原文的形象，再现原语的风貌。由于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不同，直译的原文成语的含义译文读者不一定完全理解，所以运用加注这种补偿手段，力求做到形式相当，效果也基本相等。如：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曹雪芹）“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 is ‘Dong Shi imitating Xi Shi’*,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 Xi 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 Dong Shi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s.)

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毛泽东）This Sima Zhao trick*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 (* Sima Zhao was a prime minister of Wei (220 - 265) who nursed a secret ambition to usurp the throne. The emperor once remarked: “Sima Zhao’s intention is obvious to every man in the street.”)

3. 直译加意译

有些成语如直译，译文读者未必懂得成语的含义；如意译，则原文的形象尽失。用直译加意译的办法，虽然不如原文的简洁，但基本上既传达了意义又保留了形象，可算有失有得，仍不失为一种形式和效果都相等的译法。如：

走马看花 to look at flowers while riding on the back of a galloping horse - give a cursory glance

坐山观虎斗 to sit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o watch the tigers fight - watch both sides go for each other

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毛泽东) At times they go as far as to *confound right and wrong and turn things upside down*.

4. 意译绕过难点

这种译法保留原文的基本含义，舍弃原文的文化特色。在含义与文化特色不可兼得，或虽可兼得但译文处理较复杂，过于影响行文的简洁、流畅时，这种译法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例如：

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
(茅盾) She was afraid of *being snubbed*, so she swallowed the words that came to her lips.

严贡生慌了，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吴敬梓）
He was panic-stricken, and thought, “Both complaints are true, and if I have to appear in court I shall lose face. *Better make myself scarce.*” He bundled some things to-

gether and fled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5. 译成意义和形象都对应的英语成语

这种译法，既传达原文的含义，又保留原文的形象，基本上兼顾了形式相当和效果相等。如：

吃一堑，长一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得寸进尺。Give him an inch and he'll take a yard.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施耐庵、罗贯中）
“Walls have ears: how can one be sure there's no one outside the windows?”

暴躁的火就从心头炎炎地向上冒。而在这时候，吴为成又说了几句火上添油的话。（茅盾）The smouldering fire of his resentment blazed into life once more, and Wu Weicheng chose this moment to *pour oil on the flames*.

6. 译成意义相近而形象不同的英语成语

这种译法不但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且用的是译语固有的形象化语言，译语读者读来有亲切感。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考虑，它虽未做到形式相当，却基本上做到了效果相等。如：

半斤八两 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瓮中之鳖 like a rat in a hole

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

不必杞人忧天。If the sky falls, you will catch larks.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Two dogs strive for a bone,
and a third runs away with it.

从以上对成语的文化特征及其传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1. 成语是语言中最生动、最精炼、最富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成语的成功翻译不但能准确、生动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还能丰富译语的语汇，拓宽译文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互补。

2. 体现在成语中的文化差异的复杂性，决定了处理这种文化差异的翻译方法的多样性，译者要在传达语义并尽量保留文化特色的原则上灵活处理。鉴于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异语文化的能动性，从丰富译语语汇、促进文化交流的角度考虑，只要有可能，与直译有关的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加意译等）应是主要的方法。

3. 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语义非对应或不完全对应，任何翻译都可能造成一定的语义或形象或二者兼有的损失，必须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补偿手段，以求接近奈达所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的同一”。

关于古籍英译：理解

凡翻译都有共同的矛盾，如理解与表达的矛盾，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的矛盾等等，这种共同的矛盾是翻译原则、技巧和方法的依据。但是不同的翻译又有各自的特殊问题或者说共同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这才有翻译原则、技巧和方法的具体应用。中国古籍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化意蕴方面都有不同于现代作品的特点。如果说一般的翻译要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那么古籍的翻译则要跨越时间去沟通，由此产生的特殊矛盾必然涉及到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

本文以英译《菜根谭》* 为例，分析翻译中国古籍时在理解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一些问题，借以探讨古籍汉译外理解方面的某些规律。

—

理解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也是翻译的基础。用一位法国译者的话来说就是：“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Traduire, c'est comprendre et faire comprendre”）。（转引自何平 1993, 46）王宗炎先生把翻译工作比作一座三层楼，第一层是语言知识，第二层是背景知识，第三层是翻译理论知识。第三层能起作用，全靠有第一、第二层支撑着。”（王宗炎

* 《菜根谭》（*Cai Gen Tan: My Crude Philosophy of Life*），蒋坚松英译，海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93, 2)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都是为理解服务的,离开它们,翻译理论、原则、技巧就无用武之地,也就不会有翻译。

关于翻译中理解之难,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学者有过不少经验之谈,也举过不少例子。如周煦良先生说:

“翻译(按:这里指外译汉)是对一个人的外语理解能力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人可以说得一口好外语,或者写得一手好外文,但不足以说明他的理解力就已经很够了;在说和写上,我们的选择自由要大得多;这些只能说明我们懂得了多少,而不能说明我们不懂得多少。”(周煦良 1959, 135)

看得懂原文书是否就证明理解力毫无问题呢?也未必:

“看原文书没有困难也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理解力毫无问题,粗枝大叶地看也是看,精细地看也是看,究竟懂得了多少,不但别人没法说,连自己也未见得说得了。只有翻译能给我们的理解力来一个正确估计,因为原文就像一面镜子,在和译文对照下,我们究竟懂得了多少,全部会给我们照出来。”(周煦良 1959, 135)

理解之难在何处?沈苏儒先生认为这里有语言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化因素:

“就语言本身而言,理解其表层意义不难,理解其深层意义、联想意义、‘言外之意’难。这里还有语境、语言的模糊性、方言行话等方面的问题。就文化内涵而言,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还有原作者及原文读者的民族、历史、地域、社会等文化背景的问题。如果是古代(即使是上一个世纪)的著作或资料,那末在语言及文化两方面的理解难度就更大。”(沈苏儒 1998, 207-208)。

对于汉译外时理解原文的困难,叶君健先生中肯地指出:“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为此他举了美国一所“对研究中国文学颇

具声望的大学”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译本中的例子：

“如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它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理解是‘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对‘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则理解为‘风流倜傥’，具有花花公子的含意。同样，《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句，被解释成‘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这给人的印象是一支海军正在登陆。”（转引自沈苏儒 1998，208-209）

笔者也遇到过类似的例子。如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出版社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荀子》英文注释全译本，就有不少理解方面的问题。如把“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中的“知”理解为“应该知道”（“should know”）而不是“主持”、“掌管”（“direct”，“supervise”，“be in charge of”）；把“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于道”中的“贫穷”理解为“贫穷和匮乏”（“poverty and want”）而不是“贫穷和困厄”（“poverty and plight”）。同样，“木受绳则直”本来意思是“木料用墨线弹划后再用刀斧比照砍削就能取直”（“a piece of wood marked with the line made by a carpenter's ink marker and shaped accordingly will be straight”），却成了“用铅垂线（？）弹划过的木料会是直的”（“wood that has been marked by the plumbline will be straight”）。

纽约一家出版社分别于 1965、1972 年出版的英文本《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节选了上至周朝下至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其英译者共 23 位，包括一些享有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尽管此书被美国许多大学的中文专业列为必读教材，但也有不少误译。如陶渊明的《责子》一诗的翻译：

阿宣行志学，Ah-hsuan tries his best to learn
而不爱文术；But does not really love the arts.
雍端年十三，Yung and Tuan at thirteen years
不识六与七；Can hardly distinguish six from seven；
通子垂九龄，Tung-tzu with nine years behind him
但觅梨与栗。Does nothing but hunt for pears and
chestnuts.

“志学”指“十五岁”，来源于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行志学”是“眼看就要十五岁了”，所以方重先生把它译成“is approaching fifteen”，而《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中该诗的译者却理解为“尽最大努力去学”。既然“尽最大努力去学”，怎么又“不爱文术”呢？译者无法解决这两行诗之间的矛盾，只好在第二行译文中加上“really”，于是这两行就成了“阿宣虽然尽最大努力去学习文科，但并不真正喜欢”。“垂九龄”是“快到九岁”，译者却理解为“满了九岁”，“九岁多”。又如对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头两行的翻译：

才饮长沙水，After a drink from Changsha,
又食武昌鱼。Taste the fish of Wuchang.

“长沙水”指“长沙沙水水无沙”的白沙古井的水，“武昌鱼”指一种鱼，即团头鲂，是武昌特产。原文是说诗人不久前还在长沙，转眼就来到武昌，是省掉了主语的叙事句，译者却译成祈使句，成了：“喝了一杯来自长沙的酒（或饮料），再尝尝武昌的鱼吧。”不但“长沙水”、“武昌鱼”的特

定含义没有了，整个诗句的意思也领会错了。

关于西方人译汉诗在理解、领会原文方面的困难，翁显良先生有过精当的评论。他说：“对于英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传统，两种民族心理，西人时而不見其异，时而只见其异，时而见其外表的差异而不見其无数世代形成的深刻的内在差异。”（翁显良 1984，47）上面所举的误译的例子，其根源都是理解的错误，其中既有语言知识，特别古汉语的语法、词汇知识的问题，也有文化背景知识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上述失误的不少是卓有成就的汉学家、翻译家，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的修养，而只想证明叶君健先生关于“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的确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以及沈苏儒先生关于“如果是古代（即使是上一个世纪）的著作或资料，那末在语言及文化两方面的理解难度就更大”的说法。

二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理解中的困难。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最好的办法也许是逐一考察制约理解的各种因素（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因素）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即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对该作品的理解。这实际上是揭示理解中的矛盾，矛盾暴露了，就有相应的解决办法，理解的策略也就由此产生。

影响理解的因素有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言内因素是语言本身的因素，主要涉及“原语的音系结构、语法和修辞结构、词语所具有的比较稳定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柯平 1993，50）言外因素指语言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在《莱根谭》这部作品中，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对理解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句法、词义、修辞、作者倾向等方面。

1. 句法

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理论，人们平常所说的话语是由深层结构转换形成的表层结构。各种语言的表层结构差别很大，但深层结构是相近的。深层结构中含有句子的所有语义和句法解释。理解的过程实质上是把表层结构还原成深层结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表层结构中省略的成分就会显露出来。与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各种语法关系更加隐含，句中省略比比皆是，语流中常常出现跳脱，导致语言更其简约也更加模糊。杨振宁教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转引自陈定安 1998，39）这个说法对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尤为贴切。正确判断古文中的省略部分，就成了将古文的表层结构还原成深层结构的关键。

关于古文中的省略，鲁迅先生曾说过：“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大原因就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鲁迅 1934，91）这段话，既揭示了古文省略的原因，也指明了省略的原则：“摘要”，即只把无法根据上下文意想补充的部分留下来。这种省略虽然有时使意义含混，但因为省略是择“要”而“摘”，所以也就有规律可循。如《史记》：“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其中“西”（“向西进军”）就是一个承接上文省略了主语（“项梁”）、谓语（“进军”）和介词（“向”），只留下了根据上下文无法推断的进军方向（“西”）的分句。

《菜根谭》是一种格言体的语言，言简意赅，含蓄蕴藉。在句法上，省略频繁，无主语和主语省略句多，连词基本不用，词句讲究对称平衡。这种简约的风格和对读者“悟性”

的依赖，给理解语句的确切意义带来一定的困难。如“好动者云电风灯，嗜寂者死灰槁木。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气象，才是有道的心体。”（“好动的人像云中的闪电，倏忽即逝；像风中的灯光，摇摆不定；喜静的人像烧余的灰烬，枯槁的树木，了无生机。一个人只有做到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相宜，如同在不动的云中有鸢鹰飞翔的景致，在静止的水里有鱼儿腾跃的气象，才算找到了道的真谛。”）（“The active are flitting like lightning in the cloud or flickering like a lamp in the wind; the sluggish are dead like burnt ashes or lifeless like a withered tree. Only when one reaches a state in which, as it were, ‘kites fly among unmoving clouds and fish leap in still water’, will one have gained the heart of the Tao.”）“鸟惊心花溅泪，怀此热肝肠，如何领取得冷风月。山写照，水传神，识吾真面目，方能摆脱得幻乾坤。”（“听到鸟叫而心惊，看到落花而流泪——一个人如果这样容易动感情，怎么能以冷静超脱的心态去欣赏清风明月的美景？从高山看到自己的形象，从流水感受到自己的精神——一个人只有从外界事物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才不会感到宇宙的虚幻。”）（“To start at a bird singing and weep for flowers falling — with such warm emotions, how can one coolly enjoy the charm of pleasant breeze and bright moon? To see one’s image in mountains and feel one’s spirit in rivers — only when one knows one’s real self from nature, will one be free from an illusory universe.”）诸如此类的句子，省略的有主语、有动词、有连词、有介词。根据上下文和古文省略的规律补全省掉的句子成分，就把句子的表层结构还原成了深层结构。由于深层结构中含有句子的语义和句法解释，这个还原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解的过程。

2. 词义

如果说影响言内意义理解的因素主要是句法，那么影响指称意义、语用意义理解的因素则主要是词义。与指称意义的理解有关的一点是古文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莱根谭》也不例外。了解这一特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把两个单音词当作一个双音词，造成对词义理解的错误或不完整；另一方面，在解释一个单音多义词时，往往可以用以这个多义词作词素的双音词来解释词义。如“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其中“练”（“老练”）（“experienced”，“seasoned”）、“达”（“通达”、“世故”）（“wise”，“worldly-wise”）、“朴”（“朴实”）（“simple”，“honest”）、“鲁”（“鲁钝”、“笨拙”）（“dull-witted”，“stupid”）、“曲”（“委曲求全”）（“self-restraining and conciliatory”）、“谨”（“小心谨慎”）（“over-cautious”，“over-scrupulous”）、“疏”（“疏放”、“不拘小节”）（“unrestrained”，“uninhibited”）、“狂”（“豪爽”、“放荡不羁”）（“bold and uninhibited”）都是单音词。如果把“练达”、“朴鲁”、“曲谨”、“疏狂”等当作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来理解和翻译，就有可能只译出其一部分意思，造成意义的缺损。

与指称意义理解有关的另一点是一词多义现象，而确定多义词的词义则靠上下文。《莱根谭》中一词多义或者含义丰富、不易界定的词语异常丰富，如“性天”、“心体”、“冲雅”、“圆融”、“顽空”、“枯寂”，乃至“天地清纯之气”，“宇宙活泼之机”等等，虽可意会，但难确指。这种词义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虽然给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一个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除了特别讲究意蕴丰富的诗歌语言外，一般只有一种意义或用法，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义、语法结构，或者根据对仗结构中的同义、反义关系来确定。如“淡

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持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淡泊”和“浓艳”、“镇定”和“纷纭”、“操持”和“应用”、“定”和“圆”、“禅师”和“俗士”都是意义互相对应的词语，而“守”与“操”、“场”与“境”、“试”与“勘”则互为同义关系。这些成对的词语互相阐释、互相定义，使“浓艳”、“纷纭”、“应用”、“守”、“境”、“勘”等多义词语的语义范围得到缩小，再结合上下文反映的“出世必先入世”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词语的含义。

与语用意义的理解有关的因素主要是语体色彩。《菜根谭》作为劝世之作，通俗、平易、明白、晓畅是其基本特点，其词语许多是通俗的口语体。但它作为一部文人的格言录，又有不少正式、文雅的书面词语乃至一些古僻的引语和典故。有时同一条语录中都有用于不同语域的词语，如“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它重，它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它好，它益你反深。故贪商于而恋金谷者，竟为一时之显戮；乐箪瓢而甘敝缊者，终享千载之令名。”这条语录，前一部分是明白如话的口语，后一部分是正式文雅的书面语，前后两部分语体对比鲜明。仔细辨别词语的语体色彩，不但对准确理解词义，而且对掌握作品的风格有重要意义。

3. 修辞

修辞手法的运用既与言内意义的理解有关，也与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理解有关。以言内意义而论，在阅读古诗文时，往往因为其中用了一些修辞手段而影响理解。如郦道元《水经注·三峡》中有“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的句子，如果不知其中用了“合叙”的修辞手段，其意为“自非亭午不见曦，自非夜分不见月”（“The sun is only seen at high

noon, and the moon, at midnight.”), 就不好理解。又如江淹《别赋》:“使人意夺神骇, 心折骨惊。”“心折”、“骨惊”似乎主谓搭配不当, 其实是“骨折”、“心惊”, 是“倒置”的修辞手法。至于比喻和一些形象语言的使用与词语的指称意义和语体色彩有关, 更是显而易见的。《菜根谭》中就用了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借代、委婉、互文、对偶等修辞手法。利用有关古诗文修辞手法的知识, 对照其他文本中的例子, 仔细研究、辨认原文中的修辞手法, 是理解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喻是本体、喻体、喻词均出现的比喻。如秦观《鹊桥仙》:“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菜根谭》中亦有:“世事如棋局, 不著的才是高手; 人生似瓦盆, 打破了方见真容。”“美女不尚铅华, 似疏梅之映淡月; 禅师不落空寂, 若碧沼之吐青莲。”等等。

暗喻中仅本体、喻体出现, 无喻词作为比喻的明显标志, 本体和喻体的比喻关系比较隐晦。如辛弃疾《念奴娇》:“旧恨春江流不尽, 新恨云山千迭。”《菜根谭》中亦有:“物莫大于天地日月, 而子美云:‘日月笼中鸟, 乾坤水上萍’。事莫大于揖逊征诛, 而康节云:‘唐虞揖逊三杯酒, 汤武征诛一局棋。’”等等。另外, 还有一种用判断动词“是”、“为”等来联结本体和喻体的判断式暗喻, 如“得意处论地谈天, 便是水底捞月; 拂意时吞冰啮雪, 才为火内栽莲。”等。

借喻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 是最简洁的一种比喻。如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菜根谭》中亦有:“大恶多从柔处伏, 哲士须防绵里之针; 深仇常自爱中来, 达人宜远刀头之蜜。”“苍蝇附骥, 捷则捷矣, 难辞处后之羞; 莺萝依松, 高则高矣, 未免仰攀之耻。”等等。

博喻是比喻的变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喻来描写或说明某一事物，如《史记·淮阴侯列传》：“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菜根谭》中亦有：“人之有生也，如太仓之粒米，如灼目之电光，如悬崖之朽木，如逝海之一波。”“鹪占一枝，反笑鹏心奢侈；兔营三窟，转嗤鹤垒高危。智小者，不可以谋大，趣卑者，不可以谈高。”等等

借代是不直接说出事物的名称，而借用与之密切相关的事物来代替。如杜甫《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李清照《如梦令》：“应是绿肥红瘦”。《菜根谭》中亦有：“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谒朱门，不如亲白屋”，用“朱门”来指代富贵人家，用“白屋”（不施色彩、露出木材本色的房屋）来指代平民或寒士。“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以“轩冕”喻高官，以“山林”喻隐居，以“林泉”指在野，以“廊庙”代朝廷。

婉曲是不直接说出事物，而用一些与之有关的话来曲折婉转地烘托暗示。如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新来瘦，非关病酒，不是悲秋”，说的是相思之苦，却不直言，就是婉曲。《菜根谭》中亦有：“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如果知道“烟花”、“男女之见”是婉曲的修辞手法，就会明白它们的实际所指分别是妓女的卖笑生涯（prostitution）和性欲或性冲动（sexual desire 或 sexual urge）。

合叙是把一个句子里面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联合词组的组成成分分别搭配，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语法关系，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意思。如欧阳修《醉翁亭记》：“风霜高洁”，实为“风高霜洁”；《荀子》：“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实为“繁启于春，蕃长于夏，

畜积于秋，收藏于冬”。《菜根谭》中亦有：“静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气象”，是说“定云中有鸢飞，止水中有鱼跃”。

互文是把一个完整的意义拆开，分置在一句话或两句话里面。如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实为“主人客人下马，主人客人在船”；欧阳修《醉翁亭记》：“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实为“负者行者歌于途，负者行者休于树”。《菜根谭》中亦有：“士大夫忧国为民”，实际上是说“士大夫忧国忧民，为国为民”。

对偶是把两个结构相似、字数相当、意义密切相关的短语或句子对称地排列在一起，是汉语中独有的一种修辞格，在诗歌中也叫对仗。由于对偶的语句结构相似，意义相关，两者往往可以互相限定，互为诠释，因而有助于对语句的确切理解。《菜根谭》中有大量对偶的句子，各句在相对应的位置上使用同义、反义或意义相关联的词。如“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茆独；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等等。

4. 作者倾向

影响理解的言外因素主要指背景知识，包括作者情况，文化、宗教背景以及其他有关知识等，其中作者的有关情况（包括他的时代、经历、思想倾向等）对理解作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菜根谭》是一部带有浓厚儒、释、道色彩的语录体的劝世之作。作者洪应明，明万历年间人，有关资料表明，他“幼慕纷华，晚栖禅寂”，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他在书中将儒家的忠恕之道、佛家的无物无我、道家的清静无为和自身的人生体认揉为一体。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

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言简理诣”。（转引自唐汉 1995, 439）书中俯拾即是佛家、道家和封建士大夫的语言，如“慧眼”、“真如”、“玄机”、“无为”、“纷华”、“淡泊”、“栽花种竹”、“醉酒耽诗”等，反映了释、道、儒的思想和哲学。了解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对理解诸如以下一些语录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很有益处：“身如不系之舟，一任流行坎止；心似既灰之木，何妨刀割香涂？”（“The body is like an unfastened boat, resigned to the current that carries it along and the bank that stops it; the mind is like a burnt tree, indifferent to cutting or embalming.”）“才就筏便思舍筏，方是无事道人；若骑驴又复觅驴，终为不了禅师。”（“He who at the moment of embarking the bamboo raft thinks of eventually abandoning it is alone the true Taoist already above worldly concerns; he who riding one donkey looks for another is after all an unaccomplished Buddhist yet to awaken to the religious truth.”）“山林之士，清苦而逸趣自饶；农野之人，鄙略而天真浑俱。若一失身市井狙侏，不若转死沟壑神骨犹清。”（“The hermit, though poor, has abundant leisurely delights; the farmer, though shallow, retains all his honest simplicity. If they should turn philistine and mercenary, they would be worse off than if they die in wilderness for keeping the innocence of body and spirit.”）等等。

认识了原作的语言特点，掌握了有关背景知识，理解就有了相应的对策。概言之，这些对策，一是依靠对作者的思想倾向的认识，从整体上把握每条语录的思想内涵，有了这个基础，对具体词句的理解就不会出大格；二是依靠原语的语法、修辞知识，上下文，以及言外知识来确定句子的语法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谓关系），还原句子的深层结构；

三是根据原文词义的特点，依靠上下文来确定词语的确切含义；四是根据原文的句法、修辞特点和原文词语的语体色彩，来确定原文的风格。

三

理解要力求精确，为此要对文本进行仔细的推敲和研究，还须查阅有关的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弄清原文的每个细节，以及每个词语在上下文里的确切意思，也就是说要缩小这些词语的外延，作具体化（specification）处理，这是主要的。如下面这条语录的翻译对“密”、“疏”、“周密”、“疏狂”、“神气拘逼”、“天真烂漫”、“纯用机巧”、“独任性真”、“诗文之工拙”、“人心之生死”等词语的诠释：“密则神气拘逼，疏则天真烂漫，此岂独诗文之工拙从此分哉？吾见周密之人，纯用机巧，疏狂之士，独任性真。人心之生死，亦于此判也。”（“When things are too dense, there will be straitness and restraint; when things are properly spaced, there will be simplicity and innocence; this is not only where the polished is different from the crude in poetry and prose. I see as well the thoughtful and meticulous are shrewd and calculating while the open and carefree are natural and independent: this is also where to tell the life and vitality of the human mind or the lack thereof.”）但是另一方面，原作许多地方有着中国古代诗文的朦胧性。与这种诗意的朦胧密切相关的是语言的模糊，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因此当某句话、某个词语内涵十分丰富，上下文又没有必要的确证材料来限定其意义时，不妨留下几分模糊，而不必抠得太死，说得太实。如下面句中“尘情世故”、“冷趣幽思”乃至“觑破几般”、“引起一种”等词语都作了

概略化 (generalization) 或抽象化 (abstraction) 处理：“芳菲园林看蜂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故；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 (“Watching the toiling bee in a lush fragrant garden, one somehow realizes how things really stand in this world; seeing the sleeping swallow in a quiet thatched cottage, one unwittingly becomes coolly detached and meditative.”) 这样做，一是由于文本的性质，势所难免；二是以模糊对模糊，以朦胧出朦胧，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明白和确定。总之，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应当立足于精确，但不排斥模糊；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就精确到什么程度，需要留几分模糊就留几分模糊。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这种模糊和精确一样，同样是对文本的正确阐释。

周煦良先生说：“理解不但是翻译的第一关，也是最难通过的一关；我们闯关的人应当小心翼翼，托大和疏忽都是行不通的。” (周煦良 1959, 135) 译者只有对理解的重要性和困难有足够的认识，才会对理解问题采取认真、细致、求实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相应的方法或策略，而这种方法或策略则有赖于结合原文对制约理解的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有了正确的态度，加上相应的方法，就能比较顺利地闯过理解关，为成功的翻译奠定基础。

关于古籍英译：表达

—

表达是译者在准确、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译语将原文的内容恰当、充分而自然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成功的表达有赖于原语的理解能力和译语的表达能力，也有赖于对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充分认识及沟通它们的技巧。译者所要做的，一是在译语习惯表达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恰当而充分地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二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三是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

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理解要准确、全面、透彻，表达要恰当、充分、自然；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后者却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在表达的阶段译者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矛盾都不同于理解阶段，他成功的条件也不同于成功的理解所需要的条件。理解对于翻译的重要性及其困难上篇已有所论及，一般认为表达的困难比理解的困难更大。如果说译者在理解阶段是讯息接受者，在表达阶段就成了讯息源；在理解阶段他的工作是“解码”（decode），在表达阶段他的工作则是“编码”（encode），而且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代码即语言符号。（参见沈苏儒 1998，210）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复杂。对此，许多译家和译论家都有所论及。鲁迅先生就拿翻译与创作做过比较，以说明翻译之难：

“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 1935，350）

翻译大师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谈到翻译中定名之难时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并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感慨。傅雷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些疑难，即使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转引自沈苏儒 1998，207）

曹靖华先生曾生动地描述过自己的体会：“有时你会觉得某一字眼，字典上所注词义，很难同全句水乳交融地融洽到一起，你会感到蹩扭；有时原文神情完全能领会、感受，就是找不到恰当的汉语的表达”。“有时该句中的每字都认识，而全句意思不懂，或似懂非懂。即使全懂了，而如何准确、鲜明、生动地把它移植过来，不致使红粉佳人变作枯骨，这都是问题。须知译得对是一回事，译得好又是一回事。”（曹靖华 1962，174）

综合以上各家的看法，我们可以说：理解原文是一回事，用译语表达是另一回事；能够正确理解、正确表达是一回事，能恰当、充分、自然地表达又是另一回事。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复杂，难度也更大。

二

成功表达的条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表达的困难来自何处。找出了困难的来源，就有克服困难的

办法，就能为成功的表达创造条件。

表达的困难首先来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受众之间的差异。正如沈苏儒先生所概括的：“在表达阶段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自有翻译以来就出现的古老问题，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以及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种受众的差异。”（沈苏儒 1998，211）

如果说正确认识两者之间差异主要是个理解问题，正确地处理这种差异以便沟通两者，则主要是个表达问题。

柯平先生也认为制约表达的有言内、言外和读者因素：“在传达过程中，译者注意力的焦点则是译语读者；他必须着重考虑如何用他们能够自然接受的语言，告诉他们原作者所说的东西。然而由于原语和译语在言内和言外两方面存在的差异，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和良知，也需要工匠的技巧和汗水。”（柯平 1993，97）由此看来，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受众之间的差异是表达困难的根本来源，差异越大，困难也越大。就英汉互译而言，表达的困难除了来自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外，还来自中西文化、受众之间的巨大差异。

表达的困难也来自对译语修养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说在理解阶段译者是用原语进行思索，在表达阶段则要用译语进行思索。这是因为译文的读者是译语的使用者，只有用译语进行思索，才有可能恰当、充分而自然地用译语来传达原文的信息，为译文读者所乐于接受。所以茅盾先生在谈到提高翻译（他主要指外译汉）的质量时说：“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茅盾 1954，12）

用译语进行思索，如果译语是母语，似乎不成为问题，其实并不然。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翻译不同于创作，译者的思维要受到原作思想内容的约束，没有纵横驰骋跑野马的自由；另一方面，原作虽然有完整的思想，译者不需另外构思，但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不能简单地将原作的思想移植到译文中去，而须经过一个解码和用另一种语言符号重新编码的过程，而后者实质上就是用译语进行思索的过程。可见译者在表达阶段用译语思索，一要受到原作思想内容的约束，二要克服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障碍，实现语码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比起创作只用一种语言自由地构思作品来，自然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其次，用译语（即令是母语）进行思索，也有个质量高低的问题。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都有深浅、精粗、高下、文野之分，这种思维的差别必然反映在作品的语言上。这就是为什么同是用本国语文进行创作，创作出的作品的语言质量却千差万别。同样，同一部作品由不同译者译成同一种语言，而且译语都是译者的母语，撇开其他方面不谈，仅在语言表达的质量上就可能相差甚远。

有鉴于此，许多名家都一致强调搞翻译的人（这里指搞外译汉的中国人）提高本族语文修养的重要性。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搞文学翻译除了至少精通一种外文，“更重要的是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拿我自己来说，我二十岁以后在日本过了二十年，生活是日本方式，孩子们在周围讲的都是日本话。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日文并不敢夸口，可是我的中文还勉强可以，因为我在母亲的怀抱里接触的就是本国的语文。但是这样能不能说中文就很好了呢？还是不敢说的。”

(郭沫若, 1954, 23) 连郭老这样的文学大师都不敢说自己的中文已经很好, 可见要真正学好、用好本国语文的不易。周煦良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总劝初搞翻译的人读一本汉语语法……这样做是为了使译者认识到自己的汉语尽管幼而知之, 少而习之, 还是不够用的。”(周煦良 1985, 273)

翻译工作者如何提高本国语文的修养? 曹靖华先生认为“要尽量多读些古典的、现代的典范作品, 特别是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切不可搞了外国文学翻译, 中国书就丢开不读了。”(曹靖华 1962, 173)

以上讲的是外译汉, 但它的原则同样适合汉译外, 只是汉译外时译语已不是母语而是外语, 要提高其修养更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综上所述, 翻译中成功的表达一有赖于对两种语言、文化、受众差异的认识以及处理这种差异的能力和技巧, 二有赖于译者译语的修养。所有的翻译都是如此, 中国古籍的英译当然也不例外, 其特殊性只是在于: 一、它要以现代西方读者为目标, 跨越时间去沟通两种差异十分巨大的语言、文化; 二、它要用外语来表达。这种特殊性给古籍英译在表达方面带来特殊的矛盾和困难, 也向译者提出特别的要求。

三

表达的层次包括语义、文化内涵、风格和语言形式。整个表达过程除了共同的矛盾和问题, 每个层次还可能牵涉一些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把表达分成若干层次来考察, 有利于对各个层次的特殊矛盾和问题进行研究, 找出解决办法。当然, 各个层次之间的界线, 以及在具体处理过程中所适用的原则和方法, 有时是很难分的。下面就分别以语义和文化内涵为一方面, 以风格和语言形式为另一方面, 探讨古籍英译

时在表达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处理的原则和方法，所举译例依然来自《菜根谭》。

语义和文化内涵

1. 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许多译家主张凡能直译的尽量直译。霍克斯 (David Hawkes) 在其《红楼梦》英译本《序言》中说：“我自始至终遵守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一切——甚至双关语——都译出来……我敢于假定小说中的一枝一叶都有其作用，必须用各种方式加以交待。”直译既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又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既传达原文的内容，又再现原文的形式。虽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译文读者读来也许多少有些不习惯，他们对译文的反应也未必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但这种译法丰富了译语的语汇，扩大了译文读者的文化视野，使他们有一种新鲜感，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补偿”。直译存在的客观依据是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菜根谭》的翻译中，尽管原语（近代汉语）和译语（现代英语），原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译语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但由于人们生存的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共性，两者之间仍有许多共通的东西，也就使直译成为可能。如：

(1) 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寻常家饭素位风光，才是个安乐的窝巢。Where there is joy, there is sorrow to oppose it; where there is prosperity, there is adversity to offset it. By contrast, homely meals and ordinary circumstances are the real source of peace and happiness.

(2) 款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故君子宁居无不居

有，宁处缺不处完。The lopsided vessel leans over when it is full; the piggy bank remains intact when it is empty. Thus the *junzi* gentleman would be in a position of lacking rather than in one of having, would leave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rather than have everything perfect.

原文中有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这是原文的说服力和语言特色的重要因素。这些细节凡能直译的尽量直译，而不轻易省略或作概略化的处理。如下文中的“杳冥”、“幽渺”、“食息起居”、“动静语默”的翻译：

(3) 福善不在杳冥，即在食息起居处牖其衷；祸淫不在幽渺，即在动静语默间夺其魄。可见人心精爽常通于天，天之威命即寓于人，天人岂相远哉？The blessing of good does not lie in the profound and abstruse; instead one is introduced to it in one's daily food, rest and living; the curse of excess does not lie in the deep and remote; instead one is affected by it in one's moving or resting, talk or silence. Hence man's spirit is linked with heaven, and heaven's power and influence reside in man. Can heaven and man be far from each other?

意象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意象与概念不同，它是具体的，总是与主体的独特感受联系在一起，而且灵活多变，往往随境而迁。”“诗中意与象统一，情与理统一，便是中国思维方式奥妙所在。”（杨自俭 1994，52）《菜根谭》中有许多“以象示意而意在象外”的语言，翻译中凡有可能，均取直译，以保留原文的民族文化色彩。如：

(4) 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珮；草际烟光，水中云影，闲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
The melodious soughing of the wind in the pines, and the gurgling of the spring over stones, when heard in one's quietness, will sound like the jingling of jade ornaments worn by Nature; the hazy mists in the horizon of the grassland, and the tranquil reflection of clouds in the water, when seen in one's leisure, will seem like the exquisite pattern drawn by Creation.

2. 变通与补偿 (accommodation and compensation)

如果说不同民族之间思想和表达方式的相同或可以相通之处是直译的基础，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使用各种变通和补偿手段的依据。在《菜根谭》的翻译中，根据情况采取增益、减省、视点转换、概略化、具体化、归化、释义、意译乃至直译加意译、直译加音译等手法，以弥补直译之不足，总的目标是“译出既保持异国情调，又为读者所接受的，最自然的，最接近原文的译文”（陈定安 1998，279）。

增益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 是在译文中补上对原语读者来说不言自明而对译语读者却必须说明的意义。其理论依据是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时某些成分的省略。增益首先是传达语义的需要。这是因为深层结构中含有句子所有的语义和句法解释，只有把表层结构上省略的成分补充进去，才能把表层结构还原成深层结构。鉴于原语（汉语）的意合特点和原文中的大量省略，只有在译文中补充这些成分，译文才能通顺达意。如：

(5) 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When one's calculation ceases, there will be *the enjoyment as of bright moon and pleasant breeze*: this world need not be a sea of bitterness; when one's mind transcends, there will be *no vexation as by dust-raising carriages and boisterous horses*: why set one's mind on a life of seclusion?

“月到风来”扩展成了“清风明月般的享受”，“车尘马迹”扩展成了“车马扬尘喧嚣的烦扰”，原文深层结构的意义就豁然明朗了。

增益也是传达文化内涵的需要。有时对原文的理解有赖于对文化背景的熟悉，一些文化内涵丰富的词语尤其如此。为了传达文化信息，常用增益的手法交代有关文化背景或含义。典故和有特别文化内涵的专名的翻译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

(6) 诗思在灞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兴在镜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The *sentimental Baling Bridge where the ancients saw off friends* is a source of poetic inspiration: the moment a poem is composed, forests and mountains seem invested with the poetic spirit; the *scenic Lake Mirror and River Qu'e* are a place of rustic charm: when one sets foot there alone, one will find mountains and stream vividly set off each other.

“灞陵桥”，亦称“销魂桥”，古人送别之地，故在“音译+意译”之外补上“sentimental”和“where the ancients

saw off friends”, 其文化背景和联想意义就清楚了。“镜湖曲”即“镜湖”和“曲娥江”，是风景名胜；翻译时在专名前加“scenic”，只著一词，原来仅有指称意义的两个地名就有了内涵意义。

减省 (omission) 是在译文中省略根据译文的表达习惯和修辞特点可以或者必须删去的词语，其理论依据是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和修辞方式方面的差异。翻译中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对原文有所减省，和增益一样，是为了更清楚地达意。如：

(7) 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还显；存心若有半毫未尽，事为虽公还私。If one is thoroughly candid and sincere, even though one wants to be unknown, one will become famous all the same; when one has the least selfishness, even though one does something for the public, one does it really for oneself.

(8) 解斗者，助之以威则怒气自平；惩贪者，济之以欲则利心反淡。所谓因其势而利导之，亦救时应变一权宜法也。In disengaging people from strife, encourage them and sometimes they will be pacified; to rectify the greedy, gratify them and sometimes they will become less mercenary.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manoeuvring a situation adroitly by following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 expediency for *dealing with emergencies*.

句(7)的“作人”、“踪迹”、“存心”已分别包含在“一味率真”、“虽隐还显”、“半毫未尽”之中，属冗词；句(8)的“救时应变”，其中“救”和“应”、“时”和“变”

是汉语四字结构中常见的同义重复，只要分别以“dealing with”和“emergencies”译之即可。以上处理，都是为了避免冗余，使译文符合英语的修辞习惯。

视点转换 (shift of perspective) 是从与原文不同甚至相反的角度来传达原文的信息，是对原文信息的表层形式的重新安排。其理论依据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在认知、思维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如：

(9) 落落者难合亦难分，欣欣者易亲亦易散。是以君子宁以刚方见惮，毋以媚悦取容。The aloof are difficult to get acquainted with, but they will *not part with you lightly*; the smart are easy to be friendly with, but they can *rarely keep a lasting friendship*. Thus the *junzi* gentleman would be awe-inspiringly upright rather than servilely flattering.

(10) 欲遇变而无仓忙，须向常时念念守得定，欲临死而无贪恋，须向生时事事看得轻。To remain calm and unruffled in the hour of peril, one must be firm in one's beliefs at ordinary times; to *be ready* when summoned by death, one must *not take things too seriously* in one's life.

句(9)不说“难分”而说“不轻易分手”，不说“易散”而说“难长久交友”；句(10)不说“无贪恋”而说“欣然(前往)”，不说“看得轻”而说“不看得太认真”，说法不一，但意思相同，而且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概略化 (generalization) 是在译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或抽象的方式传达原文的意义。概略化必然对原文有所省

略，但往往不是直接省略某个词语，而是对该词语的意义进行概括或抽象。其理论依据一是两种语言修辞习惯的差异，二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优先传译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汉语中的某些四字结构、虚指的数量词，以及某些文化内涵虽然丰富，但在上下文中其意义已经抽象化了的词语，在翻译中常须概略化，以避免译文过于累赘，而意思反而不清楚。如：

(11) 优人傅粉调朱，效妍丑于毫端，俄而歌残场罢，妍丑何存？奕者争先竞后，较雌雄于著子，俄而局尽事收，雌雄安在？Actors *paint their faces*, using the brush to represent beauty and ugliness. But soon *when the performance is over*, where are the beautiful or the ugly? Chess players *contend* with each other, using the moves to fight to see who is the strong and who the weak. But before long *when the game is ended*, where is the strong or the weak?

(12) 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须百般计较？书读五车，才分八斗，未闻一日清闲。A *crude bed* at night, *two coarse meals* in the day: why should one care too much about worldly needs? Reading *whole loads of books*, showing *exceptional talents*: such people never know a single day of leisurely comfort.

(13) 笙歌正浓处，便自拂衣长往，羨达人撒手悬崖；更漏已残时，犹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To adjust one's clothes and leave *when the elegant performance is at its height*: such *resignation at critical moments* in the philosophical man is really admirable; to keep

trudging on *when the night is waning*: such toiling of the worldly man in the sea of bitterness is truly laughable.

句(11)的“傅粉调朱”指“(为演出)化装”，“歌残场罢”指“演出结束”，“争先竞后”指“争斗”，“局尽事收”指“棋局收场”，不必逐字翻译，都作了概略化处理。句(12)的“八尺”、“二升”言所需之少，“五车”、“八斗”言拥有之多，所有数字都非实指，因此只译出其内涵意义。句(13)的“笙歌”、“更漏”虽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但译出后文字会显累赘；“撒手悬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喻，但照字直译不好懂，增益又不易说清楚，因此这三个词语都作了抽象化或概略化处理。

具体化 (specification) 是将原文中某些笼统、抽象的词语译成具体的词语，将某些象征性的说法转换成一般的说法。其实质是缩小上下文中某一词语指称对象的外延，其理据还是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和修辞习惯上的差异。如：

(14) 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故人常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则性定而动无不正。Recall the taste of food when you are full, and you no longer have the pleasurable experience of eating it; recall the taste of women when you are sat-ed, and you are no longer in a mood for any love-making. Thus by being wise after the event, you can often avoid being stupid before an action, and then you will remain unaffected doing nothing improper.

句(14)的“味”、“淫”、“浓淡之境”、“男女之见”是

虚说，是汉语常用的修辞手法；“男女之见”还是典型的委婉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性的保守观念。翻译中根据译语的修辞习惯和译文读者的西方文化观念，作了具体化处理。

一些借代的修辞手法有时也当译出具体所指：

(15) 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_·气_·味_·；处林泉之下，须要怀_·廊_·庙_·的_·经_·纶_·。In high office and great power, one must not lack the temperament of the hermit; in retirement and seclusion, one should have the craft of the statesman.

归化 (adaptation) 是在译文中用与原语词语意义、使用频度大致相当，但文化色彩不同的译语词语来取代原语词语，其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大致相当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其理据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思想、喻义相同而语言形式、意象各异的对应说法。某些成语和形象化语言的翻译可用此法，虽然形象有差异，但意义相同，译文读者也乐于接受。如：

(16)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加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机。Little strokes fell great oaks, and constant dripping wears the stone: those who learn the Tao have to exert themselves; when water comes, a channel is there, and when a melon is ripe, it falls off its stem: those who have attained the Tao follow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绳锯木断”译成了意义相同、形象也大致对应的英语成语。又如：

(17) 扫地白云来，才著工夫便起障；凿池明月入，能生境界自生明。The moment the ground is swept, the mist floats over; *temptation* appears soon after an effort is made; when a pond is dug, the moon moves in; *light* comes where the mind is open and unblocked.

原文带佛教文化色彩的“障”、“明”转换成了带基督教文化色彩的“temptation”（如《新约·马太福音》：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新约·哥林多前书》：There hath no temptation taken you）、“light”（如《旧约·创世纪》：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旧约·以赛亚书》：the Lord shall be unto thee an everlasting light）。虽然文化色彩不同，但译文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可算有失有得。

值得指出的是，原文中带有原语文化色彩的词语一般应取直译，不宜轻易“归化”。但任何事情都难绝对化，有时译语中有和原文词语基本对应的固定说法，虽然形象或文化内涵有差异，但从行文和译文读者接受方便的角度考虑，似乎也可偶一借用，作为对直译的一种变化和补充。

释义（paraphrase）是在译文中不拘泥原文的字面而直接解释原文的语义，其理据是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优先传译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一些成语、典故、比喻、形象在原文中的意义已抽象化时，翻译中常可释义。如：

(18) 先达笑弹冠，休向侯门轻曳裾；相知犹按剑，

莫从世路暗投珠。The already illustrious and influential will scorn those who seek official posts by favouritism, so never lightly call on the noble to pay respects; even bosom friends will take up swords against each other, so never lightly waste your valuable devotion on the world.

下面这个句子中，“逸出于道义之外”、“窜入于道义之中”的翻译不拘泥于字面，这种译法通常叫“意译”，实际上也可看作一种“释义”：

(19) 好利者逸出于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Those after gain have no moral guise, and their harm is open and light; those after fame have a moral disguise, and their harm is hidden and grave.

综上所述，为了传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直译应是主要方法，变通和补偿的手段是对直译的补充，两者不能等同视之。但后者虽然只是补充，却也不能缺少。在许多情况下，同一条语录的翻译就既有直译，又有变通和补偿，如：

(20) 语云：“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一“耐”字极有意味，如倾险之人情，坎坷的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撑过去，几何不堕入榛莽坑壑哉？A common saying goes: “In climbing mountains, endure the steep side path; in travelling on snowy roads, endure the perilous high bridge.” The word “endure” is most significant. In dealing with treacherous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getting

along in a world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without the spirit of “enduring” to tide ourselves over, how can we escape the dangerous pits of life?

整个译文基本上是直译,“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极有意味”、“倾险的人情”、“坎坷的世道”、“撑过去”的翻译尤其如此;但其中也有变通和补偿,包括“增益”(如“steep”、“perilous”、“the spirit of”、“dangerous”)、减省(如“榛莽”未译)、灵活变通(如“几何不堕”译成“how can we escape”)等。鉴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多种变通和补偿手段的灵活使用,可以尽量弥补单靠直译难以完全传达的语义和文化内涵,收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效果。

风格和语言形式

王宗炎先生说:“译书有四难,了解原文词义难,掌握原文精神难,添上适当注解难,译出原文风格难。不消说,能否译出原文风格是衡量译本的最高标准,尤其是在翻译文学作品或用文学笔调写的历史书的时候。”(王宗炎 1980, 1)翁显良先生认为翻译“不但要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的观点,而且要尽可能近似地反映原作的风格、技巧、笔调”,做到“原文牵强我牵强,原文尖刻我尖刻,原文揶揄我揶揄,原文痛骂我痛骂”(翁显良 1983, 134)。只有这样,才能如鲁迅所说的“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风格虽然难以把握,“但它最终是通过可以具体为人感知的物质构成要素表现出来的”,“它是各种物质构成要素给予人的印象的叠加复合物”(柯平 1993, 37)。为了较好地再现原作的风格,首先要把握原作的风格。《菜根谭》语言质朴、厚实、平易、清新,具有口语的特点,这是基调;作为一部古代文人的格言录,它又有用词文气、典雅,造句正

式、简古的一面，这是其二；它意象丰富，意蕴深刻，情调恬淡、高远、雅致，透出中国古典诗文朦胧、含蓄、蕴藉之美，这是其三。要想译文在这几个方面都再现原作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只能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是优先保证传译原作的基本语言风格；在此基础上尽量展现其风格的其他方面；如有可能，再传达一点原文的意境；如还有可能，再兼顾一下其语言的外在形式。

风格的创造和再现都离不开选词造句。为了保持原作朴素、平易、清新的基调，翻译中基本上选用小字、常用词和明白、晓畅的日常表达方式。如下面这条语录有明显的口语特点，译文力求贴近它的语体风格：

(21) 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浓艳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The path of scramble is narrow; stay behind a little, and by that much you will find it broader. The enjoyment of savoury food is brief; make the food a little bland, and by that much you will find its enjoyment longer.

(22) 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忿。The bird that sits long will fly high; the flower that blooms early will fade soon. Seeing this, one can forget the worries over failure, and keep off the impatience for success.

“bird”、“flower”、“worry”、“impatience”、“failure”、“success”等名词，“sit”、“fly”、“bloom”、“fade”、“see”、“forget”、“keep off”等动词和短语动词，“long”、“high”、“early”、“soon”等副词，都属于最基本的常用词；而“The

bird that sits long will fly high”、“the flowers that blooms early will fade soon”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比较朴素、平易，这是原文风格的基调。

但是原文风格还有其多样性。为了传达那种言简意赅的格言式特点，用词有时当比较正式、古雅。下面这段译文中，“banish”、“remove”、“worldliness”、“impurities”是正式的用于书面语的词，“therewith”、“thereof”更是如此：

(23)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能重名义，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是事境之尘氛未扫，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如拔除不尽，恐石去草复生矣。Being able to make light of riches and honour but unable to forget *the concern therewith*; being able to value good name and moral justice but unable to banish *the idea thereof* — this is because things are not yet cleared of worldliness, and the mind is not yet free from impurities. If such things are not rooted out, the grass may grow once the stone is removed.

句式也比较庄重，如下面译文中置于主句之前的用“that”开头的目的状语从句以及用“barring which”开头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24)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便所谓土木形骸而已。“*That the mice may not starve, always leave some rice; that the moth may not burn, refrain from lighting a lamp.*” This belief of the ancients is what brings life to

us; *barring which*, we would be mere figures of clay and wood, or a body without a soul.

译诗和富于诗意的散文，还有如何传达其中的意境的问题。意境即作品的境界或情调，是用形象（有灵的或无灵的，活动的或静止的）来间接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意境是抽象的，但其载体是具体的。意境的创造离不开形象的描写，离不开修辞手法的使用。为了传达作品的意境，最重要的是准确地、恰如其分地传译其中的形象。如：

(25) 兴逐时来，芳草中撒履闲行，野鸟忘机时作伴；景与心会，落花下披襟兀坐，白云无语漫相留。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one strolls barefooted in scented grass, unsuspecting wild birds casually keeping one company; touched by the scenery, one sits half-dressed musing amongst falling petals, silent white clouds fondly lingering on.

原文用了“芳草”、“落花”、“撒履闲行”、“披襟兀坐”、“野鸟忘机”、“白云无语”等一系列人、物相关，动、静结合的形象。译文亦步亦趋，以“scented grass”译“芳草”，以“falling petals”译“落花”，以“strolls barefooted”译“撒履闲行”，以“sits half-dressed musing”译“披襟兀坐”，都是照字直译；以“unsuspecting wild birds”译“野鸟忘机”，以“silent white clouds”译“白云无语”，虽然词序颠倒，仍未背本义；以“casually keeping one company”译“时作伴”，以“fondly lingering on”译“漫相留”，动词“keep”、“linger”，副词“casually”、“fondly”，以及前面的

形容词“unsuspicious”、“white”的使用，给“野鸟”和“白云”赋予了灵性，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拟人手法。通过这些形象的如实传译，描绘出一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画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作者无物无我、清静无为的境界。

就语言的外在形式而言，原文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有时还有诗歌的韵律。在优先保证语义、文化内涵、风格传译的前提下，偶尔还可以兼顾原文的对仗、押韵乃至绕口令一般的语言形式：

(26) 子生而母危，积积而盗窥，何喜非忧也？贫可以节用，病可以保身，何忧非喜也？*When a child is born, the mother in jeopardy lies; where money is hoarded, the thief casts greedy eyes: what delight is not without sorrow? Want may save wealth, illness may keep health: what sorrow is not without delight?*

(27) 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尧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人常作如是观，便可解却胸中罣矣。*The ways of the human world are unpredictable, thus one should not take things too seriously. Shao Yong the Song dynasty philosopher put it well: “What was before ‘I’ is now ‘he’: who knows who today’s ‘I’ will tomorrow be?” If we always see things in this light, we shall know no worries whatever.*

风格的各种物质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就是风格诸要素的总和。译者只要仔细分辨这些

要素，研究其特点，并在译文中予以充分的恰当的反映，原文的风格就会悄然融入译文，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受到感染。下面这条语录也许反映了作者洪氏的审美趣味和风格追求，而它的文字又恰是这种风格追求的注脚。翻译时尽量展现其风格的各个方面，以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其面貌。有了局部就有了整体，照顾了风格的细节，整个风格就会自己照顾自己，无须译者另外劳神：

(28) 文以拙进，道以拙成，一拙字有无限意味。如桃源犬吠，桑间鸡鸣，何等淳庞。至于寒潭之月，古木之鸦，工巧中便觉有衰飒气象矣。Writing improves for unadorned simplicity, and the Tao is attained through unaffected simplicity: “simplicity” is a word that says a lot. Take for example the poetic image of dogs barking in the idyllic Land of Peach Blossoms, or of roosters crowing in the mulberries of a rustic village: what honest simplicity that stands wear and tear! As for the picture of a solitary moon over a chilly pond, or of a lone crow on an olden tree: though fine and exquisite, it smacks of bleakness and desolation.

译文基本上是平易、明白的接近口语的语体，如“writing improves for…”、“that says a lot”、“take for example”、“stands wear and tear”、“smack of”等，但又点缀着“idyllic”、“rustic”、“solitary”、“lone”、“olden”等正式、文雅乃至古朴的词语。而译“桃源”加“idyllic”，译“桑间”加“of a rustic village”，译“月”加“solitary”，译“鸦”加“lone”，则是为了多少传达原文那种宁静、清幽、

空寂的意境。句式也不拘一格：有长有短；有简单、并列也有复合；有以主语开头，也有以句子的其他成分开头；动词的语态也有所变化（如“*Writing improves for ... The Tao is attained through ...*”）。这样做，是为了因现代英语散文修辞之所长，发挥译语优势，一则使译文比较流畅、可读，二则多少再现原文那种长短相宜、起落有致、形散神聚、流泻自如的古文的特点，传达一点中国传统文论历来看重的气势和神韵。

翻译有赖于原语的理解能力和译语的表达能力。表达的正确首先在于理解的正确，而表达的精粗、文野、高下则取决于译语的修养。翻译《菜根谭》时，笔者行文时虽细心揣摩，字斟句酌，仍常感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或过之或不及，留下不少缺憾。翁显良先生曾谈到英译汉时“因汉语之宜，用汉语之长”的重要性，认为“与其整天捧着英汉词典，不如多读文学名著，免得真到用时才发觉无汉语之长可用”。（翁显良 1983, 136, 137）诚哉斯言！英译汉如此，汉译英又何尝不是如此？母语尚且这样，外语如不加倍努力，经过长期的熏陶和磨炼，提高语言文学的全面修养，到汉译外时“发觉无外语之长可用”就更在所难免了。而这一点正是笔者译《菜根谭》的切身感受。

他山之石

——一位中国典籍国外译者的启示

—

一位西方翻译理论家指出：“把汉语译成西方语言之难是人所共知的”；“语法、词汇之类的参考书对译者来说都没有多大用处。只有上下文，包括最广泛的语言文化背景，才能说明含义。”（Steiner 2001, 375, 376）如果说一般汉语文章的翻译尚且如此，中国典籍的翻译就更是如此。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翻译中，除了文本本身的理解和传译的困难，还有如何传达其中的文化信息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外新近出版的诺布洛克英文评注全译本《荀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 335 年。他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荀子》一书，凡三十二篇，内容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乃至语言学、文学，且多独到之见，精辟之论，可谓集各家学说之大成，为先秦一大思想宝库。

这样一部经典，在西方却没有像《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兵法》一样受到翻译者的重视。在诺布洛克的英文研究全译本（以下简称诺译本）《荀子》出版之前，英文本主要有达博斯（H. H. Dubs）的《荀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Hsüntze*）（1928），其中选译了《荀子》一半的篇

数；沃森 (Burton Watson) 的《荀子：主要著作》 (*Hsün Tzu: Basic Writings*) (1963)，其中选译了《荀子》的若干重要篇章。此外，理雅各 (James Legge) 在《孟子的著作》 (*The Works of Mencius*) (1895) 中译了《荀子》中《性恶》一篇；戴文达克 (J. J. L. Duyvendak) 的《荀子论正名》 (“Hsüntze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1924)，和 Y. P. Mei 的《荀子论术语》 (“Hsün-tzu on Terminology”) (1951) 都是第 22 篇《正名》的翻译；陈荣捷 (Wing-Tsit Chan) 在《中国哲学资料选编》 (*A 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63) 中选译了《荀子》中《天论》、《正名》、《性恶》三篇。因此，诺布洛克的英译本是第一个英文研究全译本。对此学界有人感到不解，不知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有人来做诺氏所完成的工作” (Knoblock 1988, 护封)。对此诺氏却有自己的解释：

荀子的著作……在西方从未像《论语》、《孟子》一样受到帝王的圣遇。它们既不包含像墨翟的“博爱”那样的学说，可以推断为比基督教教义更早，其文字又不像《道德经》和《庄子》一样流畅恣肆，娓娓动听，因而《荀子》历来不受译者青睐。荀子说理严肃、认真，细致、缜密，使其文虽明白易懂却令人意兴索然。对一般读者而言，其思想之“中国味”似嫌不足。盖因它既不能以不可思议的东方所独有的深奥神秘引人入胜，又因它过于有条不紊、精确严密，使人无从对终极事物作无穷遐想。(Knoblock 1998, viii)

不管诺氏的说法是否有理，《荀子》在西方相对受冷落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诺译本《荀子》一问世，就在英美学

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它是“一个利用当代汉学的全部详尽资料进行译注的全译本”。《亚洲研究学报》认为“这部著作显然是广泛全面研究的成果，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得惊人……此书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经典哲学作品的所有一般翻译”。《美国东方学会学报》指出：“将这部著作（指《荀子》）大规模地译成一种西欧语言，对它作全面深刻的学术性介绍，并对文本作恰当的评注，这还是第一次。”《宗教研究评论》称它是“一部第一流的译著和专著”，认为“毫无疑问，此书将成为《荀子》在西方的标准版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此书也为任何种类的重要中国文献的译介立下了高标准”。（Knoblock 1990, 1994, 护封）

诺译本《荀子》的全名是：《荀子：著作全译与研究》（*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全书共三卷，分别于1988、1990、1994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著）者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哲学教授，哲学系系主任。他在第二卷《前言》中称：“我尽量悉数查阅了用中文和日文撰写的批评文章和著作，且注意到了中国和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最近动态。我的目的是拿出一个面向有文化教养的人的英译本，借以充分传达荀子哲学论点的含义。”他还列举了这个译本和最近的研究成果的区别：一是它包括大量的阐释材料，用来解释专门术语、人物、事件；二是每篇前附有详细的导言，概述全篇的哲学观点及其与其他哲学家思想的联系；三是附有大量注释，必要时还加注汉字，以便当版本文字上有出入，或不同校注者说法不一时，借以说明译文所取说法的依据；四是卷前有总序，分章讨论荀子的生平，他对后世的影响，他所生活的知识圈，以及古代中国人用来表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概念的术语。显然，这是一个融资

料、考据、研究、翻译为一炉的学术性译本，在中国典籍的英译方面独树一帜。

二

具体说来，这个译本有以下特色：

一、资料丰富，考据翔实。在第一卷《前言》中，诺氏列举了本书所作的大量资料、考据、评价工作之后说：“我的目的是为学者提供一个方便的本子，使他们无需经常去查阅中文原文，但同时提供必备的资料，如想查阅即可去查阅。”全书 1153 页，各卷的前言，第一、二卷的总序（第三卷无总序），各篇的导言，以及注释、书目和补充书目、附录、术语表、索引等共计 775 页，约占全书 67% 的篇幅。以书目为例，三卷后共列参考书目和补充参考书目 1502 种，其中既有数百种中国古籍，又有新近（最新的为 1990 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和西方发表的研究成果；既有用中文和日本发表的成果，又有用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发表的成果。大陆的研究成果既有专著，又有《文史哲》、《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全国性学术刊物，以及诸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乃至一些地方院校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全书撰写注释共 2727 条，这些注释短的十数字、数十字，长的数百字甚至上千字。就其内容而言，有提供文化背景的：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knight up to the supreme position, all must be moderated through ritual and music.²³
(10. 3) (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 …²³ It w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Ru concep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the upper classes were not to suffer criminal punish-

ments and that ritual principles did not extend to commoners. Thus, any untoward tendencies of aristocrats were to be “moderated” by music and ritual. (儒家关于中国社会观念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故贵族之任何不良倾向得以礼乐“节之”。)

有解释典故的：

It is impossible for a frog from a well pit to join in discuss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Eastern Sea.⁶⁰ (18.4) (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 …⁶⁰ This is an allusion to the famous allegory preserved in the *Zhuangzi*, 17 “Qiushui” 秋水…Ruo 若, [the god of] the North Sea, said: “One cannot discuss the sea with a well frog, for he is too confined by the space in which he lives…” (此处典出《庄子》第17篇《秋水》……北海(之神)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有参见典籍的：

That the gentleman must eat pulse and drink water is not due to his stupidity.⁴⁰ (17.8) (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 …⁴⁰ Compare LY, 7.16: “The Master said: He who seeks only coarse food to eat, water to drink, and a bent arm for pillow will without looking for it find happiness to boot…” (参见《论语》7.16: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对文本进行考证的：

The name and reputation of Robber Zhi are on everyone's lips²⁴... (3.1) (盗跖吟口……) ...²⁴The text tradition and the meaning here are unclear. SY reads *xiong tan* 凶贪 “is cruel and avaricious” for text *yin kou* 吟口。Yang Liang: *yin kou* means that his praises have long been on everyone's tongue... (此处文字说法不一，意思不清。(刘向)《说苑》作“凶贪”——“残酷和贪婪”。杨倬认为：“吟口”说的是对他早已众口称赞……)

还有就某段文字的解释列举诸说，供读者参照的：

The rigid cause themselves to be broken; the pliable cause themselves to be bound.²⁵ (1.5) (强自取柱，柔自取束。) ...²⁵ Wang Yingzhi: “The strong... broken; the weak protected.” Liu Shipai: “... bear up under stress; ... to be bound.” Karlgren: “... be hit; ... to be protected.” (王引之：“强者……遭折断；弱者……得到保护”。刘师培：“……经受住压力；……遭束缚。”高本汉：“……被击中；……得到保护。”)

总之，诺译本《荀子》所据材料之丰富，考据之翔实，换言之，它为文本所提供的文化背景之广阔、深厚，令人赞叹。

二、研究全面，颇有见地。首先，诺氏是将荀子置于一个大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来考察。他在谈到这样做的动机时说：

我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俾读者对一些哲学论争的形势及其历史背景有所了解。虽然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可以假定一个有文化的读者应知道亚历山大在伯里克利之后，知道特洛伊战争在《伊利亚特》中有描写，有文化的大众却只知道两个中国古代人名，即孔子和孟子。近来秦始皇也已为人们所知晓，但能说出这些人物时间先后的西方读者却鲜有其人。(Knoblock 1988, ix)

以第一卷的《总序》为例，在这篇长达一百二十余页的论文中，诺氏就详细介绍了荀子的生平，荀子思想的影响，思想界的情况，古代中国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等。此外，还评介了《荀子》的各种版本以及中国、日本、西方对《荀子》的研究。为了说明荀子思想的影响，诺氏分别评介了荀子的门徒韩非、李斯、浮邱伯、张苍、毛亨等，因为荀子“虽然在政治上从未得意，但作为一个教师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关于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诺氏不但介绍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还介绍了《书经》、《诗经》、《乐记》、《礼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等古代经典。所论虽然有详有略，但大都言之有据，有时还不乏精论。如关于荀子求学稷下时的学术环境的概述：

当时仍在那里或者几年前曾在那里授业的大师、名师中有不少中国哲学最著名的学者：淳于髡、彭蒙、慎到、环渊、田骈、邹奭、宋钐、捷子、孟子和尹文。此外，虽然申不害、杨朱、惠施和庄周都不属于书院（指稷下），他们的著作在那里却熟为人知。在稷下，惟一

明显没有信徒的重要哲学是墨翟的哲学，但他的思想在那里亦普遍为人知晓。很难想像出一个比这更加生气勃勃、令人振奋的学术氛围。这就是影响荀子思想形成的环境。他的哲学就是在稷下的各种论争的背景下，与这些名人的种种观点相克相生形成的。其结果是，荀子譬如比孟子就博大得多，而且对儒家以外的诸多哲学家的种种论点，他表明自己既有所知晓，亦从中获益。(Knoblock 1988, 57)

其次，诺氏以一位西方学者的目光，以一位哲学教授的专业知识来考察荀子，给研究带来一种新的视角，有时能见人之所未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对荀子所处时代的学术繁荣盛况的概述：

无论是在古代的雅典和亚历山大，抑或是中世纪的巴黎和牛津，亦或是近代的剑桥和海德尔堡，都未有超出中国古典时代焕发出异常充沛的（学术）精力之情形。（学者）人数之众多，其兴趣之极度广泛丰富，领悟之深刻，研究之广博，思想之精辟，使荀子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在世界历史上亦无出其右者。(Knoblock 1988, 66)

视角之宽广说明其对西方学术史和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熟悉。又如对荀子思想的评价：

其思想涉及的领域之广超过任何其他古代中国思想家，惟一具有可比性的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中国文化体现在他的哲学中，而他为思维和社会所描述的理论上

和实践上的新秩序，清楚地阐明了传统因素的一种新模式，这些因素迄今为止都是相互独立发展，或者说一直是支离破碎，没有完全变得和谐一致，统一集中，整齐划一。他的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所有其他方面相关联，虽历经沧桑而未有改变。一种严格的体系，一个稳定的框架，贯穿于他有关语言、知识、头脑机制、人性、自然和世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论之中。(Knoblock 1994, vii)

此外，关于诸子百家，关于中国典籍，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诺氏都不乏客观的介绍和恰当的评价。

三、翻译扣紧原文，译文平易流畅。《荀子》作为一部儒学经典，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其思想博大精深，其文风浑厚绵密。将这样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古代著作准确地介绍给今天的西方读者，诺氏是意识到其艰难的：

要有一种基本的视点转换，才能“去掉事物带来的幻觉，还它们以本来面目”。至少在目前，翻译却不能提供这种视点转换。而敌人正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语言看来透明清澈，使人明白易懂，实际上是一面形而上学的玻璃，有时只能将事物扭曲，而不能使事物变得明晰。我们缺少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而没有这些概念，西方人连提出命题都无法措辞……当我们为了传达一个中国思想家的意思而采用完全西化的术语时，任何敏锐的读者的头脑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西方式的问题。有些人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即新造术语，但那样一

来就无所谓翻译了。(Knoblock 1994, viii)

对这个难题，诺氏的解决办法是紧扣原文，照字直译，辅以各种补偿手段，尽量“原汤原汁”地传达原文的含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直译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荀子》中用了大量比喻形象，这些比喻形象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译者直译这些比喻形象，既传达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又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还丰富了译语的语汇，使读者有一种新鲜感。如《劝学》篇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

I once spent a whole day in thought, but it was not so valuable as a moment in study. I once stood on my tiptoe to look out into the distance, but it was not as effective as climbing up to a high place for a broader vista.

Climbing to a height and waving your arm does not cause the arm's length to increase, but your wave can be seen farther away.

Shouting downwi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tenseness of the sound, but it is heard more distinctly.

A man who borrows a horse and carriage does not improve his feet, but he can extend his travels 1,000 *li*. A man who borrows a boat and paddles does not gain any new ability in water, but he can cut across rivers and seas.

The gentleman by birth is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men; he is just good at “borrowing” the use of external things. (1. 3)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

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二是直译加注。由于原文中的一些词语直译出来译文读者不一定理解，或可能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以注释形式加以说明。这样做，既再现了原文的风貌，又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如对“黄泉”一词的处理：

Though the earthworm has neither the advantage of claws and teeth nor the strength of muscles and bones, it can eat dust and dirt above ground and drink from the waters of the Yellow Springs below³⁰... (1.6) (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³⁰The Yellow Springs, deep under the earth, were where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went and so was another name for the underworld. (黄泉在地下深处，为死者魂魄所归，故为阴间的又一说法。)

当然，把“黄泉”译为“the underworld”、“the nether world”也无不可，还可以省去注释的麻烦。但诺氏为了保留中国文化的风貌，不憚辛劳，取了直译加注一途。

三是直译加注汉字。由于原语语言文化和译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有时在译语中找不到在内涵和外延上与原语完全吻合的词语或概念。遇到这种情况，为慎重起见，诺氏在直译的基础上加注原文汉字。如：

The official tasks of the hunchbacked *shamanesses* 伛

巫 and lame *shamans* 跛击 include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Yin 阴 and Yang 阳 principles... The duties of the *director of the marketplace* 治市 are to care for the disposal of dung and nightsoil... The duties of the *director of crime* 司寇 are to eliminate violent behavior and proscribe cruelty... (9.17) (相阴阳……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治市之事也。折愿禁悍……司寇之事也。)

四是直译（加汉字）加意译。这种译法和直译加注、直译加注汉字一样，也是为了既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又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如：

If for the sake of a reputation, or for the sake of profit, or because of anger, others do not commit aggression against him, then his country will be as secure as a boulder and as long-lived as the Winoing Basket 旗 and Wings 翼 constellations. (10. 20) (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

五是直译、意译，灵活处理。同一词语，有时直译，有时意译，视情况而定。如：

...they caused... fabrics to be embroidered with the white and black axe emblem, and the white and black notched stripe, and the white and crimson blazon... (10. 5) (……为之……黼黻、文章……)

To show them to another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embroidered emblems on the ceremonial court robes……
(5. 13)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此外，还有音译（“儒”—“Ru”）、音译加意译（“德”—“the *de* virtue”）、音译加意译（加汉字）加注（“焦侥”—“the jiao pygmies¹⁴³”）等。单纯的意译，诺氏似取慎重态度，但也不是完全排斥。如把“（楚）分而为三四”（15. 9）译为“（the state of Chu） was partitioned”，而不是拘泥于字面译成“was partitioned in thirds and fourths”或者“was partitioned three or four times”，实际上也是一种取其大意的意译法。

诺氏这种在涉及文化特色时以直译为主的做法，与一些译家的主张和实践不谋而合。如鲁迅就认为翻译“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1935，352）。

纵观诺氏的译文，在尽量直译的基础上，辅以各种补偿手段（注释、注汉字、译音、译意、提供背景材料），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兼顾“易解”和“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两方面。

三

鉴于英译中国古籍的复杂性、艰巨性，这个译本无论在理解还是在表达上，都还有一些不妥乃至误译之处。首先是理解。虽说“诗无达诂”，对古经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更是见仁见智，但对一些语义明显的词语应该说是定说的。如

把“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中的“知”译成“should know”（9. 27）显然是把表“主持”、“掌管”（“direct”，“supervise”，“be in charge of”）的“知”误解为表“知道”的“知”。“人有三必穷”译成“Man has three patterns of behavior that certainly will reduce him to dire need”（5. 8）也是把表“困厄”（“dire straits”，“plight”，“predicament”）的“穷”误解为表“贫穷”、“匮乏”（“poverty”，“destitution”）的“穷”。“人有三必穷”似应译为“Man has three patterns of behavior that will certainly land him in a plight/dire straits”才对。其次，古汉语中多单音词，不像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占优势。如果把本是两个单音词的词组译成一个双音词的意思，就会带来语义的缺损。如把“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于道”译成“the scholar and gentleman do（应为 does）not neglect the Way because of poverty and want”（2. 5）实际上是把古汉语中的“贫”（“poverty”）、“穷”（“plight”）两个词理解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贫穷”（“poverty”，“want”）一个词。又如把“槁暴”译成“dry out completely in the sun”（1. 1）也是只译了“暴”（“晒”）而没有译“槁”（通“焯”，即“烤”）。“槁暴”应译为“dry out（completely）over a fire or in the sun”意思才完整。第三，对原文的确切理解有时还涉及生活常识。如把“木受绳则直”译成“wood that has been marked with the plumbline will be straight”（1. 1）就甚为不妥。“绳”这里是指“木匠的墨线”，而不是“铅垂线”（the plumbline）；“木受绳则直”是指“木料用墨线弹划后再用刀斧比照砍削就能取直”。如不这样理解，试问一段弯木，不施斤斧，只用墨线（“铅垂线”？）弹划，如何就能“变直”？因此这句话当译为“a piece of wood marked with the line made by a car-

penter's ink marker *and shaped accordingly* will be straight”才符合原意，译文读者才能看懂。

其次是表达。翻译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要尽量清楚、达意、通顺、流畅。在这方面诺氏的译文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有时译文不够清楚、通顺，这也许与对原文的理解不确切有关。如“His use of his sense of what is morally right to change in response to every situation is because of knowledge that is precisely fitting for every situation, whether curved or not” (3. 5)，读者看了可能会不知所云。其实原文“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如译成“(Rather, this is because he) uses his sense of what is morally right to respond to every situation, and to know to bend or straighten (or “to be flexible”) according to the occasion” (“这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意思就比较清楚。

第二，诺氏的译文有时过于拘泥字面，该意译的没有意译。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文字过于累赘。如“社稷”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诺氏每次都译为“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其实准确的直译应是“altars to the gods of earth and grain”)，而不意译为“state”或“country”，似乎没有必要。二是有时使意思不清，如把“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十驾”译成“(in) ten yokings” (1. 6) 虽然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却不如意译成“(in) ten days”或“(in) ten stages”使人易懂。(马拉车，早晨套车，晚上卸车。“十驾”即套十次车，指十天的行程。)

第三，语法上也偶有失误，如：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there is a bird called the

“dunce dove” that builds its nest out of feathers woven together with hair and attaches the nest to the flowering tassels of reeds. The winds come, the tassels snap off, the eggs break, and the baby birds are killed. It is not that the nest was not well made; rather, it resulted from what it was attached to (1. 4)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

最后一个句子中的动词 (“was”、“resulted”、“was”) 的时态似宜改为一般现在时 “is”、“results”、“is”，因为这是一则寓言，讲的是带普遍性的道理。又如上文提到的“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于道”的翻译，士君子 (the scholar and gentleman, 或 the scholar gentleman) 指的是一种人，而不是指“士”和“君子” (the scholar and the gentleman) 两种人，应为第三人称单数，但译者却用了助动词 “do”。

第四，在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有时没有兼顾原文的形式和风格。如：

Do whatever causes the mind to be serene, though it gives the body toil, and whatever causes one's sense of what is right to develop, though it diminishes the concern for profit (2. 5) (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

原文文字简洁，对仗工整，译文则显得累赘，且无对称可言。如改译成 “What gives toil to the body but peace to the mind, do it; what promises little gain but much justice, do it”,

则更加符合原文的意义，也比较切合原文的风格。

诺译本《荀子》为我们英译中国典籍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1. 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集中的体现，对它的翻译应该兼顾文本和文化。注释、考据和研究是文化译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可以是典籍翻译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在文本的翻译上，直译和与直译有关的既传达原文意义、又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方法应是主要方法。

3. 由于中西语言（尤其是古汉语和现代英语）、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任何翻译方法都可能造成或意义或文化或二者兼有的损失，必须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补偿手段，以期得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效果。

4. 正确理解原文是成功翻译的关键。诺译本的译文存在的问题，不管是理解方面的偏差，还是表达方面的欠缺，都与没有正确理解原文、吃透原文有关。只有吃透原文，正确理解它的字面意义、文化内涵、表现形式，才能在译文中以最准确、最清楚、最贴切的方式将它们表现出来。鉴于阅读中国典籍本身的困难，中国典籍翻译中的理解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从翻译的角度读西利尔·白之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

著名汉学家西利尔·白之 (Cyril Birch) 1925 年生于英国兰开郡波尔顿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读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1949 年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兼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此外他还是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国季刊》编委。白之教授曾于 1983 年作为美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参加了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

白之对汉语和中国文学有深入的研究，主攻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他的博士论文《古今小说考评》(含小说的译文，499 页) 1955 年发表于伦敦大学，被列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论著之一。1958 年，他编译的英文版《明代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出版，该书收入了《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 7 篇小说，书前有作者所撰导言一篇，每篇译文之前有译者所撰简短介绍与评论。他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1965, 1972) 和《中国文学类型研究》(1974) 二书，被美国不少大学的东方文学系指定为教材。前者为二卷本，上卷上起周朝下至明代，下卷上起

*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umes) edited by Cyril Birch, Grove Press, 1965, 1972.

明代下至当代。书前有长篇导言，书中每组作品前亦有简要评价，显示出编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深刻理解。该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了中国代表著作系列。笔者1990年去美国讲授中国文学时曾使用此书，感到该书针对国外读者和使用者，选材和译文有不少特色。后者《中国文学类型研究》包括11篇英、美、捷克等国著名学者撰写的论文，论述所及有诗经、宋词、元曲、明代戏曲、明通俗白话小说、晚清短篇小说等。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此外，白之教授还为《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撰写题辞，为美国著名戏曲研究家柯迂儒（J. I. Crump）专著《忽必烈时期的中国元代戏剧》撰写题辞，由此可见白之在西方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界的威望。

白之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既是英文版，当然也是一部译文集。事实上，这部中国作品集能给读者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译文的质量。白之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首先，他从现有译文中选择出满意的译文，尚无满意译文的作品，他便特邀著名汉学家进行翻译。该书作品的译者共23位，其中有韦利（Arthur Waley）、庞德（Ezra Pound）、霍克斯（David Hawkes）、沃森（Burton Watson）、白之、陈世骧等享有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在译文的选择上，他也有具体的指导原则。他在导言中写道：“我们选择译文时，无论译文是否此前已发表，都力图避免语言无生气的译文和无学术功底的译文，我们也遗憾地抛弃了那些其英文风格陈旧过时的译文，以及那些只有通过一大堆使人昏昏然的脚注才能窥见其价值的学术性译文……我们也试图尽可能将作家与译者一对一联系起来，这样沃森就成了司马迁的代言人，韦利成了白居易的代言人，莱道特（J. K. Rideout）成了韩愈的代言人，布利特（Gerald Bullet）成了范成

大的代言人。”(Birch 1965, XV) 白之教授这样煞费苦心
地选择译者和译文, 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该书出版后便受到高
度的评价。《亚洲研究者》(*The Asian Student*) 说: “该书
是近些年来最好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集。” 《选择》
(*Choice*) 评论道: “对于白之编该书所取得的成就, 无论怎
么赞誉也不为过……书中译文, 许多都是由本领域公认的研究
大师们翻译的, 质量一致优秀。” 《纽约人》(*New Yorker*)
赞誉说: “这确是一道精美的中国筵席——畅饮精美的
诗歌, 富有训导意义的传记, 玩世不恭的爱情故事和戏剧,
富有哲理的信札和抒情的宗教短文——这是一场欢乐之宴。”
(Birch 1965, 封底)

二

诚如《选择》杂志所言, 该书中确有许多优秀译文。纵
观这些译文,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忠实、达意、传神,
即一方面能较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另一方面能用
通顺、流畅、恰如其份的译文来表达。在文学翻译中, 忠
实、达意、传神, 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首先是忠实,
既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文化内涵, 也忠实于原文的风
格。忠实离不开达意, 不达意, 则“虽译, 犹不译也”(严
复《天演论》译例言), 哪里还有忠实可言。忠实也离不开
传神, 因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
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
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茅盾 1954, 10)。当然, 达意、传
神也都离不开忠实, 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选集中
不乏三者兼备的佳译。如:

见渔人, 乃大惊,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陶潜：《桃花源记》）

Some, noticing the fisherman, started in great surprise and asked him where he had come from. He told them his story. They then invited him to their home, where they set out wine and killed chickens for a feast. When news of his coming spread through the village everyone came in to question him. For their part they told how their forefathers, fleeing from the troubles of the age of Ch'in, had come with their wives and neighbours to this isolated place, never to leave it. From that time on they had been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ey asked what age was this: they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the Han, let alone its successors the Wei and the Chin. The fisherman answered each of their questions in full, and they sighed and wondered at what he had to tell. (Translated by Cyril Birch)

这段译文能很好地把握和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具体表现在：1. 对原文句子中的省略成分能正确理解和恰当补充，如在“见渔人……问所从来”之前加“some”，在“具答之”前加“he”，在“咸来问讯”之前加“everyone”，在“问今是何世”之前加“they”，等等。2. 为了准确、清楚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在直译的基础上有灵活的变通和补偿，如“村中闻有此人”译为“*When news of his coming spread through the village*”；“自云……”译为“*For their part they told how*”

…”，在“they”之前加“for their part”，使语气更加连贯；“魏晋”之前加“its successors”，点明“汉”和“魏晋”之间的先后关系，等等。3. 英译文平易、朴素，晓畅、通顺，如“Some, noticing the fisherman, started … and asked where he had come from.” “For their part they told how … never to leave it”等句子，充分发挥英语复合句的优势，使句子结构紧凑，主次分明，文从字顺。

当然，也应该指出，“秦时乱”的“乱”可以更准确地译为“the tumults of war”；“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此处妻子当为“wives and children”或“families”，“邑人”也不如译成“(fellow) townsmen”。

又如：

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游。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二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顾婢子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

……

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掇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

……

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his cousin Wu invited him out for a stroll. Hardly were they outside the village when his uncle's servant called Wu back, but Wang, seeing be-
vies of pleasure-bent girls, proceeded cheerfully alone. Among these girls was a young lady, attended by her maid, and toying with a sprig of plum blossom. She was the prettiest girl in the world and had a charming smile. He stared and stared at her, regardless of manners. When the girl passed by she remarked to her maid, "That lad has a wicked look in his eyes!" She tossed her flowers to the ground and walked away, laughing and talking.

...

Wang waited till she stopped laughing, and then drew the flower from his sleeve and handed it to her.

"It's dead," she said. "Why do you keep it?"

"You dropped it dur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said Wang, "and so I have kept i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keeping it?"

"This is to show my love and that I do not forget you. Since I met you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I have been so lovesick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I did not expect to see you again. Pray have pity on me!"

"Such a trifle!" said the girl. "Why should I begrudge a close relative? When you leave I'll ask the old gardener to cut you a whole bundle of flowers."

...

I have heard of a herb in the hills called "laughing grass," the smell of which makes people laugh without stopping. A plant of this sort in the house would beat all other flowers. (Translated by 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

蒲松龄是语言艺术大师，他用文言写小说，干净利落，举重若轻，写景、状物，叙事、描人，悉臻其妙，这从引自《婴宁》的两段文字略见一斑。译文亦步亦趋，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如“beviess of pleasure-bent girls”（“游女如云”）、“proceeded cheerfully alone”（“乘兴独游”）、“toying with”（“拈”）、“a sprig of plum blossom”（“梅花一枝”）、“That lad has a wicked look in his eyes”（“个儿郎目灼灼似贼”）、“It's dead...Why do you keep it?”（“枯矣！何留之？”）、“Pray have pity on me!”（“幸垂怜悯”）、“Why should I begrudge a close relative?”（“至戚何所靳惜”）、“... 'laughing grass,' the smell of which ...”（“……‘笑矣乎’，嗅之……”）等等，用词准确、贴切，行文流畅、洗炼，颇得蒲氏文笔的神韵。

就翻译方法而言，译者主要取直译，但又有灵活变通。如“Such a trifle!”（“此大细事”）改陈述句为感叹句，“would beat all other flowers”（“合欢、忘忧……作态耳”）作了概括性的释义处理。

其中也有个别可商榷之处。“折一巨捆负送之”，“负送之”三字漏译，此句似可译为“break a huge bundle of flowers and carry it home for you”。“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一句中，“合欢”、“忘忧”既有

指称意义，其名称又有象征意义。只译出其指称意义，于读者无多大帮助；同时译出其象征意义，译文难免累赘。因此作概略化处理，译为“all other flowers”是可取的。但“解语花”非真花，系喻指善解人意的美人，似可另着一笔，不宜与“合欢”、“忘忧”不加区别。全句可否译为：“(A plant of this sort grown in the chamber) would beat all other flowers including ‘the flower that understands’, whose coyness is often not in very good taste.”

忠实不但指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也包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及给翻译带来的困难，许多译家都曾论及。如拉巴塞（Gregori Rabasa）在《不可言传——文化的翻译》（“Words Cannot Express ...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一文中指出：“语言就是文化、文化就是语言这一事实在人们试图用他的语言来取代另一种语言时最尖锐地突出出来。”（转引自沈苏儒 1998，166）“就文化内涵而言，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还有原作者及原文读者的民族、历史、地域、社会等文化背景的问题。如果是古代（即使是上一个世纪）的著作或资料，那末在语言及文化两方面的理解难度就更大。”（沈苏儒 1998，207-208）

关于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有人提出：“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集中的体现，对它的翻译应该兼顾文本（text）和文化（context）”；“文化的译介是典籍翻译成功的关键之一；注释、考据和研究是文化译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可以是文化翻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本的翻译上，直译或与直译有关的既传达原文语义、又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方法应是主要方法，而正确理解原文则是翻译忠实性的前提”。（蒋坚松 1999，43）在文化因素的传译方面，《选集》中有些译者作了有益的尝试。如李商隐《牡丹》一

诗的译文就包括诗行的字面翻译和集考据和理解为一体的散文释义 (prose paraphrase):

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Peonies

The brocade curtains have just rolled back. Behold the Queen of Wei.

Still he piles up the embroidered quilts, Prince O in Yüeh.

Drooping hands disturb, tip over, pendants of carved jade;

Snapping waists compete in the dance, fluttering saffron skirts.

Shih Ch'ung's candles — but who would trim them?

Hsün Yü's braziers, where no incense fumes.

Though my dream was of handing back the many-coloured brush,

I wish to write on petals a message to the clouds of morning.

(Translated by A. C. Graham)

PARAPHRASE

The peonies have just burst their buds, like the Queen of Wei rolling back the brocade curtain behind which she modestly received Confucius. New leaves still

*grow above the flowers, like the embroidered quilts
which Prince O piled over his mistress in the boat when he
visited Yüeh.*

诗歌语言是一种“多维语言”（“multidimensional language”），它除了“思想（或理解）维度”（“intellectual dimension”），还有“感官维度”（“sensuous dimension”）、“情感维度”（“emotional dimension”）和“想象维度”（“imaginative dimension”），正是靠这种语言的多维度增加了每词的负载和每诗的张力，而实现其多维度的办法就是靠使用包括词的内涵、意象、比喻、象征、反讽、用典、韵律在内的各种诗歌技巧。（参见 Perrine 1977, 10）这就是诗歌比一般作品更难理解也更难翻译的原因。特别是翻译像李商隐这样用典频繁，意象叠加，意义繁复，有时甚至浓得化不开的诗，加注、增益、具体化、概略化等一般翻译技巧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牡丹》一诗的译者别出心裁，采取直译加散文释义的方法，不失为翻译此类古诗的一种选择。

但是也有另外的选择，如：

君子于役，	He's to the war
不知其期。	for the duration;
曷至哉？	Hens to wall-hole,
鸡栖于埭，	beasts to stall,
日之夕矣，	shall I not remember
羊牛下来。	him at night-fall?
君子于役，	
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	He's to the war
不日不月。	for the duration,
曷其有佸？	fowl to their perches,
鸡栖于桀，	cattle to byre;
日之夕矣，	is there food enough
羊牛下括。	drink enough
君子于役，	by their camp fire?
苟无饥渴？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诗经·君子于役》)

译者庞德是集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 20 世纪英美文坛的巨擘，是意象派 (Imagists) 的创始人。他在翻译实践方面的成就之一是把中国诗歌和儒学经典译成英文。对于诗歌翻译 he 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字词的直译。在翻译《华夏集》时，他重视的是诗的节奏、意象和变化，而不强调对原文意义或某些词义的忠实。其结果是“《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的影响”；“庞德的译文保留了古风 and 异国情调，这主要是通过诗歌中实质性的内容获得的” (转引自蒋洪新 2001, 80)。《君子于役》这首诗的翻译就摆脱了原诗字、行的约束，重在传达原诗的主旨和意趣。译诗对原诗的字、句有增 (“by their camp fire”) 有减 (“曷至哉”、“曷其有佸”，以及第二个“日之夕矣”均未译，也未照原诗那样两次重复“君子于役”)，也不拘泥于原诗行的次序，但它却保留了原诗的意象 (“hens to wall-hole”、“beasts to stall”、“fowl to their perches”、“cattle to byre”)，保留了原诗简单、朴素的语言风格和原始、粗砺的节奏。翁显良先生说：“汉诗英译要保持本色……这本色，一不在于词藻，二不在于典故，三

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只要能再现原作的意象，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翁显良 1982，47）庞德这首译诗的实践，可说与翁先生的译诗主张不谋而合，而与格莱姆译《牡丹》一诗那种学者式的严谨风格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选集》中的译诗还有另外一种也许是更常见的风格，即既求准确传译原诗的词、句，保留原诗的意象，又求努力贴近原诗的形式。如：

再别康桥(徐志摩) 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Lightly let me leave now, Lightly as first I came; Lightly wave farewell To the western sky aflame.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Golden willow on river path, A bride in the setting sun: Her splendor on the stream In my heart makes ripples run.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地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Green fronds upon the mud Below surface lazily sway: Could I only live as a water plant Where Cam winds her gentle way!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That pool in the elm tree's shade, No spring, but a rainbow it seems, Shattered among the rushes, Steeped in a rainbow dream.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A dream? To pole with a long pole
 Where the green grass greener springs
A punt loaded with starlight,
 And in dapple of starlight to sing.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But I have no voice to sing,
 Silent the farewell pipe,
The very insects for me are still
 And still is Cambridge tonight.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Silently I leave now,
 Silent as that first day,
With a shake of sleeve, to carry
 Not a wisp of cloud away.

徐志摩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意象新奇，感情细腻，语言清新，音韵优美，形式整齐，可谓意美、音美、形美兼备，在新诗中独树一帜。译诗在意、音、形三方面都力求贴近原诗，而译诗的语言又流畅、自然，无斧凿痕，说明译者汉英两种语言造诣之深和诗歌技巧之娴熟。译诗忠实而恰当地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意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以音韵而论，原诗的韵律是通过顿和押韵来实现的。“顿是指古代的一句诗和现代的一行诗中那种读时可以略为停顿一下的音节上的基本单位。每顿所占的时间大致相等。”“顿是音节上的单位，但它和意思上的一定单位（一个词或者两个词合成的短语）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只是有时为了音节上的必要，也可以不管意思上是否应该停顿，比如‘秋瑟一瑟’、‘无管一弦’、‘雨潺一潺’就是这样。”（何其芳 1954，740）《再别

康桥》一诗每行一般为三顿，译诗每行为三到四个音步，和原诗一样大致整齐：

轻轻地|我|走了， Lightly|let me|leave|now,
正如我|轻轻地|来； Lightly as|first I|came;
我|轻轻地|招手， Lightly|wave|fare|well
作别|西天的|云彩。 To the wes|tern sky|aflame.

何其芳（1954，748）指出：“用口语来写诗歌，要顾到顿的整齐，就很难顾到字数的整齐。”当然也难像古诗词一样顾到平仄。同样，译诗虽然做到了每行的音步数大致相等，也难顾及每个音步的音节数和轻重节奏。至于押韵的方式，译诗是紧步原诗的，都是双行押韵。诗行的排列，译诗也和原诗一致。总之，译诗与原诗在意义、意象、音韵、形式上如此贴近而又不露多少翻译的痕迹，实属难能可贵，为致力于兼顾内容和形式的译诗实践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选集》中的大多数译文在忠实、达意、传神的前提下，风格各异，各有千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但是—部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译文集。

三

然而尽管此书被不少大学列为必读教材，又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但并非十全十美，最大的不足是某些作品的译文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甚至有明显的错误。比如，陶渊明的《责子》诗：“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6行诗的译文就有4处错误：

Ah-hsüan tries his best learn
 But does not really love the arts.
 Yung and Tuan at thirteen years
 Can hardly distinguish six from seven;
 Tung-tzu with nine years behind him
 Does nothing but hunt for pears and chestnuts.

译诗中，“行志学”译成了“tries his best to learn”可谓大错特错了。“志学”指十五岁，源于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行”即“行将”、“即将”，故方重先生将这行诗译为“A-Shuan is approaching fifteen”。按《选集》中译者的理解，上行与下行自相矛盾，于是他便在第2行加上“really”，这使得这两行译文都背离了原文。译文中的第5行，“Tung-tzu”是“通子”的音译，然而“子”附加于名字末尾，是对小孩的呢称，而不是名字本身的组成部分，方重先生译为“Little Tung”较为适宜。“垂九龄”译成“with nine years behind”，意思变成了“满了九岁”或“九岁多”，而原文的“垂”却是“将近”之意。

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第二折里有两句台词：“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节令，放众头领下山踏青赏玩去了。”译文是“I am Sung Chiang. I've given my men three days leave for Ch'ing-ming to leave the mountain, dance among the new shoots and enjoy themselves.”将清明节音译为“Ch'ing-ming”，既不加上一个“festival”，也不加脚注，英语读者恐怕摸不着头脑。“踏青”译为“dance among the new shoots”亦不确。事实上，据我国多种典籍记载描述，踏青不是跳舞，而是指春天（尤其是初春）去郊游。该剧末尾的唱词里有一句“蓼儿洼里开筵待”，其英译文是“In a green pool of

shade the feast will be set”，译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蓼儿洼”是个地名，即梁山泊聚义厅所在地。另一句唱词“出脱你这干风情的画眉客”，译为“I must let you off: no yearning to paint eyebrows possessed you”，这英译文的意思是：“我必须放过你，你并不一门心思想描眉。”而原句的“干风情”意为“担了风流的虚名，并无其实”；“画眉客”则喻指温顺的丈夫，来自相传汉时张敞为妻子画眉的故事。可见译文与原文相去甚远。

唐传奇《李娃传》里有一段描写李娃与一公子相见的文字：“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遽惊起，莫敢仰视，与拜毕，叙寒燠。”译文是“Her eyes sparkled with such fire, her arms were so dazzling white and there was in her movements such an exquisite grace that the young man could only leap to his feet in confusion and did not dare raise his eyes. When their salutations were over, he began to make a few remarks about the weather.”“明眸”译为“Her eyes sparkled with fire”颇不妥。“fire”一词，让人想起怒火或欲火，这与原文极力描写李娃的妩媚背道而驰。“叙寒燠”译为“make a few remarks about the weather”也有所不当。中国人寒暄的内容一般是问身体，问收成，问家庭长幼情况，问饮食起居，而很少像英美人那样一见面就聊天气。此处译文忽视了民族文化差异，容易让西方读者误解中国人的寒暄习惯。

贾谊的千古名篇《过秦论》开头有一段气势磅礴、脍炙人口的文字：“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译文是：

Duke Hsiao of Ch'in, relying upon the strength of

Han-ku Pass and basing himself in the area of Yung-chou, with his ministers held fast to his land and eyed the house of Chou, for he cherished a desire to roll up the empire like a mat, to bind into one the whole world, to bag all the land within the four seas; he had it in his heart to swallow up everything in the eight directions.

“穀函之固”译了“函”（“函谷关”）而漏了“穀”（“穀山”）；“雍州”，“州”的意思未译；“窥周室”，“eyed”未能表达“覬覦王位”之意；“席卷”、“包举”、“囊括”都是“并吞”之意，译文分别用“to roll up ... like a mat”、“to bind into one”、“to bag”、“to swallow up”来表达，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形象，但译文读者能否确切理解其比喻意义，也属疑问。试比较另一种译文*：

King Xiao of Qin, relying on the impregnable Xiao Mountain and Hangu Pass as well as the territory of Yong Province stoutly guarded by both the liege and the vassals, pretended to the throne of the Zhou Empire, having the ambition of subjugating the other states and conquering the whole country.

应该说，两种译文各有千秋。译文一坚持直译，紧扣原文的字、句，保留原文的形象，因而能较好地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和磅礴气势，同时能保存原文的异国情调，给译文读者以新鲜感；不足的地方除上文提到的疏漏、不确之处外，

* 见《中国历代散文一百篇》（戴 抗选 谢百魁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尚有过分拘泥于字面，译文略显累赘之感，这一点与译文二一对照就更加明显。译文二直译为主，直意结合，有增有减，准确达意，但舍弃了原文的形象语言，从而多少丢失了原文的气势和神韵。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也就是如何掌握直译的度，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纵观之，《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的翻译玉中有瑕，而它明显的优点和若干的不足同样能给我们以启迪。

主要参考文献

曹靖华 1962 “有关文学翻译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陈定安 1998 《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

陈宏薇 1998 《汉英翻译基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丁任 1993 “谈谈英汉主语的差别”，载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1996年

郭沫若 1954 “谈文学翻译工作”，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何其芳 1954 “关于现代格律诗”，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学理论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56年

胡曙中 1993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黄邦杰 1990 《译艺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北京

蒋洪新 2001 “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外国语》2001年第4期

蒋坚松 1999 “文本与文化：评诺布洛克英译本《荀子》”，《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期

蒋坚松、黄振定 2000 《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金积令 1991 “英汉语主题结构的对比研究”，载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1996年

柯平 1988 “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

柯平 1993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赖余 1997a “直译”，载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

赖余 1997b “归化”，载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

李赋宁 1999 《英语史》，商务印书馆，北京

李瑞华 1996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连淑能 1993 《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林同济 1980 “从汉语词序看长句的翻译”，载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

刘宓庆 1992 “汉英句子扩展机制对比研究”，载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

刘英凯 1994a “英语形合传统观照下的汉语意合传统”，载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94年

刘英凯 1994b “归化—翻译的歧路”，载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 - 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4年

刘重德 1991 《文学翻译十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

刘重德 1997 “直译与意译之争”，载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

刘重德 1999 《英汉翻译例句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

鲁迅 1931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鲁迅 1934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鲁迅 1935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吕瑞昌等 1983 《汉英翻译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

罗新璋 1984 《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

茅盾 1922 “‘直译’与‘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

茅盾 1954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 - 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毛泽东 1942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

潘文国 1997 《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彭岷森 1997 “直译意译结合法”，载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

彭启良 1980《翻译与比较》，商务印书馆，北京

萨丕尔 1921《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年

单其昌 1990《汉英翻译技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沈苏儒 1998《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唐汉编译 1995《菜根谭—为人处事大全》，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

王峻岩 1992“英汉句法对比散议”，载萧立明主编《英汉语对比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92年

王寅 1990“英汉语言宏观结构区别特征”，载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

王寅 1992“英汉语言宏观结构区别特征”（续），载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

王寅 1993“英译汉：句法结构比较”，《中国翻译》1993年第5期

王宗炎 1980“求知录”，《翻译通讯》1980年第6期

王宗炎 1993“序”，载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4年

王佐良 1989《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翁显良 1982“本色与变相—汉诗英译琐议之三”，载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

社，武汉，1994年

翁显良 1983 “观点与笔调”，载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4年

徐通锵 1994 “‘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载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1996年

许渊冲 1978 “翻译中的几对矛盾”，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

许渊冲 1997 “直译与意译新论”，载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

杨自俭 1992 “小议汉语几类句子的英译”，载《中国翻译》编辑部编《中译英技巧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92年

杨自俭、刘学云 1994 《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

袁昌明 1989 “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载方梦之、马秉义编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

袁可嘉 1952 “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赵世开 1999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

《中国翻译》编辑部 1992 《中译英技巧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

周煦良 1959 “翻译与理解”，载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4年

周煦良 1983 “翻译三论”，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庄绎传 1999《英汉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Bell, Robert T. 199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Birch C. (ed.) 1965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1,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2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New York: Grove Press

Cosby, Robert C. 1966 *The Writer's Job*,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noblock, J. 1988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中文摘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4期

Loh, Dian-yang (陆殿扬) 1959 *Translation: Its Pri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时代出版社, 北京

Newmark, Peter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omon Press.

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Perrine, Laurence 1977 *Sound and Sense: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Fifth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Price, Bruce D. 1981 “Noun Overuse Phenomenon Article”, in Wasson, John M. (ed.) 1981 *Subject and Structure: An Anthology for Writ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Quirk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Snell-Hornby, M. 1988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Benjamins

Snell-Hornby *et al.* (eds.) 1995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Steiner, G.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Tyler A. F. (1790) 1930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London: Dent

后 记

本书是在教学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目的一是就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二是反过来又把理论和方法用于实践，使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许多领导和专家都指出，提高汉译英的水平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它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就现实而言，它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申奥成功的新形势下，与世界交往的必要条件；就长远而言，它对于向国外介绍华夏文明，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互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汉译英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摆在翻译工作者和翻译课教师面前的重要任务。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汉译英研究自然也应当和英汉对比研究结合在一起。本书就是在许多同行专家的启发下，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书中部分例句来自所引论文和著作，有些根据需要作了调整。未能一一说明出处，在此一并向有关作者和译者谨致谢忱。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刘重德教授为本书作序。刘老一生为人重德，治学求真，笔耕不辍，卓有建树，是作为晚辈后进的我毕生学习的楷模。他在《序》中的勉励之语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我还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几届领导对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中间有白解红、蒋洪新、李松柏、宁

一中、吴旭坦、刘超先等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他们为我的教学和科研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包括在院里师资非常紧张、教学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为我提供学术假。从他们那里我领会到理解、支持和友谊的真正含义。

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该社译文室的领导，特别是聂双武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关注。他们对学术的关心给了我鼓舞和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张倬辉副教授，她多年来任劳任怨，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外，把家务琐事一身承担，还为我的教学和科研出主意、提建议，承担抄写、打字等任务。我今天取得的一点成绩是与她的支持和关爱分不开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为我创造了一个和谐、愉快、温馨的家庭环境，使我能安心读书和写作。

本书的问世是上面许多人关心和支持的结果。书中的缺点则是由于作者学识和才力的不足，有待今后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和进步。

作者 2001年国庆节于长沙